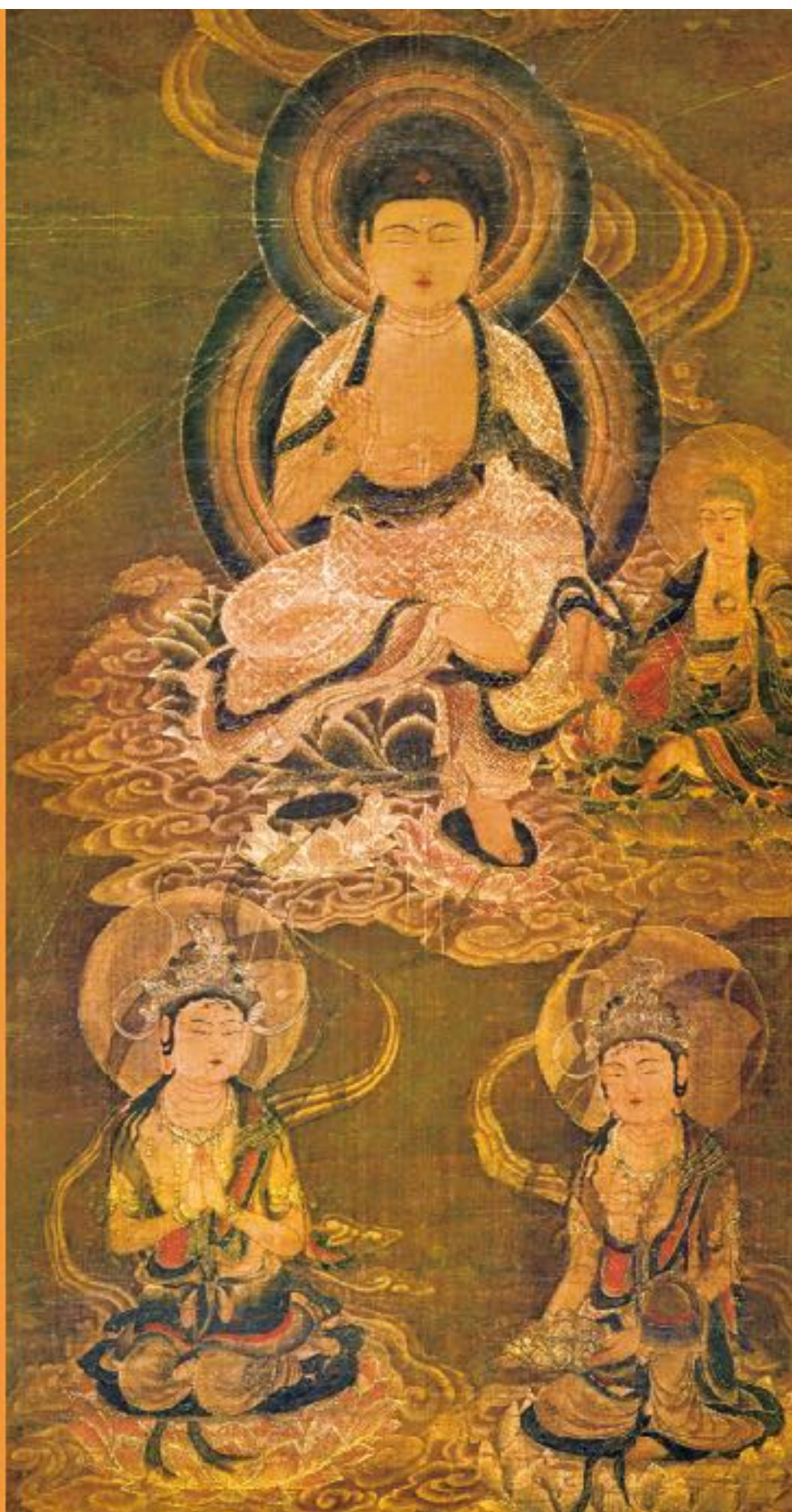


念佛感應錄
(五)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善導大師畫像

目錄

序	10
現世利益	13
壹、念佛癒病	13
一、醫王賜方治絕症	13
二、彌陀爲我醫病痛	14
三、彌陀把我抱起來	16
四、念佛求往 急症自癒	17
五、老實念佛 轉化胃癌	19
六、悲手掏瘤 立起沉痾	20
七、一句彌陀 起死回生	23
八、阿伽陀藥 起死回生	25
九、菩薩點化 念佛癒疾	27
十、慈母病危 念佛蒙救	29
十一、中醫博士談念佛癒病	32
貳、念佛滿願	35
一、求子得子 所求遂意	35

二、難產念佛	順利生產	36
三、文盲念佛	識字看書	38
參、念佛免難		41
一、空現名號	教令念佛	41
二、開車念佛	化解災禍	43
三、念佛數句	障礙頓消	45
四、妻子念佛	丈夫免禍	46
五、三聲佛號	毒蛇馴服	47
六、佛未出口	立解危難	49
七、落水念佛	死裡逃生	51
八、念佛老太	神勇降賊	53
肆、念佛鬼退		56
一、念佛退卻黑白無常		56
二、爲小孫子念佛解怨		57
三、佛號一出	天明鬼去	59
往生利益		63
壹、念佛往生		63
一、最後一聲佛		63

二、抬腳上蓮臺	滿室皆芬芳	64
三、習氣厚重	不礙往生	67
四、媽媽往生	度我出家	68
五、三睹聖像	復蒙授記	73
六、預知時至	延促自在	76
七、預知往生	八百助念	81
八、預知時至	坐化往生	83
九、預知時至	輕鬆上路	86
十、老實念佛	預知時至	87
十一、念珠放光	預知時至	88
十二、聞即信受	自在往生	91
十三、念佛生西	數返娑婆	94
十四、西方回來	救護子孫	97
十五、西方回來	與子握手	99
十六、念佛三載	殊勝生西	103
十七、精進念佛	合掌坐化	105
十八、孤寡老太	預知往生	107
十九、病苦念佛	得遂往生	108

二十、鐵鏈鎖身 彌陀迎救	110
二一、骨灰自動念佛紀實	112
二二、佛號爲伴 天樂鳴空	114
二三、盲人往生 百鳥來朝	117
二四、車禍身亡 不礙往生	118
二五、善友相助 念佛往生	120
二六、巾現蓮花 往生無疑	122
二七、阿彌陀佛是鄉下人嗎	125
二八、勤行念佛 安詳往生	130
二九、臨終生信 親見佛迎	134
三十、臨終生信 親遊極樂	135
三一、丈夫往生 兒子病癒	139
三二、厭苦求樂 換皮往生	141
三三、姥姥往生 圓滿所願	145
三四、我到人間只此回	149
貳、助念往生	156
一、願生則往生	156
二、老外親見 助念佛迎	158

三、彌陀護佑	安詳往生	159
四、佛號聲中	奇特往生	161
五、中陰助念	榮登寶蓮	162
六、別開生面	喪鼓助念	164
七、往生容易	願生即生	168
八、溺水之兒	引護母親專修	170
九、報恩履承諾	熱鬧送往生	172
十、去極樂世界得排隊嗎		174
十一、臨終獄現	念佛蓮生	177
十二、初信輪迴	念佛往生	180
十三、願意往生	即得往生	184
十四、緊握彌陀的紐帶		187
十五、放下牽掛即能生西		190
十六、泡茶請佛		193
十七、極樂與地獄		195
參、念佛超度		199
一、亡友託夢	黨人信佛	199
二、父亡十八年	今始乘白蓮	199

三、三十年冤魂 念佛得超度	204
肆、動物往生	208
一、車禍亡貓 托夢來謝	208
二、彌陀不捨 兔貓往生	209
三、往生小鳥 顯相來謝	212
伍、其他感應	214
一、「皈依三寶，不墮三塗」的見證	214
二、彌陀夢示 弘法利生	217
三、神奇的念佛感應	220
陸、聞法奇緣	224
一、彌陀夢示 攝取不捨	224
二、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226
三、夢見善導 歸入念佛	227
四、善導示現 古塔古佛	229
五、善導示現 合掌大佛	230
六、跑進佛手	231
七、彌陀處方	232

序

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三年，慧淨上人、淨宗法師先後編述了《念佛感應錄》（一）（二）（三），三本書一經相繼問世流通，即受到了廣大信眾的熱烈歡迎，短時間內便收到了極強的弘化效果，各地索請者始終不絕，十餘年來一直反覆大量的印行流通；僅睹此書便入念佛一門者，時有耳聞；很多地方念佛道場甚而以之為弘法教材，領眾集體學習，引為事證。

三書何以致此？良由編者法眼別具，獨運慧心，所收錄之感應事例，說服力強，可讀性高；更由於其內容絕大多數係近世之事，可說極具時代感與鮮活性；又配以畫龍點睛之按語說明，教理疏導明確，分析直截根源，其風格簡捷明快，樸實精要，令人一目瞭然，理事並彰，令讀者速於專修念佛一途深生信仰，疑根頓除。

故三書編輯水平與實際弘化效果遠勝同類感應集錄之書，當然，也為後人編寫感應錄提供了範本圭臬。

如今，這本新的《念佛感應錄》，在蓮友們翹首以盼中，及淨土宗編輯部的辛勤作業下，終於呈現於世了！與上一本《念佛感應錄（三）》的問世，時間上相隔足足十年。這十年間，遍布國內外的專修念佛人如雨後春筍般越來越多，自然在念佛人身上發生的感應事蹟亦應不少，只是許多的感應事蹟都公布於淨土宗與弘願寺網站，蓮友們打開電腦即可閱讀。

然而大眾一致覺得有必要將網站上的念佛感應事蹟整理成書，以利於廣大蓮友們更為方便的閱讀學習。由於十年間所收集積存之文稿頗為豐富，所以今將所有內容分為三冊，《感應錄》（四）（五）（六）。

書中內容雖均已在淨土宗、弘願寺網站上刊登，但並非在網站上刊發的所有感應事蹟均入選本書。現訂內容是經過編輯部反覆揀別、選擇，取其精要、精彩者，又文稿揀選的基本原則為紀實性強、有說服力、能更好地顯明念佛的原理。

全書之體例風格、分類標題等，皆敬依前三本《感應錄》，突顯念佛「現當二益」，最終導歸專修念佛、往生淨土，各標題內涵之詳細說明可參閱《念佛感應錄（三）》之序文，茲不贅言。

雖然所有文稿早已刊發網站，除部分摘自雜誌、講演集、書籍外，絕大多數是首發原創，未經改動。然而由於有些作者敘述過程不夠簡潔，網上閱其獨篇，不覺其長，若編成書，則殊嫌繁冗，不僅令主題模糊，且恐讓閱者生倦。故本次編輯過程中，在盡量保持原內容不變的前提下，對有些文稿經過了某種程度的刪減。其餘則主要修改如錯字、錯詞、錯標點等。

另外，蓮友們身邊的感應事蹟一定不止於此，也許是疏於記錄，或投稿無門，誠望大家不吝賜稿，自己記錄或請人記錄，寄給我們，以便以後再編時加入，自信教人信，輾轉勸念佛。

深願本書亦能如《念佛感應錄（一）》序中說的：「能使未信佛的人信佛學佛；使學佛而不專念彌陀的人也欣然專念彌陀、願生淨土；使願生淨土卻信心不夠的人起決定之信；使往生決定的人能掌握確實證據，以勸勉別人專念彌陀，同蒙現當二益，共歸安樂家鄉。」

淨土宗編輯部

佛曆二五五八（二〇一四）年六月

現世利益

壹、念佛癒病

一、醫王賜方治絕症

我老伴兒今年八十多歲了，曾於二〇〇三年患前列腺疾病做過手術，二〇〇六年因泌尿系統感染，確診為敗血症，差點要了他的命。二〇〇九年又因雙腎結石、膀胱結石做過手術。幾次住院，真是把我們折騰苦了，經濟上和精神上增加了很大壓力。直到現在，我還是提心吊膽的，對老伴兒的身體很警覺和關心。

春節臨近，家裡總要忙些事情。關鍵時刻，他的病又犯了，而且這次病得更厲害，小便堵塞不通，肚子脹得很難受，幾乎幾分鐘就要上一次廁所，但又排不出來。晚上睡覺起夜次數多，怕他受凍再加重病情，我叫他和衣而臥，同時陪他一起念南無阿彌陀佛，祈求阿彌陀佛保佑，讓小便通暢。兩人整夜未眠。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天還沒亮，我老伴兒看見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顯現在他的床前，這時，滿屋光澤耀人，整個房子好像輝煌的宮殿一樣。見此景象，老伴兒立刻禮拜念佛。這時，阿彌陀佛對他說：

「你們做的好事我們都知道，以後要繼續做。」然後，又接著說：「你的

病不要緊。」同時又指著觀世音菩薩手裡提著的兩串乾絲瓜和苦瓜說：「用這個煮水喝就好了。」說到這裡，我老伴兒眼睛眨了兩下，再睜開看時，什麼都不見了。

當天，我用乾絲瓜煮水給老伴兒喝，哎呀！太神奇了，他的小便竟然全通了，這次從起病到痊癒只一天半的時間，至今恢復得很正常。如果以前像這樣的病，就算住院一個多月，還不一定有這樣的效果。大慈悲醫王阿彌陀佛又給了我老伴兒一次生命啊！我倆一定要精進念佛報佛恩。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潛江報恩念佛堂 佛盼述 佛禮記）

二、彌陀爲我醫病痛

楊居士，我們彌陀之家年紀最大的成員，今年七十四歲，家住蘇州市吳中區吳中東路一〇三幢三單元三〇一室。在她五十九歲時，她的丈夫患肺癌離開人世，所以她一人獨居，到現在學佛已十多年了。

楊老居士年輕時在工廠幹活兒，兩手手腕都骨折過，二十多年來時常會腫痛難忍，不能幹重活，每天念佛撥佛珠都會痛。五年前又被自行車撞斷了左腿，去醫院看過一次就沒有再去。就是這樣一位手腳不便的老太太，

還要堅持一跛一跛地去參加念佛共修活動。她也時常在佛前懺悔：肯定是過去世打斷過別人的手腳，這一世才会有這樣的果報。

楊老居士去年接觸到善導大師淨土思想，聽了淨宗法師的開示後歡喜踴躍，對自己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信心堅定，成為一個真正的老實念佛人。平時只管念佛，不管其他，日課佛號三萬聲。

有一天夜裡睡覺，她夢見阿彌陀佛站在寺院的東面，自己面朝西看到阿彌陀佛，激動不已，拚命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抬起左手，手掌對著她，後又放下。楊居士對阿彌陀佛說：「阿彌陀佛，我手痛。」這時阿彌陀佛微笑著又抬起左手，手掌對著楊居士一揮說：「好了啊！」第二天醒來，夢境依然很清晰，後來手上的腫脹就慢慢消退了。兩天後，折磨了她二十多年的手痛居然徹底好了。

她後來還對念佛同修說，阿彌陀佛為她治好了手，但後悔沒讓阿彌陀佛為其治腿，同修笑她說：「你太貪心了。」但是兩個月後，她的腿也好了。

現在楊居士行動自如，全身心放下，一句佛號念到底，等待不久的將來阿彌陀佛拿著蓮花帶她到西方極樂世界。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日 淨土宗蘇州念佛會 潘建平記）

三、彌陀把我抱起來

重慶弘願念佛團的徐素華老居士，今年八十一歲了。老人家雖然年紀大了，身體也不是很好，可是念佛團共修，不管路遠還是近，她總是積極參加。

今年（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念佛團到四川鄰水縣甘霖寺念佛弘法，徐老居士不顧年高體弱，也去了那裡，在甘霖寺念了三天佛。回到重慶的第二天，老居士外出買油，結果回家的路上不慎踩到路中的一條裂縫，摔倒在地上，被送到江北區中醫院，經檢查是胯骨粉碎性骨折。對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講，這是很嚴重的病了。

七月十六日早上，病房裡來了幾位護士，準備為病人換床單，徐居士的女兒也在病房看護老人。輪到要為老居士換床單時，奇蹟發生了，老居士做了一個驚人的動作：雙手抓住病床上方的兩個吊環，雙腿平伸，整個身體騰空而起。直到護士把髒床單換下，又把乾淨的床單鋪上，老居士才重新躺到床上。這一幕，在場的所有人都十分驚奇，不明白一個身受重傷的老人，哪來那麼大的力氣，做出只有專業的體操運動員才能做出的動作！

徐老居士告訴他們：「是阿彌陀佛把我抱起來的！我一點也沒費力。」

老居士又說，自從住進病房以後，天天晚上都能聽到病房裡面有念佛的聲音，閉眼就能看到佛菩薩圍繞在她的身邊，與她一同念佛。

徐素華居士的念佛感應，讓我們更加深信，念佛人與佛同在，佛菩薩時刻都在護念念佛之人，不曾須臾離開。南無的念佛人，與攝取不捨的阿彌陀佛，本是一體；娑婆與極樂，不隔毫端，正定業之稱名，才是極暢諸佛本懷之行啊！

彌陀名號相續念，化佛菩薩眼前行。

或與華臺或授手，須臾命盡佛迎將。

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重慶弘願念佛團）

四、念佛求往 急症自癒

我叫蘇竅喜，現年七十歲，甘谷縣人。家庭婦女，不識字。從四十歲起就信佛念佛，雖不識字，但我用五年時間一句一句地學會了《大悲咒》《十小咒》《心經》《彌陀經》《懺悔文》等，常念的唱讚也會。

四十五歲那年，即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在永明寺皈依淨土，法名法遠。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在正願寺受持五戒。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在正願寺受持在家菩薩戒，之後長年茹素。

二〇〇六年後半年，經本村蓮友介紹，我聽聞了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知道了往生西方是靠佛的願力，不是靠自己的修行。念佛是乘佛願力，不是做功夫。從此，我一心歸命彌陀，一個方向地專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後來我進廟就跟隨大眾念，但在家只念《彌陀經》和佛號。為了鞭策自己，早晚定課念二萬，散念不計數。

今年正月十二不幸患病，十四日到縣醫院治療，十六日確診為急性化膿性闌尾炎，再加上以往的膽結石，醫生說非手術不可，並且兩個手術都要做，但手術風險很大。我聽後想，既然如此，我要去極樂世界，不能破壞身子，我就對兒子德宏說：「趕快走。」他問去哪裡，我說：「去西方極樂世界，不動手術。」於是決定當晚出院。

回家後，我就穿好壽衣，躺在床上，心中念佛，安心等待阿彌陀佛接引。兩個女兒在旁助念。十八日，同村蓮友都來助念，不求病好，只求往生，共念三堂。我躺在床上，疼痛輕微，口裡說不出話，但心中明瞭，有來人我都清楚地知道。但後來就處於昏迷狀態，直至二月初四方醒來。兒子德宏說：「你半個月沒進湯水了。」並問我疼不疼，我說：「不疼，觀音菩薩給我做過手術了。我記得很清楚，蓮友念佛相隔三天，我在空中清楚地看見：我仰臥在床上，兩腳被綁著，兩個穿戴白衣帽的醫生，站在兩旁，刀剪工具放在胸膛上，還有個彎頭針穿著粗線，手取刀子碰的響聲都能聽

見，緊接著什麼都不知道了。」（和淨宗法師《阿彌陀經核心講記》記載賴朝河外傷昏迷，神識清楚的事實一樣。）醒來後喝了三天漿水，慢慢開始吃飯，到四月間就能下炕行走，現已恢復健康。

（蘇毅喜述 王靖宇記）

五、老實念佛 轉化胃癌

本道場佛力居士（田軍）的親家母宋居士，上個月因胃部不適，不能正常飲食，去醫院檢查，經我市一位胃科專家檢查後，確定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為胃癌（其實就是定論為胃癌，說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給家屬的安慰之辭罷了），而且癌細胞已經遍布整個胃內腔。這位老專家對胃癌的診斷準確率是非常高的。

那個週六，我們道場念佛時，給宋居士掛了一個超度冤家債主的牌位，念佛過程中，我看見阿彌陀佛放光加持，宋居士的身體從頭頂向腳下排黑氣，至念佛迴向後，其體內黑氣已經排掉百分之七十~八十。

念佛結束後，我想起去年一位法師在我市休養時，吃了刻上「南無阿彌陀佛」字樣的麵片後，嚴重的胃腸病大為好轉。我向佛力居士提起這事，佛力居士立刻去找親家母，教她每日吃彌陀名號麵片，喝彌陀淨水。

一週後，宋居士在家人陪同下去另一家醫院複查，這次醫生得出的結論

令他們全家大為驚喜：屬於嚴重的胃炎，絕對不是癌症！

後來幾週的週六，我們道場念佛時，都給宋居士掛了超度冤家債主的牌位。

這段時間，宋居士每天吃的都是彌陀名號麵片，喝的都是彌陀淨水，每日只是老老實實地念佛。

今天中午，佛力居士興奮地打電話告訴我說，宋居士今天再次到我市那位胃科專家處檢查，結果使那位老專家無法置信：宋居士的胃部內，連炎症都大為好轉了！老專家很自負自己之前檢查的結論絕不會錯，但是在短短的個把月內，胃癌竟然轉化為並不很嚴重的胃炎，這讓老專家驚歎：太不可思議了！

（安徽馬鞍山市 佛蓮居士記）

六、悲手掏瘤 立起沉痾

大概在七十九歲那年，一向身體健康的外公一下子被病魔折倒了，因為沒有特效藥可以治療，醫院宣布不用治療。我去看外公時，他已不能站起來，因為腰部疼痛，只能依仗板凳坐落或蹲著，連止痛藥都沒有效果了，過著生不如死地獄般的日子。因為當時我剛接觸佛教，只能教外公外婆念佛，又把借用的一張光碟放給兩位老人看。

外公外婆都是第一次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我向他們講解臨終常識，教會他們念佛，叮囑再三，要心口不離佛號。我離開的時候，外公說，他第一次聽到佛與佛號，也不知道佛的樣子，下次帶給他看看。聽了外公的話，我眼淚不禁流出，感慨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難遇。

再去時，我帶了佛像和念珠給外公外婆，告知西方極樂世界無限好。並帶去了紅花油、風濕膏藥，邊幫外公按摩腰部疼痛點，邊跟外公聊天。外公跟我說，晚上透過房間看到窗外，過世的媳婦（我舅媽）跟他打招呼，說他要到她那邊去了，還說夢見過世的老友也跟他說冬月的十七就可過去相聚了。當時，要不是我看過佛教知識，就不相信外公說的。外公跟我說，從生病起就經常這樣了，可能自己也真的要去了，那時是初秋季節。我安慰外公，念佛是唯一脫離痛苦的方法，假若命中注定壽限到了，就一定會被佛像中的佛接走；反之，如果壽限未到，身體就會健康好轉。一定要堅信。外公說，他對佛還是迷糊不懂得，也知道自已時日不多了，但懂得外孫女的一片真切孝心，所以就一定要聽外孫女所說的。

每次去，我都會帶上紅花油和膏藥，幫外公按摩，心裡想著，借我的手，觀音菩薩用寶瓶中的淨水洗掉外公身體內的毒素，真心希望外公記得念佛。記得那時候，我媽媽正在準備外公的臨終衣物。

第四次去外公家之前，第一次受同修邀請到一座小寺院去，我在觀音菩

薩面前不停祈求外公外婆的身體能好起來，眼淚汪汪已成片了，因為太愛外公外婆了。依舊是秋天，我再去時，只有外婆一個人在家，看外婆那泰然自若的樣子，應該外公還好的吧，當外婆說外公到地裡幹活去了時，我簡直驚呆了，一直等到午間二點多鐘的樣子，外公扛著鋤頭回家了，別提那開心的樣了。哦，外公是出去會那些曾經都以為他活不過幾天的人，以身示現給眾人看看，邊鋤地邊聊天。在場的人，當然是無人不喝彩。外公滿臉開心的淚水，高興地拉著我的手告訴我，他逢人便說：「是我外孫女幫我治好的，還教我念阿彌陀佛呢！」接著，就像是要準備跪在我面前了。阿彌陀佛，我趕緊扶起外公，告訴外公外婆說，這是佛菩薩慈悲哀憐善良的人而感得來的，我們更要加緊念佛。

外公接著跟我講起他的病症是怎麼那麼快好起來的。外公說，有天晚上，他在念佛，似睡非睡中，好像有人在他腰部觸摸，他覺得癢癢的，自己用手一摸，好像腰部的疼痛點有水樣流出，於是就起來順手拿著床邊的碗接著，這時好像有人幫他從腰部掏出一大塊東西，當時就不疼痛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大一坨黑黑的像瘤子的東西，還有黑水盛滿了碗裡。他起床下地時，居然能站起來了。外公的身體這麼快健康起來，引來了好多人的好奇心，但我跟外婆叮囑再三，來的人都教他們念阿彌陀佛。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hua6369記）

七、一句彌陀 起死回生

我叫卜凡，今年三十六歲，老家是陝西咸陽彬縣。我從一九九四年就來到咸陽，在毛條路開了一個小飯店。

兩年前，也就是二〇〇六年底，我因感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結果是原發性肝癌。出於一種求生的本能，一種家庭的責任感，我四處求醫，跑遍了西安有名的醫院。我在西京醫院做過手術，在唐都醫院做放療，在西京醫院嘗試做化療（一次人民幣一萬六），後因身體白細胞不支持而沒做成。

二〇〇八年四月去複查，結果肝癌又轉移至肺部。起初肺部有兩個腫瘤，後來增至六個，肚皮外也長了一個核桃大的瘤子。那時的我氣短乏力，整天整夜地咳嗽，每天晚上咳嗽的痰近乎有一次性紙杯（免洗紙杯）那麼多。全身無力，上樓梯都要手扶著欄杆。醫生下的臨床報告是癌症晚期的晚期，讓我回去準備後事。我問醫生：「晚期是什麼概念？」他回答說：三十天，四十五天，六十天，最多九十天，並說我最多能活六十天。過了一段時間，醫生打電話問我怎麼樣。我說我還可以。其實醫生以為我已經走了，卻沒想到我說話精力充沛！

就是這樣一個癌症晚期，醫學上判定死刑的病人，何以能夠起死回生，現在健健康康地站在大家面前？這當然是由於我信佛念佛的緣故。我親身

感受到阿彌陀佛真是大醫王，此乃真實不虛！

我是一九九三年在西安興善寺皈依的，之後，我就一直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原因很簡單，因看過電視劇《濟公傳》，裡面有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哎……」，就是喜歡這句佛號而念佛。

二〇〇六年正月初八，全家來到咸陽福聖寺，結緣到《走近佛教》，認識了那裡的當家師父，後來才逐漸知道了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所以然，真正認識了佛教及佛教中的淨土宗。

二〇〇六年底檢查得知患肝癌後，我打電話給師父，師父說：「你就念佛，一切交給阿彌陀佛。」承蒙彌陀的加持，師父的鼓勵，第一次動手術時，我是一個人走進去的。傍晚做的手術，第二天上午我就自己下床活動了。癌轉移至肺部，並告知為晚期後，我也不管，反正過一天算一天。其間我夢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跟說我了六個字：「木香，木通。二木。」我也不太明白，就跑去中藥店問醫生有沒有這兩味藥，它們的藥理是什麼。醫生告訴說是順氣，利水。我就花了兩塊錢抓了好多的藥，抱著死馬當做活馬醫的心態，稀里糊塗地熬藥吃了兩個多月。吃著吃著，似乎咳嗽逐漸減少了，氣力也大了，臉色變得越來越好，一次洗澡照鏡子的時候，發現肚皮上核桃大的瘤怎麼不見了？親人看到我的變化，要我去醫院檢查。去了西京醫院檢查，結果出乎意料：一切正常！我還不相信，又跑去唐都醫

院，再做全面檢查。結果還是正常！大夫就問我：「你這病是怎麼治好的？」我就告訴他，是念佛念好的！

我只是念念這句誰都念得來的南無阿彌陀佛而已，卻感來了南無阿彌陀佛為我授起死回生的藥方！誰能想到只花兩塊錢就買來的藥，兩個多月就醫好了世間醫學宣布死期的癌症呢？

我的病是我生生世世累積的惡業所感，所謂無業不受報。而阿彌陀佛卻用他無盡的慈悲智慧為我消業還債，化業障於無形。記得印光大師說：「佛法不辜負人，而今之緇素，多多皆是辜負佛法耳，奈何奈何！」想想真是越發地慚愧，越發地感恩！

深信因果，樂天知命，不怨天尤人，信佛念佛，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其他通通交給阿彌陀佛來辦！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明廣述 釋佛光記）

八、阿伽陀藥 起死回生

康居士是福聖寺的護法居士，自己念佛，也常勸人念佛。

其妹夫柳氏，四十八歲。二〇〇七年底，醫院檢查確診為血癌晚期。症狀反映在腿部，開始是表皮肉壞爛，接著化膿，後來整條腿的骨頭都露出

來了，痛不可言。於是到咸陽市二院住院，醫生說無法治療，下病危通知書，並辦理出院。又幾經託熟人，送去咸陽二一五醫院，醫生也說治不好，下病危通知書，勸出院。千求萬求後，大夫說只能看著治，能治到什麼程度就治到什麼程度了。

康居士見此狀況，立即送去念佛機，並勸其念佛：「已經到這種程度了，不如念佛，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六字名號是阿伽陀藥，稱佛名號，把自己的身心全部交給阿彌陀佛……」柳氏在其勸化下，就常開著念佛機，跟著念南無阿彌陀佛。

柳氏動手術那天，康居士還急請師父給他作佛事，仰願阿彌陀佛大力加持，消除宿業，化滅痛苦。

手術很成功，做完手術，柳氏說手術時竟然毫無痛苦。南無阿彌陀佛！

有了感應，也增強了他念佛的信心。在佛號的陪伴下，柳氏住院半年多，現已出院。雖腿還有點小跛，卻已能走路，現在又上班去了呢！

印光大師言：「佛唯欲眾生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然眾生根機不一，心願各別。或有眾生求福、求壽、求財、求子等，只要心誠求之，有求必應。此雖是世間法，然接引下根，漸種善根，故亦滿願。」

莫嘆無感應，應思自己心誠多少。若有了感應，則更應常稱佛名，佛之

本願是要把極樂世界的無上大利送給我們。依佛本願，稱佛名，求往生，乃真報佛恩！南無阿彌陀佛！

（陝西咸陽 釋佛光記）

九、菩薩點化 念佛癒疾

幾年前，我太太玉玲介紹我來聖觀寺，當時我不肯進入寺裡，只坐在對面公園等她。

我平常感冒、咳嗽都只吃中藥就好了，但長久累積，有一次竟嚴重到咳出血絲，後來轉為一咳就吐血，因此只好到長庚醫院檢查。經過X光檢查，醫生說肺部一片黑黑的，很嚴重，且中間有空洞。醫生叫我住院，但當時沒病房，必須等待。那時我咳得很嚴重，頭痛欲裂，似乎要栽下去。後來，太太見情況不對，不能這樣等下去，所以連夜轉到國泰醫院。當時剛巧遇到吳錦桐主治醫師，他也說我必須住院。於是我就住進三人房，病房三個病患都咳嗽得很嚴重，很吵雜，很難睡眠。

玉玲、長禪師和玉鳳來醫院看我，長禪師給我西方三聖佛像，叫我多念南無阿彌陀佛和佛經。玉玲建議我換兩人房，較安靜，較能入睡。就在當晚，我夢中看到一位夫人，很美，很漂亮，笑咪咪地對我說：「你的病不要煩惱，病會好的，以後要多念佛。」講完話，夫人就離去，當晚我睡得

非常好，心情也非常愉快。

當時已近過年，吳醫師建議動手術，把肺部病灶切除，而我太太說：「先回去過年，等過完年後再回來做手術。」於是向醫院請假回家過年。年初因聖觀寺有水懺法會，玉玲要我參加水懺。法會之後，我每天念佛號二、三百遍。

大約經過一禮拜後，我突然咳吐一大口痰，氣味很腥很臭，咳出這一口痰之後，精神漸漸地好起來，飯也能吃得下了。我繼續認真地念佛，病慢慢地好起來了。

我覺得是佛的神力加持，是夢中佛菩薩的開示，使我的病好轉起來。

現在只要我有空，初一或十五會盡量到寺裡參加法會，我覺得念佛心情很好，能夠消除壓力，精神愉快。

後來，吳醫師再幫我照X光，很驚訝地說：「奇怪！你是吃什麼藥，拜什麼佛？」我說：「拜觀音菩薩和阿彌陀佛。」醫生說：「有的病人感冒看不到，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建議醫生，有空多去寺院拜佛，對病人也會有幫助。醫生一直點頭，說這是有好處的。

當我吐出很腥味的痰後，只吃了一個月的藥，後來沒再吃藥，睡眠也改善了。就連之前與房屋仲介的爭議，也很順利地解決了。有一次，我夢到

家中侍奉的觀音菩薩肩膀著火，似乎是觀音菩薩替我承擔了一些災難，讓我做事更順利，工作也很快找到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揚善月刊》賴安南述）

十、慈母病危 念佛蒙救

母親因罹患憂鬱症、睡眠障礙，近幾年長期服用安眠藥，有時不但無法入眠，反而精神失常，呈現近乎喪失理智的狀態。發作時間短則兩三天，長則五六天。待清醒後，對於自己在此期間的所有言語、行為完全不清楚。

今年（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母親因過量服用安眠藥，整個人又變得神志不清。九月二日晨，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因口渴而誤食了消毒水，緊急中送到最近的醫院急救，嗣後因呼吸困難再轉送台北榮民總醫院插管急救，並迅即轉至加護病房，情況很不樂觀。

雖然母親一直都處於昏迷中，但我們依然在母親枕邊放念佛機，並利用探病的時間，和淨達在母親的耳邊念佛，只要對母親有幫助的，能做的都做了。

我和淨達請示慧淨師父，想請師父到病房為母親開示並傳授皈依。師父慈悲地問了母親的狀況之後說：「這是媽媽的業障，做子女的應以孝心念

佛迴向。念佛把握兩點：虔誠、寂靜，以虔誠心寂靜地念佛。人有誠心，佛有感應，皈依則等以後再說。」我們不知道以後指的是什麼時候，感到困惑，師父示以「媽媽應可出院，出院後喉嚨、食道的康復比較辛苦，所以皈依等以後再說」。我將師父的開示逐一轉達給父親、弟弟、妹妹，希望大家都能虔誠念佛，祈願彌陀加持攝受，若壽未盡，則早日康復，若壽已盡，則蒙佛接引。因為除了念佛之外，我們是無能為力的。

隔天早上，父親在探視後來電告知，母親的狀況非常不好，有兩次心跳停止約一分鐘，待要施行急救時，又回復了心跳，兩次都是如此。院方擔心同樣的情況會再發生，所以詢問家屬是否同意做相關的急救措施。經相互協商後，家人達成共識：若母親已無法平安康復，我們也不希望她再多受無益之苦，只願能安然往生極樂世界。因此，立即簽署了《放棄急救切結書》，做好隨時接母親回家助念的心理準備。

當日傍晚，輪到我去加護病房探視。在我的內心，已認定母親只有往生，才不會無端再受痛苦折磨，因此我全心都在念佛這件事上，其他的不敢多想。不可思議的是，就在進病房前，我自門外就見到母親的雙腳在動，彷彿是個正常人一般，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還問護士：「這是七號病房的林風珠嗎？」原來母親在父親早上離開後便已清醒，不但清醒，還跟護士要了紙筆寫字。

母親虛弱地握著我的手，來回撫摸著，說：「一切都讓你們操心了……」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同時向母親轉達了師父的開示，鼓勵她多念佛，其他的，等身體好些再說。

隨後母親身體日漸好轉，也稍能進食流質食物。母親用筆寫字，告訴前去照顧她的家人，是阿彌陀佛和師父送她回來的。她也知道自己心跳停止了兩次；於瀕臨死亡時，自另一空間看到自己的身體躺在病床上，而此時耳中聽到的都是佛號聲（不知是因我們念佛，向彌陀懇求，得蒙彌陀光明攝受母親，還是念佛機的佛號聲，抑或是兩者皆是），於是她就跟著念佛，阿彌陀佛金黃色光明的身軀立刻現前，非常非常高大，很溫暖，旁邊還有師父，她跟阿彌陀佛說願意和阿彌陀佛去淨土，阿彌陀佛告訴她說：「你的時間還沒到，由師父帶你回去。」於是她就回到病床上了，師父還坐在床邊和她談話，不一會兒功夫，她感受她的手在床上大力地抖了一下，便醒過來了。她又說阿彌陀佛很慈悲，叫她不要再吃藥了（指安眠藥）。師父也同她說話，說了什麼已不記得，只記得很感動。佛力真是不可思議啊！

師父在母親病危這段時間，經常詢問母親的狀況，更要我轉告母親：「今後要過有佛法的生活，世俗的生活能放下就盡量放下，因為經過了此事算是一次重生，飲食也要以素食為主，因為我們有了生命的重生，也要愛護其他生命！」經歷了這次事件，母親一再告訴我，她思考了人生的一切，

覺得自己能回到人間，會更加珍惜，感恩師父，更感恩阿彌陀佛，她以後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過生活了。

母親的敘述，讓我猛然驚知：原來，人在昏迷的時候，也是可以聽到佛號聲的，所以母親才會說世界都只有「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而她也很自然地就跟著念佛，當下充滿金色光明的阿彌陀佛馬上現前，這也印證了經典所說的不虛，師父的開示真實可信。

感恩師父慈悲的開示，經由母親這一段瀕死經驗與念佛感應，讓我「信受彌陀救度」之心更加堅定。深切感恩！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林淨禱記）

十一、中醫博士談念佛癒病

我是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的醫師，也是一位佛教徒，多年前由一個病例，開始注意到有很多病人總是常夢到死去的人，而念佛對此是很有趣的。

有一個老太太，先是她外孫女時常找我看病，後來熟悉了，她的家人有些不適也會來我這裡診治。這個老太太第一次因為什麼情況找我看病我忘了，但問診後知道她多年來不能躺下來睡覺，只能跪著蹣在床上入睡（我記得好像有十多年，但記不準了，肯定是很多年），因為只要一平躺或睡後自然伸開腿，就會憋悶而醒。而且，每天總是夢到與死去的人在一起，

醒後感覺非常地累，常年如此，她都習以為常了。雖然她不是來治這個病的，但就這個睡眠的問題我建議她念《地藏經》，因為我比較有一種偏執的觀念，以為這類有關陰魂的事情，應該找地藏菩薩。但老太太說她不識字不能念，她女兒說要替媽媽念。我認為老太太應該自己念才好，就建議她念阿彌陀佛，她也很接受。我記得當時是勸她儘量地多念，走路、洗菜等活動中都要念，尤其睡覺前一定要念，按印光大師的教導，躺下後要默念。

一週後她來複診，非常高興，病情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睡眠好了。她說當天念佛，就能伸開腿睡覺不憋醒了，夢到死人的情況也明顯減少，第二天感覺很好，念了兩三天就能完全正常地睡覺了，這是她根本沒敢想過的事。複診一次就沒再來，後來帶小孩來看病時見到幾次，一直都很好。又過了大約有半年以上，又來找我看病，是因為丟了鑰匙和錢，還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所以焦急上火，睡眠又不好了。她也說：已經有一段時間不念佛了，但睡眠仍是正常。

這個病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因為我也不知道念佛效果這麼快，從那之後，我在臨床遇見有人跟我說多夢或惡夢的，我就問一下夢的內容，如果常夢見死去的人就推薦念佛，印象中凡是有念的都有效。

我在臨床上遇到那些失眠、總作惡夢，或常作夢和死人在一起的人，只

要他們不反感，都勸其念佛。並且說明，信不信都可以，不想瞭解的只當方法用。從已有的回饋來看，比念一二三四、數綿羊的效果是絕對不同的。最典型的是一個大四的男生，失戀後又掛科（學科被當），又不得不放棄班委，小我受到重創，後失眠漸重，到最後每天惡夢，不是夢中被追殺就是夢中自己去殺人，已辦好休學手續，並打算回家前找我治療，我教他當天開始念佛，次日他來告知：「昨天晚上夢裡沒有殺人。」臉上開始有笑容，又吃了幾付藥症狀繼續改善。遂取消休學，後正常畢業，已工作結婚了。據說他之前試過多種治失眠的方法，從無明顯效果。

另一個是在社區門診中的老太太，以血壓不穩，頭暈心悸常發作而就診。問診中得知其多年來每夜必是夢中與已死去的人來往，醒後感覺很累。詢問無其他信仰後建議其念佛，她說不信這些。我說不需要信，只要盡量念清楚就行，可以當方法一試。複診時詢問她有無念佛、夜夢如何？她說：「真好用，當天就念，夢少多了，三日後就不再夢到死人了。」這是我遇到的見效最快最好的一例。這樣天天夢到死人的老太太我遇到過多例，凡願意接受念佛的，還沒聽說無效的。有的十幾年來都是如此夢境，也可以迅速改善。有的人過後就很感興趣，開始瞭解念佛的事。也有很多人是一直信不來，好了就不念，但念的時候就有效。

（趙永山）

註：趙永山博士是山東中醫藥大學的老師，在其學校附屬醫院從事臨床工作多年。

貳、念佛滿願

一、求子得子 所求遂意

我家住浙江省餘姚市，今年五十九歲。我有兩個女兒，小女兒二〇〇八年春節結婚，到二〇〇九年春節已懷孕六個月。當時有親戚認識醫生，上醫院做了B超，醫生說懷的是女孩。因我女婿是東北人，他媽媽聽說媳婦懷孕了，就在東北請人給他兒子算命，排八字，說命中是女兒。那時我也沒什麼想法，認為一切隨緣，女孩也好。

我老公的姑姑顧居士住在上海，和姑丈柯居士老兩口年紀都大了，但一直以來都很信阿彌陀佛，並且念阿彌陀佛已有很多年了，經常做善事，幫助人家助念往生也很多。多年來，我受他們的引導，看經書，並且一邊上班工作，一邊早晚做功課，念阿彌陀佛也有四年了。今年二月份，我與單位同事一起去了安徽弘願寺，並且也都皈依佛門，成了佛弟子。

姑姑知道這件事之後，打電話對我說，我們家親戚中全是生女孩，包括我老公的兩個弟弟也是生了女兒，我老公的侄子也全是生女兒。姑姑說，我們可以祈求阿彌陀佛加持，給我們家一個聰明、健康的男孩，求腹中的胎兒轉女為男。因為我們深信，別人辦不到的事情，阿彌陀佛都能辦到，佛法是不可思議的，只要我們有虔誠心，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我們的。

我和姑姑兩人在不同的地點，每天早晚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每天祈求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佛力加持。直到今年五月四日那天，我女兒在餘姚人民醫院剖腹產，生下一個男孩。我的心裡很激動，真是佛恩浩蕩！馬上打電話告訴上海的姑姑和姑丈。感謝阿彌陀佛終於滿了我們心中所願，我們如願以償了！這個男孩是阿彌陀佛賜給我們家的，長得很有福相，人見人愛。佛法真是太偉大了，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的單位同事、親戚朋友和村裡鄰居都為我們感到高興。遠在東北的親家母更是高興極了，從東北趕來看孫子，她說以後一定要每天念阿彌陀佛，還要把這真實的事情說給親戚朋友聽。

感恩阿彌陀佛給我們帶來快樂，讓大家一起來分享我們的快樂，讓我們一起來念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佛禎記）

二、難產念佛 順利生產

大概在半個多月前，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記得當時夢境中，在我面前有一個孕婦，羊水破了，但是難產，孩子生不出來。孕婦和孩子都命在旦夕。我當時特別著急，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孩子在母腹裡待的時間長了，一直生不出來，孩子有可能窒息而死。我不是醫生，不知道該怎麼做。情

急之下，我把手放在孕婦的肚子上，慢慢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過了一會兒，孩子安全地生下來了。

整個夢境，我也沒看到人，我並不認識那個孕婦。好像只是意識在起作用，沒有看到孕婦和孩子的樣子。

醒來之後，覺得好奇怪，怎麼會做一個這樣的夢？

真沒想到，半個月過去了，今天下午來參加共修的佛慈居士，就和我們分享了她的侄女李蝶難產，念佛後順利生下一個兒子的故事。我聽了特別高興，怎麼我的夢境成真了？

據佛慈居士講，她的侄女李蝶是二〇一四年三月九日下午三點鐘住進西安藍田縣中醫院待產的。李蝶生的是頭胎，之前佛慈居士和她講過多念佛，生產的時候會順利一點，李蝶不相信。生產的陣痛一陣一陣，李蝶疼得哇哇直叫。

三月十日下午三點左右，羊水破了，但是醫生說宮頸口要張開到十厘米才能生產，李蝶現在只張開到四厘米，沒有辦法生產。李蝶疼得直叫，全家人束手無策。佛慈居士趕來之後，就握著她的手說：「平時勸你念佛你不聽，現在這麼痛苦，你念佛吧！現在醫生也沒有辦法。」李蝶聽到之後，沒有辦法，只能邊哭邊喊「南無阿彌陀佛」。

佛慈居士讓李蝶的丈夫過去陪她的妻子念佛。大概過了十多分鐘，醫生再來檢查時說：「可以生產了，真是奇蹟。」

下午五點多鐘，李蝶生下了一個男孩，母子平安。

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真是什麼都負責照顧我們，連生孩子難產都能幫我們解決。感恩大慈悲父阿彌陀佛！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釋佛演記)

三、文盲念佛 識字看書

我的媽媽今年六十八歲，法名佛祥，住在廣州市花都區。媽媽沒上過學，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

媽媽六十二歲皈依，六十五歲聽聞到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從此專修念佛。

今年十月份，我回家看望媽媽。有一天，我拿出《念佛感應錄》，把裡面精彩的文章讀給媽媽聽，和她分享，可是還沒等我念完一篇文章，媽媽就說：「這個我知道。」然後她把後面沒有念的部分講來給我聽。我挑了好幾篇文章都是這樣。

我奇怪地問媽媽：「媽媽，您怎麼知道這個故事的？」

「這本書我看過了。」

「媽媽，您不是不認識字嗎？」

「我現在能認識字了。除了《念佛感應錄》，我還看過《走近佛教》《觸光柔軟》《念佛放光》《真正的大孝》……。」

哇，六十八歲的念佛媽媽，竟然能識字看書了！

在後來和媽媽的一次聊天中，還聽媽媽發自內心地說道：「怨天尤人是最損福報的。」這不就是《觸光柔軟》的一篇文章說到的嗎？

念佛媽媽被阿彌陀佛的光明觸及身心，不但開智慧、識字了，而且內心也越來越安心，越來越柔軟。

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釋佛聞記）

四、念佛月餘 啞女說話

啞女蔡軍花，今年十七歲，家住重慶市大足區中敖鎮麻陽衛平九組。父親曾以打青蛙、魚鰍、黃鱔為生，生下蔡軍花就是啞巴。

軍花讀了幾年啞語學校，因為自己不能講話，也曾請過佛菩薩加持，要求能講話，但一直未能實現。

二〇一三年農曆七月十五，她一個人來到中敖萬壽寺，當時我們都在為超度亡靈念佛。中午我用筆與其對話，她很相信我，上殿她也一直跟著我們繞佛。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她又來了，我又用筆與她對話，叫她孝順父母，信因果；要相信念佛，佛會保佑我們。她說知道了。之後也一直跟著我們一起上晚課。

九月一日早上，她的伯母拿了二百元來叫我寫超度其全家人的冤親債主，錢是啞女父親給的，想超度自己曾傷害的眾生。

九月二日早上，啞女來上早課，她的伯母說，昨晚上啞女跟她一起會發「爸爸，媽媽，婆婆，大媽，一、二、三、……十，阿彌陀佛」等音出來。整個寺院的蓮友無不感動，都說念佛太好了！感恩阿彌陀佛慈悲！

（二〇一三年十月 釋佛專記）

參、念佛免難

一、空現名號 教令念佛

記得大約是一九八二年，我高中畢業後不久，在福建省晉江縣石獅鎮（當時未建市）一家羊毛廠工作。

一天晚上，我加班回家，當夜是月光夜，在經過湖邊墓塚邊的小路時，已是半夜零時左右。那時後面來了一位騎自行車的男青年，我想讓行，便靠邊停下，沒有料到那人也把自行車停下，便用手來捂我的嘴巴。我情急之下，便用力咬他，咬得牙齒發痛，他便鬆手，而我也摔倒在地，大喊「救命」。我想，若被他侮辱，就去跳河自殺算了。但那男青年像是被嚇壞了，拉著自行車就順小路往村裡逃走。等我爬起來時，回頭一看，有一尊身高比兩三人還高的白色髻鬼，站在空中（我當時尚未學佛，不知有阿彌陀佛。當地民間傳說：有兩個鬼，高大的鬼叫髻鬼，矮小的叫矮鬼，髻鬼幫人，矮鬼害人）。我想原來是髻鬼救我，也不害怕，就感嘆鬼不會害人，而人才會害人。

第二天晚上，我就特地從墓塚地裡回家，不再走那小路。當我走到那墓塚地時，約有二、三樓高的空中現出橫排的六個白色大字「南無阿彌陀佛」，每字有一米見方大，字間距約半米。我不懂什麼意思，只是覺得奇怪，就照著字讀「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念到回家為止。那一星期連續加

夜班需要走夜路回家，「南無阿彌陀佛」六字連續出現在墓塚地空中，我也就照念了一星期。

這樣的情形，大約歷時一年，只要是我晚上路過那墓塚地，就有這「南無阿彌陀佛」的白色大字出現，我就照著念，自此再也沒有碰到什麼人來害我。而當時是經常加班到半夜的，直到我搬家不需要再經那墓塚地回家。

二〇〇二年，我開始學佛並皈依。二〇〇三年我開始素食，讀誦《地藏經》。因為感激勝鬼救我，我讀誦《地藏經》就迴向給那墓塚地的鬼，希望他們離苦得樂。直至二〇〇八年，有一次看見念佛機上的白色阿彌陀佛接引像，才發現原來那勝鬼跟這尊手裡托著蓮花的阿彌陀佛一模一樣，才懂得不是勝鬼，原來是阿彌陀佛，我就感覺羞死人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初八釋迦牟尼佛聖誕日，晚上聽了《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回家後，想專念佛名，但又想到《地藏經》誦那麼久，捨不得，想再誦一次，看看時間才晚上十點多鐘，就想先念佛半小時，再誦《地藏經》，這樣就先念佛，念著念著，一停下來，已是過半夜了。就沒有再誦《地藏經》。我誦《地藏經》有記數，把記數一數，剛好二千部。就想，這是佛要我專稱彌陀佛名。從此，回歸善導大師，專稱彌陀佛名。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福建石獅彌陀之家 妙艷述 如修記)

二、開車念佛 化解災禍

我叫陳聰祈，家住板橋。自從二〇一一年三月聽聞到善導大師淨土教法，知道念佛的殊勝功德之後，就改變先前的地藏修法，開始一向念佛。由於我家同修在會計事務所上班，我時常要開車接她一起外出，到各處去分送發票。在一次外出的半路上，發生一件難以想像的意外事件，至今回想阿彌陀佛急速護念眾生的大慈大悲，以及佛力的廣大無邊，仍讓我深深感到震撼和溫暖。

事情是這樣的：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我照例載著同修去土城工業區。送完發票後，回程順便往台北市辦事。剛好六十五線快速道路通車沒幾天，連接縣民大道也比較近，就抱著走走看的心理，很自然地開上六十五線道。進入內側車道之後，一直尾隨在一輛中型貨車後面，相距大約十公尺。貨車上的一架鋁梯，只是直接斜放在車後臺，沒有捆綁固定，並且還有三分之一露在外面。當時我沒去在意，只是一邊開車，手上一邊按計數器，口稱佛號。

突然間，前方車上的鋁梯竟像脫韁的野馬，從車上迅速滑出，急速掉落路面，瞬間彈飛，眼看就要撞上我面前的擋風玻璃了。驚慌之下，頓然失

去念佛，不覺高呼：「死了！死了！死了！」一旁的同修也緊張地大叫起來。

然而，奇特的事發生了一一梯子正要撞上的時候，一陣莫名的強風橫向掃來，把鋁梯一撥，掃向左側護欄，不偏不倚，穩穩地掛在護欄上。我們則是毫髮無損，僥倖逃過一劫，心有餘悸。貨車司機聽到巨響，知道闖禍了，這才放慢車速，停在路邊，下車來察看。

回想這個千鈞一髮的緊急時刻，如果沒有那陣及時的強風，彈飛在空中的鋁梯，必然撞上我的車子，我的車子也必然在高速碰撞中嚴重受損；不僅如此，面前的擋風玻璃一旦被撞破，鋁梯插進車內，我和同修當下將會受到何等的傷害，都是非常可怕而難以想像的恐怖！

我想，這應是念佛的感應，阿彌陀佛瞬間化來一陣救命的大風，使我即刻解脫危難，佛號的功德是如此不可思議！

緣此感應，趕在農曆年前，我要將家中佛堂改為專供阿彌陀佛一佛，好能從新年開始就完完整整單純地真正走入正定業的「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陳聰祈記）

三、念佛數句 障礙頓消

在《新聞挖挖哇》的節目中，擔任死刑犯輔導人的資深藝人張柏舟，回憶了二十年前在北宜公路的親身經歷。

當時，他正在宜蘭拍戲，結束後，開車從北宜公路欲返回台北，時間為半夜兩三點左右。開了大約三四十分鐘，赫然發現前方出現雙叉路。他立即想起一個多月前，曾聽當地一位老人說過，在北宜公路上，萬一遇到雙叉路，就要馬上停車，不要硬闖。於是他踩了煞車，將車停了下來。坐在車裡面，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裡緊張，他就拿起煙來抽，邊抽邊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窗戶也不敢打開，車子裡面都是烏黑的煙。

大約抽了半根煙左右，他就想外面不知道怎麼樣了，就開窗探頭看了一下車外的路況。一看竟然沒有雙車道，依然是普通車道，這才稍微安心，繼續開車返回台北。

宗念有感：

經中說，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之威力，勝稱其他百千萬億如來之名號，免一切夭死災橫。更何況稱念觀音頭頂的本師——彌陀如來之名。

才稱念佛號數句，無形障礙應時消失，如故事所言。

四、妻子念佛 丈夫免禍

我於二〇〇四年與佛結緣，並得遇善知識李師兄引導，一直念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七年春節的前一天上午，我先生騎摩托車出門辦事，隨身帶著護身佛卡。在回家的路上，當開到民族大道大熱門路口時，一輛計程車忽然右轉拐入摩托車道。由於該車車速過快，眼看就要兩車相撞，我先生一個緊急剎車，剎那間，摩托車及我先生雙雙摔倒並滑出去三米多遠。這一幕把在場的人都嚇得目瞪口呆。

我先生回來敘述：當時，他的感覺是身下像有東西墊著，自己身體很輕，整個人如漂浮狀滑行。等自己定神後，從地下爬起來一看，全身上下沒有一點瘀傷及皮外傷，只是身上穿的一件西服的口袋被擦爛了。摩托車也只是一點點擦傷，無傷大雅。

到了晚上，他才感到臀部有些酸痛。當時我說：「如果沒有阿彌陀佛的保佑，你今天必定大難臨頭。你年輕時出車禍斷了一根肋骨，現在你都五十四歲的人了，體重又八十多公斤，卻完好無損，還不快點感謝阿彌陀佛！」

我先生三十歲前騎摩托車時曾出過一次車禍，那次讓他斷了一根肋骨；這次，由於我一直信佛、念佛，家人竟得到了如此大的利益。通過這次車禍，我先生對阿彌陀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平時也主動念佛了。

感謝阿彌陀佛的慈悲護佑，我和家人願盡形壽念佛報佛恩！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廣西南寧 雷沁蓓記）

五、三聲佛號 毒蛇馴服

我和二姐佛文在象山彌陀村附近租樓同住（是一棟五層樓的公寓，我們住第四層，各住一個房間），有一天，二姐對我說，她連續幾天都夢見她房間有蛇，有時從她眼前過，有時還咬到她的手，有時甚至有三條蛇一同出現。我想畢竟只是做夢，就跟她說，這只是做夢，別想那麼多，平時多念佛就可以了。

二〇〇六年九月三十日，上午九點左右，我還在睡覺，一聲慘叫把我從夢中驚醒，我立刻爬起來，匆忙跑出房門，就看到二姐臉色慘白，並一直驚恐地大喊著：「有蛇！有蛇！」我低頭一看，浴室門口正臥著一條全身黑白相間的蛇，牠的頭是三角形的，我心想，應該是毒蛇，只是不知道牠的名字，但不敢和二姐說，因為她正處在極度的恐懼中，不能讓她再受驚

嚇了。

我蹲在牠的旁邊，看到牠的頭高高抬起，知道這是警告狀態（其實我心裡也很怕，一直想著要如何處理才不會傷到牠，也不會傷到我）。二姐還在恐懼中，我就叫她定下心神來，去拿塑膠袋過來，準備把牠裝到塑膠袋中，然後送去放生。此時，我就對著牠稱念著「南無阿彌陀佛」，念到第三聲，二姐此時也和我一起念佛，牠的頭就慢慢地放在地上，而且感覺非常溫順，就像小狗把頭靠在主人身邊的那種安心感，這種情景讓我感到很驚訝。接著，在持續念佛中，我把旁邊的毛巾布輕輕地放到牠的身上，依舊念著佛號，深呼吸，然後緩緩把牠包起來，再裝進塑膠袋中。

危機終於解除了。那條蛇聽聞佛號後很溫順的那一幕，依然清晰地印在我腦中，讓我很感動。

下午，二姐回來，還處在驚嚇中，然後告訴我一件事情：這條蛇應該和她共枕了一晚。因為二姐眼睛散光三百度，平日不喜歡戴眼鏡，所以把蛇當作綁頭髮的橡皮筋，晚上睡覺時看到牠在床旁邊沒理牠，第二天醒來，又跑到床底下，直到她早上起來蹲下身要找她所謂的「橡皮筋」時才發現，原來那不是她的橡皮筋，而是一條小蛇。

後來，二姐知道了那是一條毒性極強的「雨傘節」，一直說著是阿彌陀佛保護了她。我就跟她說，我們一心念佛，無論行住坐臥，阿彌陀佛都護

佑著我們，那是自然的事情。

如果我的生命中沒有阿彌陀佛，我想這件事情的結局會大不一樣。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我的第一個念頭應該是把牠打死吧！而牠抬頭的警告極有可能變成攻擊，我和二姐或許現在就不一定能如此平安了。

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我就不會下意識地蹲在牠的身邊稱念名號。能有那麼不可思議的現象，一定是彌陀的名號護佑那條有緣的小蛇，也是護佑著我和二姐。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日 淨凌記）

六、佛未出口 立解危難

我是國際佛光會檀講師，經常在佛光會舉辦的弘法活動中講說佛法，也經常應邀至各國小，乃至大學演說。一九九五年剛學佛時，非常喜歡持誦《大悲咒》，外出時常在心中默念。

有一次，正騎機車準備外出辦事，忽見一輛小轎車快速駛過巷子口，接著「砰」的一聲，撞倒一輛機車，就在車身將要壓過車下人頭的剎那，正在持誦《大悲咒》的我，這時心念一動：「要繼續持咒，還是要念阿彌陀佛？」

不可思議的是，正當我心想著「阿彌陀佛」時，車子竟在這一剎那停在半空中，等我趕過去，在二十公尺外賣燒臘的范先生遠遠聽到我念佛的聲音，也從店裡衝出來。這時，小轎車的一個輪子壓在機車上，另一個輪子則半壓在騎機車的太太頭上，因此小轎車不論是前進或後退，一定會把她的頭壓扁。倒在車輪下的婦人，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直望著我，好像請求我能趕快幫助她。

我先將困在車下的小孩抱出來，再和范先生、路人將車子抬起，救出婦人，只見她的後腦勺被壓成三角形，血從兩頰及後腦勺汨汨流出。她被救起的第一句話竟是：「我的孩子呢？」

我以為她載了兩個孩子，另外一個孩子可能在車下，要大家趕快再把車子抬起來，一面問她：「你載幾個孩子？」

她一臉驚惶地說：「一個。」

「喔！我們已經把他救出來了。」

當我們把車子放下之後，這才發覺雙手手指全部凹陷。當時為了救人，也不知道哪來的力氣，等到心情放鬆之後，才覺得雙手痛得要命，回想當時只有兩三個人，怎麼可能把小轎車抬起來？而闖禍的車主可能嚇呆了，也沒有下車幫忙，我們竟然連他一起把車子抬起。

等到救護車將受傷的婦人送往醫院急救後，回想起來，內心充滿無限的感動。

世人多以為「阿彌陀佛」聖號只為往生者助念，殊不知稱念佛號也可以令我們現世得安樂，培植福田，長養善根，更是自利利他的法門。

（摘自《佛光山靈感錄》 作者：蘇志明）

七、落水念佛 死裡逃生

我叫張燕，是山東省煙台市北亞貿易股份公司的會計。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許，公司胡全明經理、董曉華大姐和我三人開著麵包車去東郊某單位辦事。由於那幾天氣溫突然下降，連降大雪，再加上海水漲大潮，海水沖到岸上。當車行駛到海岸公路第八中學附近的時，路面如鏡，車在上面行駛就像喝醉了酒的醉漢一樣，東搖西擺，滑來滑去。這時，突然從東向西駛來一輛北京吉普，斜著向我們衝來，由於來不及躲避，「轟」的一聲，我們便被撞了出去。當時麵包車在冰地上「呼」的一聲滑出了快車道，衝過了人行道，「砰」的一聲撞翻海岸邊的石凳，箭一樣地飛向白浪滔天的大海（那天正好趕上漲大潮）。當時我腦海中一片空白，完了，一定完了！車子翻著筋斗，頭朝下跌向咆哮的大海，刺骨的海水沖進了車內。緊接著，我們三個人被緊緊地擠在了一起，

我的胸口被什麼東西頂得透不過氣來。我想：就這麼完了嗎？

不知什麼原因，我念起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突然，我的胸口一鬆，一股力量把我從車裡拎了出去，接著便把我高高地托了起來。這時只見岸上有很多人正往海裡放梯子，等我掙扎著爬到梯子旁邊時，已經渾身無力，軟如一灘爛泥。當我在好心人的幫助下爬到堤岸的時候，有人告訴我，是胡經理救了我，我忘記了寒冷，趕快向渾身哆嗦的胡經理表示謝意，胡經理卻說：「怎麼救你的，我實在不明白，到現在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咱們這些人只有你念佛，我想肯定是佛祖救了咱們。」董大姐眼淚汪汪地看著我說：「虧得你念佛，我們大家才得救了。謝謝阿彌陀佛，謝謝阿彌陀佛！」

另外，我掉到海裡的時候，渾身濕透，公文包也已丟失。半小時之後，我們被送到醫院檢查時，我突然發現身上帶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毫無損壞，甚至連一點水也沒有沾上。見到的人無不咋舌，連稱奇蹟。

這次遇險感應，在煙台市被傳為佳話，《煙台晚報》還特地刊登了我們遇難的消息，並配發了照片。胡經理因為這次遇險佛祖加持的殊勝因緣，現已皈依佛門。我們全家因為我這次遇險感應，全部信佛念佛。我父母、大姐、大姐夫及二姐、二姐夫等，均在我遇險之後發心皈依佛門，決心老實念佛以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誠心誠意地希望大家能老實念佛，必然

會有不可思議的利益。南無阿彌陀佛！

(張燕述 仁慧記)

八、念佛老太 神勇降賊

貴陽碧賢英老居士，某日與蓮友約好去一家寺院參加法會，大清早就出了門，一路念佛往前趕。因為天太早，路上門面皆未開，遇到第一家開門的是一家豆腐店，只見老闆對她看看，又對她後面看看，似乎是在提示什麼，但她因為專心念佛，所以也沒在意，還是往前走，一路默默念佛。

突然有人從背後將她攔腰連同雙臂一把抱住，並用刀抵住後腰，一邊逼向一個無人的窄巷，一邊命令她不許說話。碧居士這才知道遇到打劫的了，也難怪剛才豆腐店的老闆那樣看她，又看看後面，但碧居士此時心裡並不驚慌，反而對那打劫的青年說：「你別亂來啊！我可是念佛的人。」

碧居士為何要聲明她是念佛的人呢？原來在當地，幹偷搶這一行裡普遍流行著一種說法，就是：幹偷搶的，如果遇到了念佛的人，就是晦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原來這也是他們多次經驗的總結，就是搶劫念佛人要麼不能得手，要麼慘遭報應。這樣時間一久，自然在他們團伙裡就傳開了，甚至傳得外面也都知道。所以碧居士這樣說，是希望這個劫賊能放手。

碧居士被逼著往巷裡走時，說了兩三遍：「你不要亂來，我可是念佛的人。」沒想到這個男青年還是把她往巷子裡逼。碧居士此時外挎一個包，手機和錢都在貼身口袋裡，心想：「到了巷裡面沒人看見，他就要搜身搶劫了，既然勸他不管用，我可要念佛了。」這樣想著，她就雙眼一閉，使出渾身的力氣，猛力往下一蹲，拚命地大聲呼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這一下，不僅她自己掙脫出來，再看那劫賊，不知何故竟像跳舞一樣渾身上下顫抖，雙臂、雙手在空中亂舞起來，以致於他想翻開搶到手的包來搜錢，卻怎麼也無法打開。劫賊的後面本來還有幾個同伴，正要一同上來，但一見此狀，便如鳥一般地逃散了。這時，剩下的這個劫賊連聲音也抖了，告饒說：「對不起，我已是三天沒有吃飯了。」大概他們都親身見證了遇到念佛人的「晦氣」，所以也是為自己的惡行找點理由，以便可以得到某種寬恕吧！不然，幹這行的幾個身強力壯的同夥，怎麼可能好幾天沒有吃飯？

這時，劫與被劫者在氣勢上完全倒了過來，輪到碧居士聲大氣粗地對劫賊說：「你沒吃飯，跟我走，我帶你到寺裡去吃飯。」這劫賊就是長了十個膽也不敢跟碧居士到寺裡，所以恭恭敬敬地把碧居士送出小巷。這時正好蓮友打來手機，問碧居士在哪裡，趁她回電話的當兒，劫賊一溜煙地跑了。

碧居士來到寺裡，興奮地對蓮友們說：「善導大師說『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今天我用這把利劍，一聲稱念賊皆除。不僅能除搶奪身財的賊，更能除劫奪法財的賊。」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佛成法師述 淨宗法師記）

肆、念佛鬼退

一、念佛退卻黑白無常

佛法理深，只有上智之人聞而能信；而感應事顯，中下之人也能深受啟發，往往一件典型的感應事例很能說明佛法的真理。

我出家前即喜念佛，曾於打佛七時感受到佛力加持，身上病苦不藥而癒。由此親身體驗，故於古今所載念佛利益之事深信不疑，一九八四年出家後，更是以念佛為常課。

一九八六年夏，我在埔里靈巖山寺當維那，在領眾打佛七期間，竟感佛慈佑，使遠在寺外的家弟得免凶難、脫離閻羅手掌，堪稱奇特。

家弟莊輝清，時年二十六歲，某天在台中市西屯區遭十多位青少年圍毆，當場昏迷，被警察送醫搶救，途中但覺一片黑暗，同時出現黑白無常鬼，白大黑小。白無常左手拿權杖，右手執鐵鏈；黑無常手執手銬，並呼叫家弟名字，令其跟隨前行。正在神識要跟隨黑白無常而去的時候，家弟見到有一隻比一般手掌大一倍，感覺無比莊嚴的手，就壓在離他胸口約四寸的地方，似乎不讓他起身離去，同時叫他快念阿彌陀佛。因此家弟便一句一句念著佛號，念佛當中，只見黑白無常越退越遠，終於消失不見。

家弟在送到醫院後，很快就醒過來，而且隔天就辦理出院，並直奔寺裡，

告知我這件念佛退卻黑白無常之事。家弟當時並沒有學佛念佛，也不曾皈依、吃素，於佛法毫無信仰，這件事情給他的震撼很大，同時也讓我非常欣慰與感動。如果我不出家，即使整天跟隨在家弟身邊，面對如此凶難事件，也毫無裨益，無法阻擋黑白無常的勾使；然由於我出家念佛的緣故，家弟竟得親蒙彌陀慈佑，漏出閻王掌縫。可見念佛除了本身可以蒙佛庇佑，消災延壽，若有親人出家專修念佛，自然也會福佑家人，所謂「一人有福，牽帶全屋」。

阿彌陀佛聖號功德不可思議，念佛感應的事例古今遍有，可惜記錄流傳者少之又少，而湮沒無聞者無量無邊。期望有心人士多多採錄整理，廣為流傳，以使有緣見聞者都能啟發信心，專心念佛，現前蒙佛護佑，平安吉祥；臨終蒙佛接引，往生極樂，共證菩提。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釋慧暘記）

二、爲小孫子念佛解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中午，我正在超市購物，忽然接到兒子的電話，很急地跟我講：「媽媽，你平常經常上寺院，認識法師，趕快找法師來我家做法事，你的小孫子（四個月大）三天不吃不睡，哭鬧不休。」我問啥原因要做法事，他說：「丈母娘家對門不久前死了一個人，他家的小孩也

同樣不吃不睡、哭鬧，他們請法師來做了法事後就好了。這件事情你必須辦。」我連忙說：「兒子，我只會念佛，不會給你們請法師，你們要同意我就帶人來念佛。」兒子見我回答堅決，只好同意，但要求馬上就辦。掛了電話我就趕緊聯繫蓮友，誰知所聯繫的蓮友都有事，來不了，讓我大失所望。

我心急火燎，回到家裡，對阿彌陀佛說：「阿彌陀佛，我該怎麼辦？怎麼辦？」急得我直在屋裡打轉轉。隨後我跪下求阿彌陀佛說：「老爸，我今天真是沒辦法了，求您老人家加持我，我一個人去辦這件事，怕辦得不圓滿，請老爸助我一臂之力，給我開智慧。」於是我單槍匹馬上陣去了。

出門前想起慧淨師父的助念開示，立刻找出來，打車趕往親家的住地。利用坐車的時間，我拜讀了師父的開示，在腦子裡把整個程序排了一遍。

到了親家屋裡，只見滿桌子的水果、糖、茶水等等。親家母見我一個人，很驚訝，說：「你一個啊？你請的那些人呢？」我據實說：「他們都有事情來不了，我一個人也一樣。」（話雖這樣說，但心裡卻是實在沒底。）我沒有多解釋，交代兩位親家抱小孫子出去，兩個小時後再回來。

他們一出門，我立刻上香、供水、禮拜，對著空中說：「不知哪路來的菩薩們，這是個絕好的機緣哦，願意來參加都來喲！現在聽我給你們讀師父的開示，講極樂世界的莊嚴、念佛的好處，隨後請你們跟著念佛、繞佛，

不要擠，一個跟一個走。禮佛完畢後，請你們各自回到居住的地方繼續念佛修行，最後要回歸西方極樂世界。」我把門打開，然後念佛並灑淨水，真誠地希望有緣眾生徹底脫離苦海。

親家回來後，我就告訴他們：「帶小孩就要天天念佛保平安，小孩生了病更要念佛，你們兩人今後在小孩面前要念佛，不要停喲！這個方法一定靈，你們只管照做就行了。」然後我就走了。

說這些話，一方面是希望從不信佛念佛的親家能念佛，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留後路，因為第一次做這事，我不知道有多大效果。

第二天，我本想問一問小孫子情況如何，卻不敢打電話。到了中午，兒子打電話來了：「媽媽，老丈母說『你媽在家裡搞了啥子名堂喲，小孩昨晚吃了飯就睡到天亮，安靜得很』。」我聽了之後，非常高興。

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六字洪名的威神力。

（重慶 佛益記）

三、佛號一出 天明鬼去

兩年多以前，我受到李元松老師的感召，知道家庭也可以是成佛的道場，於是鼓勵爺爺念佛。

爺爺林金城居士，今年九十八歲，出生並居住於雲林縣西螺鎮，爺爺現在每天念佛約一、兩個小時。念佛後，爺爺曾多次向我提起約八十年前聽過的一則傳說，因為這則傳說頗能增強爺爺念佛的信心。

大莆林是嘉義縣大林鎮的舊稱，從省道轉復興路，往大林國中、大林糖廠方向，會看到一座大水池——鹿崛溝。

傳說某個布袋戲分團被邀請到鹿崛溝附近的林投樹下作戲，邀請者要求戲班必須徹夜演出，並且不可出和尚（戲文不准扮演和尚的角色）。戲班主不疑有他，便如約演戲，當時臺下有許多觀眾，看得如癡如醉，臺上也賣力演出。可是演到筋疲力盡，天色依然漆黑，不見曙光。班主深感有異，因為依據平時的演出經驗，天早就該亮了，於是違約搬出和尚戲偶並大念一聲「阿彌陀佛！」突然，天亮了，而且日正當中，已近中午，臺下的觀眾也不見了。戲班主不覺毛骨悚然，急忙收起戲偶、鑼鼓，頭也不回，落荒而逃。這個事件，鎮民認為是水鬼邀請戲班來做戲的。

由於怪異的事情不斷流傳，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鎮民林有志居士在鹿崛溝旁豎立一塊石頭，上刻「南無阿彌陀佛」，並立廟奉祀。從此以後，鹿崛溝的怪異傳說才逐漸消失。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的《聯合報》就有一篇名為「石頭神坐鎮，水鬼不作怪」的報導，記載這件傳說，廟方豎立碑石刻記此文。每年農曆八月

十五中秋節，廟方都會舉行祈安法會，祈求鎮民平安順利。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林文言記)

附：石頭神坐鎮 水鬼不作怪

——大林阿彌陀公廟傳奇，驅邪庇佑地方

阿彌陀佛是佛家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也是佛教徒見面合掌祝福和歡喜的問候語。在嘉義縣大林鎮卻有一座阿彌陀公廟，主奉一塊刻有「南無阿彌陀佛」的石頭，昨天中秋節也舉行年度的祈安法會，場面相當熱鬧，阿彌陀公廟供奉大石頭的原因，傳說與廟旁的鹿崛溝有密切的關係。大石頭坐鎮確保當地居民的生活平安，深獲鎮民重視。

位於大林鎮大林國中前方的阿彌陀公廟，外表看來相當不起眼，廟內主奉刻有「南無阿彌陀佛」的大石頭，卻有七十六年的歷史。近年來，廟方並在石頭前奉祀佛像及媽祖等多尊道教神像，每年的大拜拜是在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廟方昨天也舉行祈安法會，祈求鎮民平安順利。

廟內主奉刻有「南無阿彌陀佛」大石頭的原因，根據大林鎮老一輩的說法，與廟旁的鹿崛溝灌溉溝渠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鹿崛溝在一百多年前開闢引水灌溉後，在日據時期，附近的新高製糖會社（今大林糖廠）前地

段，是日本料理等飲食集中地，歌舞昇平，當時有不少日本女孩來此當藝妓，有不如意的藝妓及賭輸的人，一時想不開就跳入深約十公尺的鹿嶋溝自殺。

由於有多人自殺，事後流傳多種怪異傳說，因此鹿嶋溝也被稱為水鬼窟，所流傳較著名的故事，是這些自殺的人透過手法，僱請布袋戲徹夜在溝旁的林投樹下演戲，並事先要求班主不能念「阿彌陀佛」。班主整個晚上如約演戲，並感覺臺下有很多人在看戲，但演了好久好久，人已經筋疲力盡，卻發現長夜一直存在，班主深感有異，再想起事先約定不可說的詞句，便大念一聲「阿彌陀佛」，突然戲棚垮了，天亮了，臺下的觀眾也不見了。

由於怪異的事情不斷流傳，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間，鎮民林有志在溝旁豎立刻有「南無阿彌陀佛」的大石頭，並立廟奉祀，有關鹿嶋溝的怪異傳說才逐漸消失。如今水利會已將鹿嶋溝疏浚，興建堤壩，傳說只成為鎮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廟方在中秋節都舉行拜拜，祈求鎮民平安順利。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聯合報》記者陳水順 大林報導）

往生利益

壹、念佛往生

一、最後一聲佛

楊先生因父親嗜賭，敗光家產，家計陷入絕境。他務農之餘，為人拉牛車運磚塊維持家計，將失去的田產贖回，分配給兄弟，各自努力耕耘。楊先生育有子女九人，一生為衣食奔忙，鮮有機緣聽聞佛法。

楊先生九十二歲時生了一場重病，雖然病入膏肓，但意識清楚，學佛的孫女請法師開示。法師為楊先生方便皈依，並開示六道輪迴及娑婆世界的眾苦、阿彌陀佛度眾生的願力、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及如何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聽完法師的開示後，楊先生跟著家人齊念阿彌陀佛。照顧他的家人太累，睡著了，唯獨他還虔誠念佛，使盡了最後力氣。

楊先生雙手合十拜佛，媳婦見狀有異，上前關注，楊先生告訴媳婦，阿彌陀佛來過兩次了，「我允他了（台語，即答應佛要隨佛往生）。」並對子孫抱怨，「真的有阿彌陀佛耶！為什麼你們以前都沒告訴我？」不久後，楊先生在念佛聲中往生。

生命有生有滅，人除了身命，還有慧命，永無生滅。只要有一口氣，就念一聲佛，行住坐臥，不離阿彌陀佛，當臨終一聲阿彌陀佛出口，人一生的行業也就隨著最後一聲佛，離苦得樂，往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一日《人間福報》 王子)

二、抬腳上蓮臺 滿室皆芬芳

——發生在溫哥華醫院的真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兩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溫哥華的一家醫院，是我的弟媳婦親歷的。由於西方人的習慣，我不能展示醫院和患者照片，但我用人格擔保這是真的。

弟媳婦在一家醫院就職。在加拿大，老人到一定年紀可以領取養老金，無論之前工作情況如何。如果老人有病，除了公益性質的養老院，有很多醫院也開設養老性質的服務，為老人提供全方位關愛，政府直接把資助金撥入醫院和相關機構。

弟媳婦負責的樓層就是這樣性質的病區。很多慢性病老者住在醫院裡，有點類似臨終關懷。他們物質條件很好，醫生、護士的照顧也很好，醫患間關係很親切。弟媳婦是個溫婉的女子，很細心，很耐心，得到老人的喜

愛。他們總是學著說中國話，把弟媳婦叫作「阿妹」。

故事一

這天，阿妹一上班，就有位叫瑪利亞的病者來辦公室，要求轉病房。瑪利亞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西班牙移民。和她同住的是位本土加拿大老太太，八十多歲，叫莫亞。莫亞最近病情加重，不能起床。瑪利亞說，莫亞被鬼纏身了，每天晚上哼哼唧唧，很嚇人。阿妹去看莫亞——果然，莫亞說，她只要一閉眼睛，就看見她已經去世二十年的丈夫站在床前，或擠到床上。阿妹安慰她們，夢不要當真，可是兩位老太太都說見鬼了。這件事持續了幾天，整個病區都在議論，因為人們都聽到半夜莫亞驚怖的叫聲。

阿妹告知院長。院長來詢問後，決定請牧師來。這天來了牧師，在病房讀誦了《聖經》；很多病友也來了，一起禱告。可是沒有用，夜裡莫亞仍說看見亡人來了，很多病人也心緒沉重。院方開會專門研究此事，請了一些病人家屬參加。有家屬提出，請法師來作佛事。溫哥華有很多華人，不同膚色的人互相尊重信仰。出家人在西方社會是非常被敬重的。

既然有家屬提出方案，院方就徵求莫亞老太太家屬的意見。他們同意了，於是就請了一座寺院的兩位師父去醫院。那天，師父讀誦了佛經。到了晚上，一切恢復平靜。這個故事到此結束。莫亞現在每晚可以安靜入睡了。

故事二

這個故事發生在醫院六樓。有一位老者，叫托馬斯，是個老頭，有嚴重心臟病，已經住院多年，常年臥床。聽說了莫亞的故事後，他詳細向阿妹瞭解情況後，請醫院為他請法師來，因為幾天後是他一百零六歲生日。

這天，他的家人從世界各地來了，共五代四十多人，會聚在醫院的會議室。會議室布置成了冷餐會，有很多花和食物。很多老人的生日是這樣在醫院度過的，他們活著似乎就是等待生日時見見子孫。人老了，真的很可憐，世界就是一個圓，回到只能喝稀飯、趴著、爬著的狀態。

很多病友和醫生護士都去參加了托馬斯的生日。法師也來了，應老人的要求念了經。阿妹是學佛的人，阿妹知道，師父念的是《阿彌陀經》。所有人屏息聽著。這些老人，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倚門站著，或坐在輪椅上，或躺在躺椅上，他們中只有很少幾位華人；可是他們似乎都聽懂了，不少老人在流淚。

接下來是切蛋糕，這時，大家聞到一種奇異的香氣。托馬斯看著上空，微笑著說（English）：「哦，很大的蓮花，我上去了。再見，再見！」

這位老人就這樣走了——他雙手合十。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轉載自《女記者手記》）

三、習氣厚重 不礙往生

釋昌巖，生於一九三四年，俗姓林，福建省福安市康厝鄉蘇阪村人。年輕時在康厝鄉茶場工作，力大無比，一生未婚獨居。

出家前，他偶遇周寧縣方廣寺自量法師，自覺非常投緣，五十歲時便在自量法師座下剃度出家，一九八六年在莆田廣化寺受具足戒。

昌巖法師中年出家，習氣很重：他在寺內負責柴火的工作，閒時喜歡與香客講故事，說話聲音又大，經常在寺中高聲喧嘩；在寺裡穿著也和一般人不一樣，頸上總是掛一串大佛珠，寺院執事多次規勸都不肯改；由於他在家飲酒的習氣特別重，雖出了家，也難改宿習，經常偷偷喝酒，寺院常住也拿他沒辦法。

二〇一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昌巖法師突然請人為自己剃盡鬚髮，然後沐浴更衣。中午時分，他來到自量法師前，頂禮法師，自稱要往生西方了，還說為之前在寺院的種種錯誤言行懇求懺悔，請恩師原諒。在場眾人將信將疑，也沒當回事。

誰也沒料到，第二天午飯後，昌巖法師回到寮房，坐著便往生了，享年八十歲。

這樣一個習氣厚重的破戒出家人，何以會如此殊勝地往生淨土呢？

原來，昌嚴法師特別喜歡念彌陀聖號。他文化不高，年紀又大，寺院允許他不必上殿參加早晚課誦，他一天到晚沒事就念南無阿彌陀佛。有一次，昌嚴法師在山上打柴迷了路，天色已晚，無從尋路，他索性在周圍找了一避風處，念著佛號直到天明。

（昌興法師 述）

四、媽媽往生 度我出家

我從學佛到出家，如今已十幾年光陰。一提起出家，就會想起我的媽媽以及媽媽的往生。

在媽媽往生之前，我是個無神論者，風華正茂，有著比較超前的思想和不服輸的精神，是個風風火火、敢想敢說敢幹的人。最初我在大型國企工作，後來自己下海經商，由小到大做起了服裝貿易公司，事業做得順風順水。

當時每天只想著多賺錢，多享受，多多及時行樂，根本沒有學佛的概念，沒有任何信仰。偶爾聽到有人講佛法如何如何好，對方沒開口說幾句，我就頂回去：「眼睛看不見的東西都不足為信，你說有佛菩薩、鬼神等，你看見了嗎？」還理直氣壯地說：「世間本沒有鬼神，更沒有什麼佛菩薩，哪裡有三世因果，更沒有六道輪迴。看那些壞事做盡的人，不是個個活得

很好嗎？那些所謂的善人，也沒看見結果有多好，甚至還沒有那些惡人過得好呢。人死如燈滅，我只信自己良心好就行了。」我還很看不起那些燒香拜佛的人，覺得他們不自己去奮鬥，竟信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簡直是浪費生命。如今想想，真是傲慢無知、謗佛謗法，造下的業不知有多重。

而我的媽媽卻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軟的人。媽媽在家供著一尊祖上留下來的觀世音菩薩像，每天在家燒香拜佛。我看在眼裡，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心想，只要老人家高興，就當解悶吧。媽媽因為心地善良、為人熱情，所以和鄰里關係處得很好。在我的印象中，誰家有困難，媽媽都當仁不讓伸出援助，即使家裡來了乞討者，也會讓到屋裡，請他一起吃飯。我那時很小，總是懵懵懂懂，心想，大人真奇怪，也不嫌棄乞丐髒呢。

媽媽還是個很能幹的人，當時父親長期在外地工作，家裡的一切都是媽媽打理。媽媽一個人支撐著家，含辛茹苦把我和三個兄長拉扯成人，甚是艱辛。

記得一九九六年農曆十一月的一天，晴空萬里，太陽照射著大地，略有絲絲暖意。那天上午，我正在工作，忽然覺得心裡一陣莫名的恐慌，感覺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也許這就是親人間的心靈感應吧），於是我急忙回家。當我推開媽媽的房間，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只見媽媽兩腿雙盤，

雙手合十，眼睛微閉，正一動不動端坐床上。

見此情景，我頗為反感，大聲呼喊：「媽媽，醒醒！你在做什麼啊？」

這時，媽媽被我喚醒，眼睛微微張開，對我「噓」了一聲，示意我不要吵，並神秘兮兮地說：「閨女，我看見觀音菩薩來接我了。」

我一聽就說：「別胡扯了！哪裡有什麼菩薩？那些不過是神話小說虛構人物而已，我才不信呢！」媽媽說：「是真的。」

我就問：「你說說，菩薩到底長成啥樣子？」

媽媽說：「很漂亮，很莊嚴，樣子如同《西遊記》裡的一樣。」

我一聽，哈哈大笑：「你老怎麼好好地竟說胡話啊！」

媽媽說：「嚴肅點，不和你開玩笑的。我今天真的要走了。其實一年前我就該回去了，只是不放心你，所以再逗留一年，現在無論如何也要走了。」

我一聽，生氣地說：「我就不信這個邪了！今天倒要看看你怎麼個走法。」

「快別胡說了！你可沒少造口業啊，求你趕緊回頭吧！」

「我又沒做什麼壞事，何談造業之說？」

媽媽無奈地搖搖頭說：「你別看你現在不信佛，將來你的歸宿就在佛門啊！」

「得了吧，我還沒享受夠呢，幹嘛去佛門啊？」我沒好氣地回應。

媽媽溫和地說：「孩子，那是必然的結果，可不要違背天意啊！」接著又交代一些後事，叮囑我她走後不要哭。之後，媽媽就安靜地坐著，也不說話了。後來我就去給媽媽削蘋果吃。當我從廚房削完蘋果回來，一下驚呆了！此時媽媽好像入了甚深禪定一般，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無論怎麼叫也不應我。我下意識地伸手試她的呼吸——沒有了；又試了脈搏——還是沒有。此刻，我整個人也沒有了思維，根本不知道哭，也沒有悲傷，心裡異常平靜，好像時間停止、空氣凝固了一般，我的神識也隨著媽媽飄向遠方……。

媽媽就這樣坐著往生了。當我回過神後，忽聞室內一股異香，那不是世間能有的味道。我激動萬分，輕輕對媽媽說：「媽媽，你真的就這樣走了嗎？你放心去吧，我相信如你所說，是佛菩薩把你接走了。」

出殯那天，媽媽比生前更加年輕漂亮，相貌莊嚴，栩栩如生，嘴角還掛著笑容，身體柔軟如棉。

自從媽媽走後，我感覺世間的一切都是苦、空、無常，生老病死離我這樣近。以前連想都不想的事情，不得不考慮了，常常一個人靜靜地思維一

些莫名奇妙的問題，比如人是怎麼來的，死後到底去哪裡等等。

有一天，我去當地的一個佛具店請香，店主送我一本《佛教念誦集》。我打開一看，愛不釋手，裡面的經文和咒語似曾相識，很熟悉，不由自主地大聲讀了起來。當時店主還開玩笑說「這些都是出家師父們每天做的叢林功課，莫非你前世也是出家人？」

也許是宿世善根成熟了，店主指點我本地有個修行道場，我聽後很高興，當天一路打聽就去了這個道場。記得那天是五月初一，燒香的人很多。我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去這樣的地方，於是，在外面也學著別人的樣子點了三支香，然後步入大雄寶殿。當我走進殿堂時，像被雷電擊中的感覺，震撼了，看到這些莊嚴的佛像再也控制不住，淚流滿面，好像一個漂泊已久的遊子回到了媽媽的懷抱，我終於回家了……。

從那以後，我每天護持道場，和大家共修，參加早晚功課，隨助念團助念，每天沐浴在佛法的滋潤中，覺得自己的生命開始有了真正的意義。

我的出家也是必然的，正如媽媽所言，我將來是佛門中人。

學佛後六年的一個春天，經一位法師引見，我在福建慈化寺剃度出家，並於同年受了具足戒。一切來得那麼自然，連自己也沒有想到。今世有這麼大福報，能披上如來法服，做弘法利生的光榮事業。所有的一切，要感念佛恩浩蕩，感念菩薩媽媽，她老人家就是來引渡我的。如果不是菩薩媽媽

用這種方式度化我，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我想，今生也無緣步入佛門，只能庸碌地了此殘生了。所以，此生我不能辜負了媽媽，有一天一定要和媽媽，和諸佛菩薩們相逢於極樂世界的蓮池海會……南無阿彌陀佛！

（釋真嚴記）

五、三睹聖像 復蒙授記

我的母親孫心提老居士，是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安詳往生了，世壽九十四歲。她老人家是位虔誠的佛教徒，我要把她一生的懿範及感應說出來，可以作為凡夫往生淨土的活見證。

我母親信佛，大概是有宿世善根吧，她受到外祖母的影響很深，從十五歲起，小小的年紀就吃起了準提齋，四十歲開始長齋，禮佛不輟，直到往生。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她三十歲，那年我父親患了重病，我母親曾為了挽救我父親的生命割臂療夫。終於，父親世緣已了，從那時起，她守節扶孤，而在逆增上緣當中更加精進地學佛。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她已五十歲，因緣成熟，皈依了圓瑛老法師，隨後不久又受了菩薩戒。

抗戰時期，我們住在南京，日本飛機常來轟炸，母親聽到親戚遭難，就冒著槍林彈雨送錢送糧，家人勸阻都沒用。平時一直也都樂善好施，一副

菩薩心腸。

一九四九年來台，我們住在一棟平房裡，一如往常，母親每天課誦、禮拜。兩年後的一天下午，在禮佛時，母親忽然感覺屋頂不見了，只見一丈多高的觀世音菩薩站在空中，由左向右飄過去，全身著白色衣服，相貌莊嚴，手裡拿著淨瓶。這是母親第一次親見觀世音菩薩現身，絕不是做夢。

六十年代，母親有一次患感冒，半夜起身想嘔吐，突然又見到觀世音菩薩，著天藍色服，也是有一丈多高。菩薩左手拿一個盤子，裡面好像有許多不潔淨的東西，右手拿一根棍子，指著說：「你把盤子裡的髒東西吐盡，就會走了（指往生）。」其實盤子中的不潔淨東西是指黑業，這是第二次見到觀世音菩薩。

一九七七年的一天晚上，她腰痛得厲害，簡直不能動彈。那時她坐在臥床對面的椅子上，突然間床不見了，只見床的位置是座法臺；一丈多高的觀世音菩薩現紅木色身，站在法臺上。這時她不顧一切地站起來。此刻腰也不痛了，她想邁過去抓住菩薩時，才走了三步，手上自然地抓住了一把桂花。菩薩說：「桂花開的時節，你就會到我這裡來了。」這是第三次親睹菩薩，且指示了往生的時間。

母親平時捨己為人慣了，有一回在路上碰到一個在嚴冬裡沒有衣服禦寒的乞丐，她馬上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他穿上，自己挨著凍回家。她常常

布施不顧自己的行為，使我們做晚輩的又敬仰又擔心。

一九七八年正月初一，母親腰痛又發作得很厲害，坐在椅子上，突然間眼前出現了一個穿灰色僧服的出家人，說：「快頂禮，阿彌陀佛來了。」她說：「我腰疼得不能動，怎麼頂禮？」出家人說：「那趕快合掌。」只見阿彌陀佛丈六金身遙遙而來，穿著福田式的袈裟，金光閃耀，阿彌陀佛用手在她頭上畫一畫，大概是所謂的「蒙佛授記」吧！

五月間，她已預知時至，就禁食一切，直到八月底往生為止，每天只喝大悲水少許。我們怕她老人家體力不支，再三送醫檢查，全身沒病；而她不吃不喝卻能維持生命，在醫學界歎為奇蹟。後來給她注射、輸血都打不進去，全部流出來了。這是佛力加被的精神力量，不是醫學能解釋的。

母親在宏恩醫院安詳往生後，我們特別要求醫院不要移動遺體，由家屬助念至全身冷透。此時，母親頭頂猶溫，面色紅潤，身體柔軟，瑞相安詳，足證往生淨土無疑。

母親臨終時曾囑咐火化後海葬，並告誡二女，信佛貴在慈悲心與恭敬心，必有成就。火化後骨灰呈雪白色，潔淨無比，並於印堂處得一顆長方形金黃色舍利子。舍利供奉期間，每日觀看舍利的人很多，出家人見舍利上現佛菩薩聖相或西方淨土種種莊嚴，在家居士也有見到現觀音菩薩、羅漢像，或山水、鳥獸、童子等等，各依根性不同而現種種境界，也有些無法看到

的，實在靈感非凡。

火化後三星期，遵遺囑請土城廣承巖住持傳斌法師僱船在基隆外海舉行海葬儀式。當將骨灰罈（係用大理石製成，且在罈上又用很重的大理石蓋緊）沉入海中時，由傳斌法師祈禱三寶加被，此時只見骨灰罈沉入海中許久，突然又浮出水面，然後又再沉下、浮起，往返三次，觀禮者莫不讚歎。當時風平浪靜，佛法實不可思議。

母親已經生西了，我們對她的懿範與修持非常欽佩與感動。觀音菩薩告訴母親桂花開的時候往生，母親的往生也應驗了那個時節。

註：以上是侯紹文的夫人親口所述，由筆者記錄而成。

（轉載自《慈雲雜誌》，慧峻記）

六、預知時至 延促自在

我出家十幾年，親見和聽到往生的事例很多，但像我老父親（夏相譜，七十五歲）這樣殊勝，身無病苦，自知時至，並且自己控制時間等著我回來送他的，還是頭一個。

二〇〇七年農曆七月十五，我為寺院塑佛像，順便回家看望父母，見父母身體都還好，當晚就準備回寺。

父親問：「你今天還要走嗎？」我說寺院有事，父親也就沒再多說，只說：「那你走吧！」

隔天，突然接到家裡電話，要我趕快回去，說父親要往生了。我想：昨天還好好的，怎麼今天就說要往生了呢？

等我急急忙忙趕回家，看到父親並沒有生病，精神和昨天一樣好，還坐在床上念佛，心裡有點納悶，說：「還蠻好嘛！怎麼說要往生了？」

父親說：「等你回來再走啦。」

「在等我？那我來送您。」

父親說：「好！」

聽到父親堅定的回答，我心裡非常激動。

這時父親就勢臥下，和我們一起清清楚楚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大約念了十聲左右，父親忽然睜開眼，看著我說：「你還沒敲磬啦。」

「好，我來敲磬。」我趕忙從香包裡取出引磬，父親也和著節奏一起念：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剛念到第三聲，父親又睜大眼睛朝我看了一下，隨即安詳地閉上了雙眼。

親眼見證父親的殊勝往生，佛號聲中融歸淨土，好像火箭拖著亮麗的尾焰融於茫茫太空，我感動得站在父親床前，無以言表。淨土，平時似乎與我們隔得很遠，但現在是這樣近，一步即過，父親不是一步跨過，已經到那邊了嗎？

我在這樣的喜悅與感動中，一動不動地念了四個多小時的佛，等我師父趕到時，才想起問母親是怎麼知道父親要往生的。

母親說：「上午，你爸搬一把椅子到門口曬太陽，要我坐到他身邊，對我說：『家裡的事就交給你了，我要走了。你們十八（農曆）那天把我弄出去。』我想你爸應該是今天往生，所以要你弟打電話催你回來。」（當地風俗，三天送葬，今天十六，到十八出棺，正好三天。）

現在才明白，父親昨天有意相留。但聽說寺裡有事，臨終前一晚還放我回山處理寺務。這份自在安詳、柔心體貼，不禁令人感動而生敬。

父親一生老實本分，想不到往生後還這麼幽默。

舅舅來弔孝，一眼見到父親活生生的，氣得他老人家回頭就跑，一邊跑還一邊埋怨母親說：「孩子們沒見過，你也見過。這人都沒有死，你怎麼就通知別人來弔孝？」

我們全家都被舅舅的舉動逗笑了，媽媽笑著說：「是死了，昨天就死了，

今天才告訴你。」這時舅舅還是半信半疑地說：「真的死了？哪有死了的人這麼漂亮？」

我媽說：「不僅漂亮，你看他全身都是軟的，連手指頭都是軟的。」

現場的一切，讓舅舅很不好意思，說：「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真沒見過這樣的新鮮事，這念佛還真的是有點名堂。」舅舅看到了念佛的好處後，也和我們一起念佛了。

父親往生後，母親主張一切聽師父安排，弟妹們也都很孝順，全都念佛，不請客，不擺酒，全家吃素四十九天，可說皆大歡喜，喜氣洋洋，但弟妹們仍以未為父親捨財為憾，最後大家商定：一為表達孝親，一為感佛慈恩，合集一萬元放生。又在我們寺院打了一個佛七，所有功德，迴向眾生，同生淨土。

我的老父親可說再平凡不過了，一個一生老實巴交的箍桶匠，但他人生最後一著卻如此令人驚奇，可以說十分圓滿，光輝四射，令人歎羨不已。他往生時沒有一點病苦，沒有一絲掛礙，清清楚楚，分分明明，說是我來陪他念佛，實際上是他帶著我們一同念佛，兩三句佛號的時間，說走就走，瀟灑自在，乾淨俐落。世間人不用說，就是佛門中的修行人，就是一些大學者、大法師，又有幾個能像他這樣？即使與古今記載的最殊勝的往生事例相比較，父親的往生也不遜色。

父親到底有什麼不平凡的修行呢？仔細想想，實在沒有。不過說起來，我覺得他老人家有兩點長處。

一是實實在在做人。他一生老實本分、心地善良，年輕時家境並不富裕，哪怕自己沒有吃的，都要救助孤寡老人；對子女家教很嚴格，總是囑咐我們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一定不能做任何對佛門不利的事。

二是實實在在念佛。父親吃素念佛多年，並不懂什麼佛理，只是實在，他念佛就是念佛，不像一般人總有層出不窮的問題。年輕時邊做事邊念佛，年老更是專心念佛，不喜歡講閒話。如果有人在他旁邊講閒話，他就會說：「你們不要講話，不要影響我念佛。」

七十五歲的老人，如果不是念佛，而是去學打坐參禪、誦經持咒等等，最後能如此瀟灑自在嗎？父親走得這樣好，主要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遇到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法門。印光大師說：「念佛是最平常、最高深的法門。」念佛人，要學愚夫愚婦，不要學通宗通教。善導大師說：「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父親的往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感到很自豪，很安慰。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湖北仙桃彌陀寺 釋仁慈記）

七、預知往生 八百助念

這是一則弘願寺耀修法師的母親預知時至、念佛往生的真實事例。

耀修法師的母親念佛已經幾年了，是由耀修法師教其念佛的。老菩薩念佛念得非常快樂，非常法喜，一天只睡一個小時，從凌晨一點念到晚上十二點，幾乎不停，躺下睡一個小時，睏得連海青都來不及脫，躺下就睡，凌晨一點醒來接著念。平時家裡來人，也顧不得招呼，比如讓客人坐，老菩薩就往凳子上一指，「南無阿彌陀佛」；給客人拿東西吃，也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反正不管什麼時候，就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老菩薩念佛的法喜程度，可想而知。

在老菩薩五十多歲的一天，耀修法師那時在南京出家（老菩薩在老家，好像是湖南），聽到耳邊有人告訴他，讓他回家。接著的幾天，又接到了母親讓他速回家的消息，於是耀修法師回到家中。回家後，母親對他說：「西方三聖來告訴我了，一個月後要接我走，你幫我料理些後事吧！」耀修法師一聽，哪裡肯信！心想，別人不知道，自己的母親自己還不知道嗎？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老太婆，說自己預知時至，一個月後要往生，用耀修法師自己的話說，這是說什麼他都不相信的。但母命難違，於是耀修法師和弟弟（其弟亦是出家人）在村裡買了一片空地，蓋了個小茅棚，讓母親就在此往生。

耀修法師又給附近的蓮友打電話，想找幾個人來助念，但沒想到，大家聽到老太太是預知時至，竟來了八百多人。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想一試真假，所以來為老菩薩助念的，其中有一大半是來看熱鬧的。

往生前的一個月間，老菩薩告訴耀修法師，西方三聖是在凌晨兩、三點鐘來的，待了有二十分鐘之久，期間和她說了好多話，大致說，你臨終時什麼經咒懺都不用念，連《阿彌陀經》都不需要，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老菩薩還對耀修法師說，西方三聖真是太莊嚴了！莊嚴得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這世間的佛像、雕塑，都不能刻畫出其莊嚴。

老菩薩往生那天，八百多助念的人都到齊了，身體無恙、行動自如的老菩薩，在大家的陣陣念佛聲中安詳往生了。那天是雨天，但不可思議的是，其他的地方均被雨水淋濕，可是小茅棚那一塊地卻一滴雨也沒下。周圍都在下雨，就那一塊是乾的。

在老菩薩闔目生西的那一刻，從正上空佛光直射而下，佛菩薩立現空中，八百多人中，大部分人都看到了西方三聖前來接引，連小孩子都對著天空磕頭不已，同時，天樂齊鳴。耀修法師形容這種音樂說，在這個世間，找不到那麼好聽的音樂，找不到！簡直太好聽啦！不知是用什麼樂器演奏的，悅耳的音樂持續了五分鐘之久。

以上是淨宗法師在晚課開示時，讓耀修法師為大家講的。在此記錄下來，

把這無上的法喜與大家分享。

(二〇〇八年十月 明子記)

八、預知時至 坐化往生

盧于氏老太太，家住豐原市三村里合作新村，原籍南京市，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舉家搬到台灣。四十年間，同她的丈夫盧維鴻老先生一起到公賣局豐原煙廠服務（現均已退休十多年）。二老都篤信佛教，修淨土法門，發願往生極樂，全家大小也隨二老皈依了。

一九五八年，老太太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幸而在醫師治療及盧老先生、兒女們的悉心照顧之下，才度過了危機。遺憾的是，經過了兩三年後，她雙腳機能慢慢衰退，以致無法行動。

雖然老太太不會念經，但她都跟隨老先生做早晚課念佛，或是聽唱片念經、收音機講經。大約在六年前，老太太因為覺得躺下時心臟不舒服，就乾脆整天在床上打坐念佛。倦了，或者想睡時，就背靠著棉被休息一陣子，這樣過了六年。老太太雙腳無法行動之後，更加用功念佛。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婦女節放假，鄰居張太太（陳氏，名信子，在煙廠福利社擔任理髮師工作）到盧老太太家探望，老太太告訴張太太說：「過幾天我就要走了，來！我們多聊聊吧。」張太太心想，老太太行動不便，

去哪裡呢？就問她：「到哪裡去呀？」老太太說：「回老家啊！」（筆者按：因為張太太未曾聞佛法，所以老太太就隨順世俗告訴她要回老家，而不說往生西方。）張太太看她好好的，並沒有什麼不對勁，因此說：「哎呀！老太太，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三月十日上午，張太太在七時上班前又去看老太太（當時老太太心臟不舒服，有點喘），老太太看到張太太就說：「我明天就要走了，麻煩你上班後告訴我女兒，我有點不舒服，想住院，要她回來一下。還有，這是最後一次同你講話，你上班時間快到了，我祝福你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上午七點多，她的女兒、在煙廠擔任出納工作的盧媛回來看她。老太太就要求把她送到省立台中醫院住院，並且說：「因為最近沒有看過醫師，明天我走了之後，醫師一定不肯開死亡診斷書，那麼就要請檢察官來驗屍，驚動四鄰；況且隔壁人家過幾天就要辦喜事娶媳婦，這樣會犯人家忌諱的。把我送去住院，這些事不就解決了嗎？」

在趕往台中醫院的計程車中，老太太告訴女兒說：「到了台中醫院，就不回來了，明天把我送到殯儀館辦後事。」女兒安慰她說：「媽！只一點點感冒，不要亂想嘛！」住院的當天上午十點多鐘，煙廠有許多同事去看她，她很高興地和老同事閒話家常，雖然彼此有十多年沒有見面了，但盧太太對每一位老同事的家庭情況都能如數家珍地一一說出來，大家看到她

精神很好，倒有些納悶。同事中有一位學佛的陳玉雲居士，勸她好好念佛、安心養病，她回答說：「我知道，我一直在念佛。」

三月十日下午六時以後，老太太只吃了半碗稀飯，也沒有再大小便，因此身上很乾淨，盧老先生一直在她身旁為她助念。她於十一日清晨二時十分往生了，享壽六十八歲。在往生前幾分鐘，老太太告訴丈夫說：「老伴兒啊！我先走了！」當時老先生正在忙著什麼，所以並不在意地說：「好嘛！你先走吧！」一想，不對啊！回頭一看，太太已往西了。

盧老太太是在省立台中醫院病床上打坐念佛往生的，往生後面目安詳如生。入殮前，她的兒子盧信還不相信地輕搖了在床上坐化的母親說：「媽！您到底有沒有死？」入殮時，四肢還是軟綿綿的，一點也沒有僵硬。

以上是盧媛和張太太親口告訴筆者的。盧老太太和盧老先生是筆者過去的老同事，而盧媛、張太太又是筆者現在的同事，因此筆者知道的比較詳細一點，就求得了盧媛的同意，把盧太太臨終所現的各種瑞相寫出來，用以證明盧老太太一定生西無疑，藉此堅定蓮友們的信心，使大家精進不退，同登極樂。南無阿彌陀佛！

（摘自《明倫期刊》作者：陳豐樟）

九、預知時至 輕鬆上路

說起太婆王阿梅往生時的一段情景，居士薛彩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說道：「我嫁到（浙江舟山）定海金塘大豐鄉俞家後，一直與祖母相處得很好，老人家很喜歡我這個孫媳婦。太婆在平凡生活中流露出來的大慈悲心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著我。」

她又說到了太婆往生前的事：「一向身體康健的太婆，在她八十五歲那年，一度感到力衰，臥床四十多天，我日夜守護著她。農曆八月二十九那天夜裡五更時分，太婆突然叫著：『師父來了！師父來了！』（師父是她的皈依法師，早已圓寂。）她精神抖擻，邊坐起來邊說：『師父請坐，坐呀！』又吩咐我去佛堂倒五杯淨水，加點白糖供佛，說：『今日午時我要走了，去請你姑媽過來，幫我沐浴更衣，順便買些今天齋飯要用的素菜來。』姑媽到來，看過問過情況後說：『娘，你今天的氣色比往日好多了，怎麼會走呢？』太婆說：『今日午時我肯定要走的，你就念佛送娘往生吧！』按照太婆的吩咐，一切準備就緒，我們來到臥房陪她，見太婆的情緒並未反常，嘴唇微微動著，依然輕聲地念著佛號。十一點半，我們吃過午飯，也請太婆吃飯，可她拒絕了，說：『我今天什麼也不吃了，好輕輕鬆鬆地上路。』她問我兩足冷到什麼部位了，我去摸了摸，已經冷至雙膝。我要安慰她，故意說：『太婆，踝子骨有點冷，您今天不會走的。』太婆緩緩地說：『不至於吧，已經冷到膝蓋上了。』就這樣，太婆臨終不驚不

怖，心不顛倒，身無疾苦，神態安詳，於中午十二點整與世辭別。」

老人家將畢生的精力傾注於蓮池海會，一心歸命極樂世界彌陀如來，在生死關頭仍正念現前，毫不含糊，準確無誤地印證了她預知的時辰，何其自在灑脫！在場的人無不為之驚歎。

（顏亞芬記）

十、老實念佛 預知時至

李王川老菩薩，家住台南市新營區後鎮里六十六之一號。老菩薩平常待人和藹可親，口業清淨，從來不說任何人的是非長短。即使有人對她不好，她也隻字不提，不放在心上，每天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認真地念著。

一九九五年農曆十二月初三，早上吃早飯前，老菩薩向兒孫們交代後事：她往生後不可以哭泣，要用佛教的儀式處理，要素食，不可殺生，並且要火化等等。兒孫們不疑有他，各自去做自己的工作。老菩薩用完早飯，請兒孫為她梳理頭髮、沐浴身體後，又坐在平常念佛所用的椅子上念佛。

當天十點多，家人拿著水果要給老菩薩食用，喊著老人家卻沒有反應，這才發現老菩薩沒有了呼吸，不知是何時往生的，享年九十四歲。

隨後家人聯絡蓮友前往助念，當時擔任開示的是王清澤居士，他見到老菩薩預知時至，又沒有病痛，且安詳坐著往生，因此開示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其實已經不是活著的人為老菩薩開示，而是老菩薩開示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了。老菩薩臉上一點皺紋都沒有，顏色紅潤莊嚴，顯得非常年輕，身體似乎在發光。

李王川老菩薩老實念佛，終得往生，是我們念佛人的好榜樣。

（釋法成記）

十一、念珠放光 預知時至

二〇〇二年一月三十日一時一刻，我七十六歲的老母親迎來了她人生中最莊嚴、最幸福的時刻，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母親往生前七天，手持佛珠放光，預知時至。往生時身無病苦，意不顛倒，滿面紅光。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我八十歲的老父親也預知時至，安詳地往生了。每當想起兩位老人先後往生的殊勝情形，我心中就感到無比的欣慰。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母親和往常一樣念佛，當父親準備睡覺時，母親對父親說：「你等一會兒再睡，我對你說點事。我念佛念成功了，我要走了。」父親說：「你好好的，說這話做什麼？」母親說：「我不是騙你，咱們夫妻一場，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是真的，我念佛念成功了，阿

彌陀佛要來接我，我的佛珠全亮了。你不信就把燈關了再看。」父親就把日光燈關了，果然發現佛珠放光，其中較大的佛珠最亮。隨後，母親囑咐父親：「等我走後，你要把家裡的佛堂料理好。你要是能供佛、念佛，來世我們還能再見面，否則是不可能的。」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八時，我接到母親的電話，便急匆匆坐火車趕回家。我十一時左右回到了家，發現母親正在洗米做飯，她身體狀況還挺好的。中午吃飯時，母親催促我快點吃。飯後，母親讓我在兩個凳子上搭一塊床板，為往生做準備（按照當地的風俗，人死後遺體是不能放在炕上的，都要放在廚房正北墊起來的板子上）。十五時，母親自己最後一次到室外的廁所去解手，之後讓我的幾個姐姐燒水為她洗浴潔身，讓弟弟給她剪指甲，讓小妹妹給她梳理頭髮，並把壽衣準備好。接著她對我們說：「你們要是真孝順，就都念佛，不要哭。」

二十九日十六時，三姐夫開車來看我母親，母親坐著對三姐夫說：「三閨女回來了，你又來幹什麼？你家裡有蔬菜大棚，還有一群豬，沒有人照料不行。我不要緊，你回去吧。」當三姐夫準備走時，二姐因為放心不下她的小孫子，就對母親說：「媽，你不要緊，我也坐三妹夫的車回去吧，明天我再來。」母親把二姐拉到一邊，小聲對她說：「他走可以，你不能走，我就在今晚。」

二十九日二十二時，母親把我單獨叫到一邊，告訴我要看好佛堂的香火，並對我說：「要顧活的，不顧死的，你明白嗎？」我對母親點點頭。然後，母親說她坐累了，要躺一會兒，我們就圍在母親身邊念佛。二〇〇二年三十日一時一刻，母親滿面紅光，臉上像塗了油一樣亮，在兒女們的念佛聲中，安詳地往生極樂世界。

母親生前念佛時，父親並不反對，但他自己不念佛。母親的往生對父親影響很大，教育深刻。從此，父親也開始信佛。他每天供佛、念佛，把母親留下的佛堂收拾得乾乾淨淨。父親念佛，沒有母親那樣精進，也沒有吃素，平時念佛的時間並不多，但父親始終堅持每天禮佛、念佛。由於母親的往生，父親對念佛能往生西方，深信不疑。二〇〇四年冬天，我把父親接到家中居住，有一天父親很鄭重地對我說，他要皈依佛門，讓我去聯繫師父。過了幾天，他又一次催我。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九日，父親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心願，皈依了佛門，成為一名佛家弟子。父親很高興，覺得人生有了目標，有了依靠，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心更加堅定了。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四姐請父親到家中小住。午飯過後，父親對四姐說：「我要走了，我得回家去。」由於父親的身體狀況良好，四姐也沒有太在意他的話，只是挽留他多住些日子。

六月二十日上午，父親自己坐公共汽車到鎮上去理髮，然後又去浴池洗澡，之後回到四姐家。吃過午飯，父親又要回家，說：「我要去找你媽，我要去極樂世界。」四姐挽留不住，父親自己步行四里地回到家中。晚上收工後，我的兩個妹子和大姐聽說父親回家了，就一起來看父親。由於天熱，大家都坐在房外的樹下乘涼。這時，父親對大姐說：「我要走了。」當大姐把父親抱到炕上時，父親就與世長辭了。他同母親一樣身無病苦，面色安詳，蒙佛接引，往生極樂。

六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左右，當蓮友們為父親送蓮臺，請西方聖眾接引時，西方地平線上升起三朵白雲：中間是一朵大的，兩邊各是一朵略小一點的，呈對稱排列。當白雲升到半空時，停了一會兒，然後又自動向西退去。眾人無不歡欣鼓舞，西方三聖腳踏金蓮，把父親接引往生了！這正是：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如願往生西方，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慧暢記於瓦房店）

十二、聞即信受 自在往生

二〇〇九年正月十二日零時四十五分，廣東省中山市黃圃鎮南邊巷十一號，楊潔兒老居士八十七歲往生，見證了彌陀「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份，楊潔兒老居士的女兒陳若雲教她念佛，她開始專念南無阿彌陀佛。老人家念佛念得非常歡喜，不論行住坐臥都念佛。特別是在今年大年初一、初二這兩天，她竟然四十八小時念佛沒有休息過，期間感應阿彌陀佛接引她到西方極樂世界遊覽了一次，之後她更加精進念佛。

大年初三清晨，她就把女兒、女婿和兩個孫子都叫醒，說：「你們全都起床，個個都要念佛。西方極樂世界非常漂亮，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天，每有親友來向她拜年，老人家都是真誠地勸親友念佛，她說：「這三個很漂亮的人又來了，還有三朵很大金色的菊花。」我們想可能是蓮花，老人家說成了菊花。她還問：「你們看見了嗎？」但是我們看不見。她反覆說：「西方極樂世界真的很漂亮，你們都念佛呀！」

她在大年初三就不想吃東西，因年事已高，雙腿也不能走動了，更是萬緣放下，專勤念佛。大年初四清晨，女婿幫她洗臉時，她就對女婿說：「阿強，你們多照顧我九天，九天後我就回家了。」兩個孫子說：「婆婆你說什麼呀？你在這裡住了一輩子了，這裡是你的家。」她說：「我真的要回家了，你們要多念佛呀！」說完，她繼續念南無阿彌陀佛。當時，女婿和孫子都不相信有佛，更不相信有人能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往生。她的女兒把這件事告訴了蓮友們。當地有個習俗，在正月一般都不去送殯，特別是在正月十五以前。沒想到大家聽到老人家是預知時至，都趕來送她。她的姑

姑陳寶英居士看到《西方接引圖》裡的阿彌陀佛紅光滿面，和蓮池海會菩薩從圖裡走出來，其景非常莊嚴，難以形容。

楊潔兒老居士原本滿頭白髮，往生後竟然漸漸地變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臉上的皺紋消失很多，臉色光澤紅潤，很安詳而且面帶笑容，就如五六十歲的人一樣。往生後三十多個小時，淨身更衣，頭頂還有餘溫，全身非常柔軟，肌肉富有彈性，就如同活人一樣（此景已錄下錄像），大眾讚歎不已。在出殯前兩小時，大眾虔誠跪在她跟前念佛，她的女婿親眼看見西方三聖在後面，老居士在前面坐著很大的紅色蓮花向他道別。同時很多蓮友也看見多道佛光普照大眾，黃色黃光，紅色紅光，白色白光……還有的看到蓮花，這殊勝的瑞相長達十分鐘之久。還有在送火葬場往返的過程中，也是有佛光護送著。老居士遺體火化後，有很多好看的舍利花。

老居士臨終正念分明，預知時至，這是佛力加持，是佛號的威德力！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遇到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法門。印光大師說：「念佛法門是最平常、最高深的法門。念佛人要學愚夫愚婦，不要學通宗通教。」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廣東中山 陳若雲記）

十三、念佛生西 數返娑婆

我友李警官，今年四十一歲，工作於廣西上林縣公安局，為人精明能幹，非常熱心幫助人。李警官二〇〇二年接觸佛法，後因工作繁忙，念佛時間較少，但總懷慈悲之心放生、勸人念佛。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身體不適，於縣人民醫院查出是肝癌晚期。警官於住院期間心不悲感，時常念佛。於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點三十九分往生極樂。

李警官往生的前三天，即十二月十九日七點四十六分，警官在醫院給我打來電話：「老蘇，請帶兩位佛友來幫我助念驅魔。」掛電話後，我與一位蓮友趕往醫院，當時李警官已昏迷不醒。本人曾在醫院工作，與醫院主任很熟，通過瞭解，知道他死期會隨時到來，最長也不過一兩天的壽命，所以我建議家屬帶他回家念佛。家人同意後，隨即辦理出院手續。

我與眾蓮友趕往他家助念時，李警官已昏迷六個小時。助念一小時後，李警官甦醒（醫生講他是肝昏迷，不可能再醒，一般就這樣死去），我們問他：「你叫我們助念驅魔，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有兩個餓鬼折磨我已三天。有一個綠色的小鬼，拿來一大朵蘭花，叫我坐上蘭花跟他們走。我一心念佛，不理睬他。他就對我講：『凡是肝癌晚期，沒有人不疼，你為什麼不疼？』我把臉轉向另一邊，另一個綠鬼說：『對呀！肝癌晚期一定疼，一定叫你疼！快疼！』由於我持名念佛，念了不到十聲，佛即顯

在眼前。由於佛力加持，我從未疼痛過。我被兩鬼纏得無奈，所以才打電話叫你們來助念。」李警官雖然極度消瘦，但雙目炯炯有神，不像垂死之人，還能與眾佛友誦經念佛。

二十一日晚，他的家屬打來電話告知他生命垂危，再度昏迷，我立即組織人員輪班助念。二十二日晚八點三十九分，李警官落下最後一口氣。

我們繼續助念。十一點半左右，李警官的女兒李盟瑩（十七歲，高二學生）在助念時看到一片白雲飄到她眼前三尺遠處，身穿白色衣服的觀世音菩薩站在蓮花上，拉著他父親的手，像跳歡樂的冰上舞蹈，歡歡喜喜升上天空。李盟瑩沒看過佛經，還以為是自己過於思念父親所產生的幻覺。

助念約至凌晨兩點左右，李警官的三弟媳看到滿屋五彩繽紛的蓮花花瓣，拼成一朵美麗莊嚴的大蓮花，冉冉升上奇幻的天空，直覺告訴她，長兄已往生極樂世界。而在見蓮花的前兩個小時，她還對我說：「大哥是本縣法律界權威，人那麼聰明，為什麼迷信佛？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對她說：「佛法博大精深，一下子很難對你講清楚。不過你哥學法律那麼聰明，不可能學佛卻那麼愚蠢。」她講：「不管了，他有信仰，我幫他助念就是了！」

往生十幾個小時後，家屬為李警官穿衣，發現身體可以隨意伸展，柔軟如棉。若按科學道理，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屍體經四小時後因蛋白質凝

固會僵硬得像門板一樣；何況是在寒冬臘月，身體卻如此柔軟，佛力加持真是不可思議！

二十三日下午，家屬和公安系統的同事送李警官前往火葬場。在路上，李警官的女兒李盟瑩又看到阿彌陀佛站在粉紅色的大蓮花上，上半身發光，其父在阿彌陀佛的旁邊打坐，與她相距不過三尺多遠，看得非常清楚。

往生後的第四周晚上，李警官再次回來與女兒相聚。我聽到這一消息，欣然雀躍，即前往他家瞭解情況。李盟瑩說：「當晚深夜，我從沉睡中醒來，看見爸爸坐在我的床邊，他身上發出金色的光芒，用手緊握著我的手。我十分驚奇，急呼：『媽媽上來！』爸爸擺擺手說：『你媽媽在樓下，不要叫她上來。』然後爸爸說了很多勉勵我認真學習的話。爸爸身上的光照在我身上，使我感到平生從未有過的舒服。不知過了多久，爸爸走了，我的手還長時間地留著爸爸緊握時的感覺。」

接著，李警官的妻子又講述了她妹妹的女兒（六歲，與李警官生前感情極深）與李警官相會的事情：「十二月二十九日早上，小女孩給我打來電話，說：『姨媽，你的電話好難打呀，「臭豆腐」（小女孩平時對李警官的戲稱）的電話號碼呢？』我對她說：『他走了，我們不是說好不再提他了嗎？』小女孩說：『我知道他去西方了，幾天前他回來跟我睡覺，用手摸著我的臉，他的手好暖喔！他走時我好想跟他走，但天上只放下一個梯

子，只接他，不接我。』」

李警官平時工作繁忙，早晚課只是按十念法念佛，往生卻是如此殊勝。可知任何人隨其根性，念佛願生，必定往生。彌陀本願殷重不虛故，六字名號無上功德故。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警官妻蒙穎怡 女李盟瑩述 蘇復軍記）

十四、西方回來 救護子孫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日（母親節）下午，八十歲的患者吳莊敏老居士，遠從花蓮來到屏東舍下上善養生齋找我看診，同行有兩位女兒和一位女婿。在看診時，吳老居士提到她媽媽劉草老菩薩，三十年前預知時至往生，引起我的好奇。我繼續問她一些細節，她也講得津津有味。今就記憶所及，將這真實故事記述如下，公諸社會，希望能增強念佛人的信心。

劉草居士原住高雄縣大樹鄉，其信佛因緣肇始於大樹鄉的佛寺，其後隨丈夫搬家到高雄，又從高雄搬到花蓮，到花蓮後常去當地的慈善寺參加法會，並念佛共修。一九七九年農曆十一月十七日，正是阿彌陀佛聖誕，她到慈善寺參加法會，她告訴一位叫「含笑」的蓮友說，她三天後要往生。果然，十一月二十日傍晚，她先將海青穿好，又加上菩薩戒的披衣，告訴她的大兒子說她要走了。她的兒子要她去看醫生，她起先說身體沒有怎麼

樣，不用看醫生，但是後來想到死後要醫生開死亡證明，因此同意去醫院看一看。於是脫去海青和披衣，叫人把海青和披衣送去二兒子家，準備看完醫生後，去二兒子家往生。大兒子陪她去看醫生後，她就急著趕去二兒子家穿海青和披衣，叫二兒子打電話給女兒，要見最後一面。當兒女們都到齊後，她當晚九點左右就躺下來往生了，享年七十九歲。往生後的隔天下午三點入殮，全身柔軟。大兒子想到，一個月前，母親交代要準備大支香，這一點可以證明，她一個月前就預知時至了，因為大支香平常不會用，一般是辦喪事時或問神時才用得著。

吳老居士說，她媽媽一生不會罵人，最愛念的是阿彌陀佛，她即使批評一個人，頂多也只是一句：「那個人很阿彌陀佛。」

她的二媳婦由花蓮回高雄大樹的娘家幾天後，又從娘家一行六人坐轎車經南部橫貫公路回花蓮，當時是夜晚，可能司機不小心，汽車翻下山谷，神奇的是，六人都只是輕傷，並無大礙。汽車卡在山崖下的一個凹洞中，車身稍稍向上翹，被兩棵樹架起，車燈還在亮，被路過的人發現，拜託一位貨車司機用大繩把六人救了上去。如果汽車未卡在凹洞繼續往下掉，底下是三百公尺的山谷，人必死無疑。六人中有一個五歲的小男孩，是二媳婦的孫子，他說看到「吃菜的阿祖」用一條大布巾把大家包在裡面。二媳婦問她的孫子：「你的阿祖穿什麼衣服？」孫子說：「阿祖穿黑衣服。」小孩不知道黑衣服就是蓮友在參加法會或共修時穿的海青。

這個故事說明兩件事：第一件，念佛人只要信心夠，好好念佛，最後必定可以具足瑞相往生西方淨土。第二件，念佛人不必擔心自己的子孫後代，因為只要我們能得佛接引，就能到極樂世界成佛，自然可以救度子孫後代。

(二〇〇九年六月 侯秋東)

十五、西方回來 與子握手

亡者：王象，八十九歲往生

住址：台灣省彰化縣田尾鄉公所路十九之六號

電話：(〇四) 八八三二〇六九

田尾鄉是全省有名的花園公墓所在地，不但出產許多花木，而且那裡的居民還擅長為人設計庭園。鑒因法師在北斗成立十方念佛會，王象老先生的次子王錫禧因此因緣認識法師，便將其父往生的情形娓娓道出。

王老先生年紀雖大，但身體十分健壯，仍能耕種五、六分的田地。他為人老實，也是位正信的佛教徒，他的修行實可作我們的模範。每天早上修行三小時，晚上修行三小時，一天共修行六小時，風雨無阻，十分值得敬佩。他本人雖然沒有皈依，但是每天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就是皈依

了，他一直念到預知時至。

王老先生善根深厚，對人從無惡口粗言，也沒有不好的口頭禪；不但為人慈悲，還能喜捨，所謂「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此人確實都具足。他住在加油站後面，再過去就是田尾國小和鄉公所。人們要到國小、鄉公所，都要經過大馬路，路上來往車輛很多，十分危險（據統計，全省車禍比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員林、溪洲），看到這種情形，老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開闢了一條六尺寬的路，讓學生、老師及上班的人不必走危險的大馬路，真是功德無量！因為一般人是「寸土寸金」，一點都不肯吃虧的，而他不但獻出土地，還自己鋪路，真是善根深厚啊！

據其次子王錫禧敘述，老人每天早上四點就起來念佛、拜佛，數十年不斷。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本來住台北的次子因為不放心老人家，就每晚回來陪父同睡一張大床，這床是大通鋪，靠路邊有一扇窗，牆上掛有時鐘。有一天晚上十一點左右，父子二人躺下來正準備就寢時，看到一朵蓮花從窗外飛進來，慢慢飛到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旁就停住了，蓮花還一直閃爍！當時老先生以為人老了眼花，要看清楚些，就起來開燈，但燈一開，蓮花就消失了，不過其子才五十幾歲，卻看得十分清楚，看到蓮花有米斗那麼大朵，十分莊嚴。

此後，老先生就輪流到每一個兒子家中去住一住，還說：「這是我最後

一次來了喔！我就要走了喔！」此外也分別到親朋家中去一一告別。

一九九二年一月中旬，和上次同一時間（晚上十一點左右），蓮花又出現了！這次，只王老先生一人睡，其子在台北沒有看見。老先生說，同第一次一樣，蓮花又飛進來到日光燈旁停住，並且聽到門外有人叫他說：「王象！王象啊！下個月我就要帶你去了喔！」「好啊！外面冷，請進來坐吧！」因為當時天氣還十分寒冷，就起來開門，想請外面的人進來，但把門打開後，看看外面並沒有人，忽然看到一道光明「咻！」一聲向上直衝而去，回頭一看，蓮花消失了。

之後，老先生又輪流到每一個兒子家去，只住幾天，並且說：「我就要走了！」兒孫以為老人家開玩笑，他卻說：「真的！人家來帶好幾次了喔！我就要走了。」

王老先生的兄弟也是十分長壽，他又去向他們一一辭別。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他長子娶媳婦，老人家就到高雄去參加婚禮，十七日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提早半小時起來做早課，六點半做完早課後，身體洗一洗，衣服穿整齊，穿一條西裝褲，並穿一雙布鞋（平日種田都是赤腳），一切梳洗穿著好之後，就要他的孫子打電話，要所有的子孫全部都回來，孫子說：「阿公，大家都在忙！沒什麼事不要叫人家回來。」

老先生說：「嘿！我就要走了，怎麼說沒什麼事？快把他們都叫回來，

我要去北斗買些菜，他們回來才有得吃。」說完就帶著菜籃騎著腳踏車到市場買菜去了。回家途中，七點半左右，有人目睹一輛南下疾駛的大貨車，和老人擦身而過，一陣風吹來，老人倒下就往生了。

他的孫子不曾去看馬路上的車禍，那天聽到有車禍，就好奇地出去看，一看，竟然是祖父，沒想到老人家說走就走，吩咐要打電話叫家人回來，確實是真的。於是立刻聯絡家人，又趕快報警，請人驗屍，結果發現全身無傷，原來不是被車撞的，只是被強風吹倒而往生的。生前沒有一點病痛，而且三個月前就預知時至。

往生之後三小時屍體移回家中，請北斗蓮友來助念，家屬及前來助念的蓮友約有六十人左右，分成兩班，助念了三小時以後（即死後六小時）亡者忽然雙眼張開三分，而且嘴角帶著微笑，臉色非常紅潤，子孫看了十分感動。

當天，其次子一家五口輪到晚上十二點到凌晨二點助念，又見到不可思議的事，當他們念到一點四十分時，蓮花第三次出現，看到三朵蓮花從門外進到室內後，在亡者屍體面前一轉，很快又向天空衝去，五個人看了感動得連忙跪下來禮拜。

死後一個月（三月十八日）次子睡在其父生前睡的大床鋪，十一點時，在似睡非睡之際，看到其父坐蓮花，從窗外飛進來叫他：「阿禧呀！」

「喔！爸回來了！怎麼這麼年輕莊嚴？」其子見王老先生全身金色，而且好像只有二十幾歲的樣子，十分莊嚴高大。

「是呀，極樂世界的人都是這樣！」

其父還伸手握住他的左手，他頓時覺得有一股暖流流入身心，非常舒暢！這時抬頭看牆上的時鐘，是十一點五分。二人談了一會兒，其父說：「我要走了，你們要好好念佛！」還合掌說：「阿彌陀佛！」就坐著蓮花飛走了，其子也合掌說：「阿彌陀佛！」看時鐘是十一點十分。這時，他最小的妹妹到他房間說，她聽到父親的聲音，表示他的父親確實回來有五分鐘左右。

第二天，看他被父親握過的左手，整個手掌到手腕上三寸的地方，全是紅紅的，有如其父親往生時的臉一般，而且維持了三天之久。

（摘自鑒因法師《花開見佛》）

十六、念佛三載 殊勝生西

大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蘇北的一戶人家，有一位念佛發願求生西方的男居士，每日都在家中佛像前念佛做功課。居士十歲的女兒聽到父親每天都在念佛，就好奇地問：「爸爸，您為什麼每天都要念佛啊？念佛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居士答曰：「念佛是為了去西方極樂世界。因為那個世界

很美好，去到那裡後就不再有生老病死等苦，那裡只有快樂，而且地面上都是用黃金鋪的，七寶池裡的蓮花跟車輪一樣大，閃閃發光，樹也閃閃發光……。」

居士按《佛說阿彌陀經》的極樂妙景給女兒描述了一遍，女孩聽後問：「爸爸，西方極樂世界這麼好，到底在哪兒啊？可以帶我去看看嗎？」居士回答說：「這個地方爸爸就沒本事帶你去了，阿彌陀佛才有能力帶你去。你想去，就得念佛。假如你不念佛，是去不了的。」純真的女兒聽了父親的話後，每天都想著極樂世界的美好莊嚴，好奇的小心靈此後就是盼望能快點到極樂世界去觀光，所以很老實地念佛，行住坐臥常稱佛號，心常念佛。

三年後的一天，女兒突然跟爸爸說：「爸爸，我要回家了，時間是某天的上午十點（具體時間師父記不起了）。您請親友來送送我吧！」女孩的爸爸當時不相信女兒這麼快就要往生了，但因為他也是念佛人，既然女兒這樣說了，就照做。開始時，一些親友都不相信，也不願去，並且說大人怎能相信一個小孩的話？好好的一個人，又沒病，也很正常，怎會說死就死？女孩的爸爸解釋說：「不是死，是往生，既然她請你們去，你們到了那天就去吧！」親友並不懂「往生」是什麼，覺得不管怎樣去看看也好，親眼看看就明白了。到了約定的那天九點半，小女孩開始沐浴梳洗，十點整時，彌陀放光接引，小女孩於家中殊勝往生。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到

了小女孩站立於蓮花上，即刻女轉男相，顯現金身，向西而去！親眼目睹此殊勝妙景後，在場不信佛的人後來都皈依佛門，信佛念佛，求生西方。

附：以上故事，是東林寺一位出家師父口述，末學感其殊勝，深受鼓舞，所以將其大略記錄下來，以饗各位。女孩的爸爸慧明師父，與東林寺師父的師父是同輩人，當時都在靈巖山的寺院裡為僧。慧明師父在世時經常與身邊人分享女兒往生的故事。同慧明師父同輩的那位師父還健在。寺院裡的師父把這則故事記載下來，逢佛七時都會講述，勉勵大眾。

南無阿彌陀佛！

（慧悟居士記）

十七、精進念佛 合掌坐化

謝秀萱居士，福建崇安縣人，十七歲嫁到本縣鄭家，生育三男二女，生活很苦，靠她做手工補助家用。她雖不識文字，可是天性純和，很懂道理。

不幸的是，長子在二十九歲時病故，緊接著，她的丈夫也死了，次子月明又得重病。月明在病中夢見觀世音菩薩領他看地獄，醒了之後他便發心學佛。因為他是真的見到地獄了，自然就好好念佛，病後來就好了。

後來，這位母親覺得「孩子比我年輕，他都能這麼用功，我這個做母親的可不能落後」，所以就讓孩子帶她去皈了依，並且經常放下家務，穿著在家人的法衣長齋念佛，一直很用功。

七十八歲時，她一天念八萬聲佛號。一九八三年，她八十八歲了，臨終前八日，她對孫媳說：「我已經見佛，將要往生了，所以不吃飯了，你不要再給我送飯。」她孫媳就不再送飯來。這以後的八天都不吃飯，晝夜跏趺坐，搭著衣，念佛不斷。念到第八天，她說西方三聖來接引，並說佛的白毫光那種殊勝沒法形容，就合掌念佛坐化了。從遺體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端坐著，搭著衣，一點兒不亂，面貌非常慈祥，就是活人裡頭也少見。火化時，在場的人都聞到異香，並撿到舍利子三十多粒，遠近讚歎。

謝老居士是一個窮苦的文盲，正是一般人所輕視的愚夫愚婦、齋公齋婆，但是她卻完成了那些自命為上根利智佛學專家們所做不到的事。至於不信的人可能對於她見佛見光、死後燒出舍利子、放香等可以否定，可以懷疑。但有一件事是否定不了的：她八天不吃飯，八天不斷地念佛，死後仍然端坐。這個事實你能否定嗎？不信，你自己試一試，兩天不吃飯，念兩天佛號，你就知道行不行。

（摘錄自黃念祖居士著《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

十八、孤寡老太 預知往生

有一位老人，名叫劉淑君，湖南長沙人，今年（二〇一二）八十八歲，膝下無子，僅有一個養女，但與養女關係不好，兩人經常吵架，幾十年視對方如仇人。

曾經有人引導她學佛，但她也只是礙於面子拜拜而已，平日從不看經，不信因果。稍有不如意，就對人家破口大罵。到了老年，她無依無靠，得病之日，請人照顧，但都不長久，因為她脾氣實在太壞，保姆受不了。

後來有一位居士見她實在可憐，就把她送到我們靈瑞寺（湖南望城）。剛入寺的頭兩年，她連續換了五個保姆。老人住進了寺院也不念佛，直到二〇一二年的夏天，她終於被大家的關愛和勸說感化了。在眾人的提醒下，她每天也會漫不經心地念上一兩句佛，就這樣，又過了幾個月。

二〇一二年農曆十一月初的一天，她突然對我說：「師父，我要走了！」我問她去哪裡？她說去西方極樂世界。她說：「我看到阿彌陀佛了！」我平日裡總不把她的話當真，就沒有認真對待。她接著連續說了好幾次：「師父我要走了，你幫我換房間吧！」我總是附和著隨口應著她：「好，好。」

有一天，我看到她確實有點不行了，就讓人把她抬到了助念堂。每晚都有兩位法師在那裡照顧她，大家輪流給她開示，帶她念佛。她很歡喜地聽著，從來沒有聽得那麼認真過。我讓她念佛，她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看著她那麼虔誠地念佛，我有點相信她先前說的不是假話了。直到走的當天晚上，她還對我說：「師父我就要走了！」我說：「好，一定要跟阿彌陀佛走啊！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說完我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上早殿，有人來告訴我，老人已經走了，我們趕緊過去給她念佛，送她最後一程。

當我見到老人時，我吃了一驚，只見她面帶微笑，吉祥臥，神情是那麼安詳愉悅。念完佛後，老人全身柔軟，頭頂發熱，後來火化還燒出了很多舍利花！這真是不可思議啊！南無阿彌陀佛！

（釋淨慈記）

十九、病苦念佛 得遂往生

高某，女，五十二歲，是我小學同學，患多種嚴重疾病，不信佛法。二〇一二年八月因心臟病復發住院治療。

有一天，她告訴我在病房發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天午飯後，同病房的病人都午睡了，我坐在床邊喝水。當時天熱，

病房裡開著空調，房門關著。突然，房門開了，進來兩個人：一個手中拿了一隻鐵鉤子，朝鄰床病友走去，順手一鉤就往外走；另一個人還朝我看了一眼。當時我怕得要命，急忙朝鄰床病友看去，只見她在床上抽搐。我趕緊按急救鈴叫醫生，等醫生趕來時，病人已斷氣了。當時病友的病情是穩定的，準備再過一兩天就出院了。」

同學對我講了上述事情後，我藉機向她講了佛法中因果報應和六道輪迴真實不虛的道理，她聽了很感興趣。等同學出院後，我將淨宗法師主講的《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的DVD借給她看。過了一個多月後，我向她要回光碟時，她說：「我要多看幾遍，要吃透，以後再還給你。」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二點鐘左右，我突然接到她丈夫的電話：「小高病危在醫院裡，要見你！」我馬上趕到醫院，只見她躺在床上，用很虛弱的語氣對我說：「我這次生病很危險，看來闖不過去了。」我對她說：「既然這死關闖不過，那你就樣樣放下，只想阿彌陀佛，一心一意念佛，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的。」實際上我也不是很懂佛教教理，但是我堅信有阿彌陀佛，有西方淨土。她聽了點點頭，我倆便一起念佛。因在病房裡，為了不影響他人，我們就用自己能聽清楚的聲音小聲念佛。逐漸地，她念不出聲音了，但口仍在動。念了約四十五分鐘左右，我聞到一股很香的檀香味，當時病房裡沒有燃香。

我們繼續念佛，約七八分鐘後，只見她面含微笑，頭一歪，往生了！我繼續助念，病房的走廊裡都能聞到香味；很多病人朝我們這裡走來——他們聞到異香，到處找香味的來源，後來知道是從我們這間病房裡散發出去的。

我繼續念了半個多小時佛號，這時醫院要處理屍體了。我摸了她的頭頂——很熱，四肢、身體柔軟，毫無疑問，她往生西方了！

通過同學念佛往生的經過，我堅信：無論什麼人，只要深信阿彌陀佛無條件的救度，深信阿彌陀佛完全有能力救度，肯念佛，厭離娑婆，求生極樂，都能往生極樂，往生西方人人有分！

（二〇一三年五月 上海陳文月述 張學蘭記）

二十、鐵鏈鎖身 彌陀迎救

某愚人，男，七十九歲，石獅市人，平生沒有學過佛法，文革期間因械鬥槍殺一人，擦槍誤殺一人。曾偷竊他人寶玉，後在某海鮮大酒家擔任廚師。被殺者的鬼魂，常常附在他妻子身上作怪，同時因造惡無數，導致他老年百病纏身。

二〇一一年正月，肝癌復發，又加中風半身不遂，關節僵硬，病苦難當。石獅彌陀之家蓮友多次為其開示善導大師的思想、阿彌陀佛無條件的平等

救度，及專念佛號往生極樂世界的種種好處，勸他發願厭離娑婆，欣往極樂，並教他念佛，老人終於開始念佛。但因病重痛苦，也只能勉強念幾聲佛號。

有一晚，老人病危，面部表情非常恐怖，他女兒大聲念佛。在念佛聲中，老人竟然從昏迷中清醒，臉部表情頓變安詳，女兒見此，驚歎佛號不可思議，勸其多多念佛，求生極樂，但老人因全身無力，每天只念佛數聲。

二〇一一年農曆六月初十凌晨，老人再次病危，突然大叫一聲：「阿彌陀佛來載我去！」（當地方言，意思是來接引我。）於五點十分命終，幾個女兒隨即跪地為父親至誠助念。中午十一點左右，一個女兒見陰間的黑白無常手中拿鐵鏈，鎖住其父雙手，欲將他強行抓去，正當他傷心流淚無奈之時，阿彌陀佛與觀音菩薩現立空中，拋下一朵蓮花，他一登蓮花即轉悲為喜，隨著阿彌陀佛到一個金碧輝煌、充滿樓臺殿宇的地方。阿彌陀佛又向他拋去一件金光閃閃的衣服，只見他身披金衣，頭戴金帽，坐在蓮花上，不停地旋轉至一座金光閃耀的塔前，轉身向蓮友合掌頂禮，後隨阿彌陀佛離去。他女兒見此景大叫一聲，以激動的神情喜悅地向大家描述，哪知兩位姐姐也同樣見到阿彌陀佛接父往生的奇景，全家人都很高興，喜極而泣，更加至誠念佛。

第二天入殮時，亡者面容安詳，嘴唇紅潤，身體非常柔軟，可隨意擺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四天後有人誤關了冰棺的開關長達十八小時，但是火化時打開冰棺，亡者依然全身柔軟，無任何異味。火化後手骨和下巴現粉紅色，腳骨紫色，其他骨潔白如紙，見者驚歎不已。

（二〇一一年八月六日 元修居士記述）

二一、骨灰自動念佛紀實

我的姐姐叫高玉芹，二〇〇五年時七十三歲，家住吉林省扶餘縣大三家村四社。她一天書也沒念過，一字不識，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婦女，除了幹點農活外，就是念佛；雖然不識字，卻能將《佛說阿彌陀經》念得十分熟練，這本經書被她翻得都磨開了口子：多年來，她就是一部《佛說阿彌陀經》、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過著平凡的日子。

姐姐有兩個男孩、三個女孩。二〇〇五年冬月十三夜裡一點多鐘，在我與她兒女的念佛聲中，姐姐業謝塵勞，離開娑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她生前最放不下的是兒女。就在姐姐往生前三天，有位正定法師前來看望她，告訴她：「你的病情十分嚴重，好轉的希望不大，你就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往生淨土吧！」姐姐聽後，決心放下萬緣，專心稱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姐姐對護理她的二女兒說，在她往生前兩個小時裡不許掉一滴眼淚。當時姐姐病情惡化，心梗更加嚴重，已不能自理，

但她堅持不讓女兒護理，自己單住在一個房間，也不許親人們見她。幾個小時過後，當她女兒發現她已經停止呼吸時，時間已是下半夜一點左右。

當時，我與她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一個姑爺，共七人，開始為她助念。由於病情嚴重，姐姐去世時的臉色十分難看，痛苦難忍，造成臉上青紫成塊；然而當我們助念到十個小時左右時，臉上一切惡相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好像年輕了幾十歲，好看，莊嚴，我們幾乎認不出躺在那裡的是誰了。

冬月十三的東北吉林，在一個沒有任何取暖設施的往生堂內，氣溫是零下三十度，姐姐吉祥臥姿，安詳自在，幸福地微笑著。遺體火化後，我們看到骨灰呈白色和綠色兩種顏色，很好看。

火化後，我們將骨灰袋從長春火化場送到扶餘縣的墓地，兩地相隔三百里路；車上有計程車司機，還有我和姐姐的三個女兒。在三百里的運途中，姐姐的長女劉麗和次女劉偉，忽然聽到骨灰袋裡念佛的聲音，隨後我們也都連續聽到骨灰袋裡的念佛聲。我們大家，包括出租司機，都感到此事特別奇異，每個人都非常驚喜。這個念佛聲音和平時我們念佛聲一樣：裡面有念佛機的聲音，有我們助念時七個人的念佛號聲，先是六字名號，後又是四字名號。骨灰袋裡的佛號聲在三百里的路途中沒有間斷過，一直在不停地念，到達墓地時念佛聲自動停止。

我當時想將這骨灰放在我們九台市的寺院裡，去度化眾生，可惜姐姐的兒子都不信佛，我們只好將骨灰入土埋葬。

這種奇妙之事此前未聞未見，以至於我們一直覺得難以理解。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功德真是不可思議啊！

（吉林 高玉芹弟弟高英述 臧少良記）

二二、佛號爲伴 天樂鳴空

前幾天，我們幾位蓮友來到湖北天門市張港鎮，見到了楊燕子蓮友（已於二〇〇七年二月往生）的表哥宋祖元。

此人看上去非常憨厚、樸實，是個裝卸工人。我們請他介紹楊燕子當時火化後骨灰念佛的情形時，他舉起右手說：「我這個人話不多，但是我可以保證，今天講的都是實話，絕沒有半句假話。」

以下是他的敘述：

我是楊燕子的表哥，我看到楊燕子生前一天到晚嘴巴不停地在動，我就說她像個神經病，問她嘴巴一天到晚在動什麼，她說：「我在念佛，念佛蠻好，你也可以跟我一起來念佛，念佛以後還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我說：「西方極樂世界是什麼？」她說：「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

道西方極樂世界好得不得了。」（因為楊燕子身患癌症，在病中聞法，可能由於病痛的折磨，願生心非常急切，聽說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拚命念佛。只知道西方極樂世界好，究竟西方極樂世界怎樣莊嚴、怎樣美好，還真說不清楚。）

楊燕子在往生之前，拜託我兩件事，一是請我用我家的門板，放她走後的遺體。二是請我用那個黃顏色、上面還有字、閃著金光的布（往生被），將她的骨灰盒包好。我答應她說：「好，你放心，這兩件事我都做得到。」

在她火化的時候，我早早地將那塊布平鋪在領骨灰盒的窗臺上等候。當殯儀館的工人用鐵鉤將火化的遺體拉出來時，就在我看到骨灰的當下，我聽到了特別好聽、特別好聽的南無阿彌陀佛的音樂，還伴有清脆的噹——噹——噹——的聲音（此時有人說：「是大磬聲？是鐘聲？」）對，對，就是那個大磬的聲音。

我以為是殯儀館在放音樂，問他們說：「你們在放音樂嗎？」他們說：「誰在這兒放音樂？」我又問身邊的人：「你們聽到了嗎？好像有人在唱南無阿彌陀佛？」他們都說沒有。我懷疑是不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反覆揉搓後，還是聽得見。那種聲音是這樣向上（他用手比劃出環繞向上的意思），好聽得不得了。

骨灰出來後，還要經過冷卻才能裝入骨灰盒。我按照她吩咐的，用那塊布將骨灰盒包好，抱出來遞給他的哥哥。誰知我一遞給他哥哥，音樂聲音就沒有了。聽到念佛音樂的這個時間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持續在半個小時以上。這就是我當時聽骨灰念佛的全部過程。

他的話講完了，這種聞所未聞的神奇，卻留給了我們無盡的思索與遐想。一個念佛人，出入有佛號為伴，那倒不足為奇；然而現在是，人已被化成骨灰了，還發出了這麼美妙的音樂。

這不可思議的音樂，難道是大悲慈父阿彌陀佛與諸佛菩薩正在幡花映徹、鼓樂彌空，歡迎楊燕子回歸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楊燕子往生後，親眼目睹了西方極樂世界的勝景，以極樂世界的微妙、和雅之音，來給表哥解答原來沒有回答的問題？還是楊燕子為了進一步勸化表哥好好念佛，將來也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楊燕子為感恩表哥，給她收拾骨灰，而專門將自己心中最最聖潔的歌來獻給他？

「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阿彌陀佛的智慧似大海，廣大無邊，深奧無底。連聲聞、菩薩都不能臆測，更何況我們一個愚癡凡夫呢？要想說出這其中的奧妙，我們只能耐心等待，一旦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得到了和阿彌陀佛一樣的智慧後，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南無阿彌陀佛！

二三、盲人往生 百鳥來朝

李榮志，男，七十一歲，遼寧省瀋陽市瀋北新區前進農場職工。多年糖尿病，鋸掉一條腿，雙目失明，飽受人生痛苦。

他的愛人王九蘭是位虔誠的佛弟子，經常用佛法開導他。在人生最後的兩個月裡，他的態度轉變了，開始信佛了，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每天隨念佛機念佛。

二〇一〇年八月九日至十日，他家院前院後突然來了很多鳥，足有上百隻，喜鵲最多，另一種黃色的鳥唱得最好聽。他家是平房，這些鳥在屋頂上空飛來飛去，邊飛邊嘰嘰地叫，非常動聽。

十二日，病情加重，送往醫院治療，王九蘭又勸他說：「你要隨念佛機念佛啊！」他說：「我念。」王九蘭問他：「你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他說：「我願意！」

八月十三日二十二點，經搶救無效，李榮志走完了人生路。命終之前，神識清楚。斷氣後，在他病房中的四名陪護人員同時聞到一種奇異的香味，持續兩分鐘。

病重期間，他臉色發青，而死後臉乾乾淨淨，白裡透紅，像是微笑著睡著了。火化前觸摸他的手，很柔軟，跟生前一樣。

根據習俗，死後三天要燒香，拜祭亡靈，燒三炷香（三捆香）。香燒到四分之三的時候，這三炷香的香灰沒有折斷，同時每根香的灰都往外翻成一個弧形。外邊的香灰在下邊，裡邊的香灰在上邊，分層次的。他女兒連忙說這不是蓮花嗎？在場的人無不讚歎，他的女兒當場就發心皈依佛門。

李榮志的殊勝往生感動了家人和親友，證明了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不可思議！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九日 王九蘭述 馬素芝記）

二四、車禍身亡 不礙往生

重慶市奉節縣牛永瓊居士講述她兒子馬培靖往生的故事：

我兒子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出生，生產的時候我疼痛難忍，別人勸我念佛。當我口稱佛名時，疼痛立即減輕到幾乎消失的程度，直至兒子順利出生。從此我就走上了學佛的道路。隨著自己對佛法瞭解的不斷深入，特別在瞭解了善導大師淨土思想後，不僅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也盡力勸導家人、鄰里都來學佛，都來念佛求生西方淨土。

在我的影響下，兒子也走上了學佛的道路。他年輕，有文化，很快就學習了不少佛學道理，逐漸進入了老實念佛的狀態。二〇〇七年七月的一天，兒子笑著說：「媽媽整天念佛，身體越來越好，我可能只活二十六歲。」看著兒子對生死如此灑脫，我很開心，還笑著對兒子說：「不怕，若真有那一天，我給你念佛三天。」這樣的表露有過兩次，當時也沒有意識到這是兒子預知時至。兒子也勸導別人念佛，比如對他爸爸說：「你要尊重媽媽及她所說的念佛道理。」因此，雖然兒子生活在九江，但我覺得既開心又放心。

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突然接到親家母和兒媳的電話說：「您兒子生病了，請您一定立即到九江來一趟！」（實際已經往生了。）在同兒媳的大舅通電話的過程中，我聽出了問題，向他說明念佛人面對生死的態度後，對方才說我兒子已經不在了。我當即要求他們為我兒子念佛，自己也立即在佛前求佛力加持接引兒子，祈願兒子接受佛力救度，然後起程趕往九江。一路上邊念佛邊默默地為兒子開示和祈求佛力接引。到九江後，所有親屬及事故責任單位領導都在場，我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給兒子組織三天三夜念佛（事後才記起，正好應了當初的三天念佛約定）。對方根本沒有想到我的要求會如此簡單，就懷著非常感激的心情立即答應了。在三天的念佛過程中，出現過兩次特別奇異的香味，由於在專心念佛，也就沒記住持續的時間。兒媳婦說：「他是往生了，剛出事後，大舅到場時他就不在了，

但面帶微笑，面容很好看。」後來當我看到兒子時，也同兒媳講的一致，容貌非常好看，紅潤自如，面呈微笑。火化時，發現他的肢體柔軟，皮膚有彈性。

事後兒媳對我說：「整個過程，包括火化前念佛和火化，都與我昨天晚上夢裡的情景一樣，並且在夢裡見您在寺院請的佛像放光。」我也在夢裡見兒子腳踏蓮花由遠而近地展現在面前，很是清楚，而且還夢見和兒子同事故死亡者也出現瑞相。種種跡象表明，我兒子在車禍當時就往生了，而且因為大眾念佛迴向，佛力澤被與他同時遭難的亡靈。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歷代祖師，感恩師父將念佛法門介紹給我們。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 重慶 牛永瓊述）

二五、善友相助 念佛往生

林嬌英，女，廈門人，生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為人賢慧善良，凡事盡量為別人考慮，很少為自己考慮。

從二〇〇三年查出癌症，到二〇〇九年往生，前後有六年時間。多次的手術和放化療已經嚴重破壞林嬌英身體的免疫系統，這期間經歷難以忍受的病痛和治療，她都以樂觀的態度接受現實。學佛以後，林嬌英決定放棄

醫療，一心念佛求往生。她幾次打電話跟林貞師姐（她們是病友，更是佛友）說：「我太有福報了！今生讓我遇到阿彌陀佛，終於有救了！」

後來腫瘤擴大，壓迫到神經，丈夫勸她去醫院，可是她心意已定，不再接受治療，決定念佛求往生。每次傷口痛得很難受，她就大叫「阿彌陀佛慈父，趕快來接我。」由於有阿彌陀佛大願的安慰，面對死亡，她一點都沒有恐懼，阿彌陀佛真是「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剛開始時，林嬌英蓮友對能否往生也有許多掛礙，擔心家人沒有學佛，會把她送醫院急救，送太平間、冰庫，障礙往生；家裡還有許多放不下的事；自己沒怎麼念佛，也沒有吃素，擔心阿彌陀佛不來接她。林貞師姐就經常告訴她，這些都不會障礙往生。平時沒念佛的人，臨終遇善知識開示，一念都可以往生；更何況她平時都有念佛，只要真信切願，求生淨土，已經是平生業成，善根福德因緣都已具足，決定往生。並且，在她緊急的時候，彌陀之家的眾蓮友會去為她念佛，為她送行的。

林嬌英蓮友往生前大概一個星期，每天都有彌陀之家的幾位蓮友到她家裡，安慰她、鼓勵她，並陪她一起念佛。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天，已沒有力氣念出佛來了。蓮友就安慰她：「念不出佛來，也沒有關係，能在心裡念佛就在心裡念，或安心聽我們念佛就好了，靜待阿彌陀佛來接引。」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十七點十五分，林嬌英蓮友捨報歸西了。彌陀

之家的蓮友們在第一時間趕到，為她助念，家人也非常配合，一起念佛。十二小時後，掀開往生被一看，嘴巴微合，露出幾顆牙齒的微笑，整個臉相跟化妝過似的，非常殊勝。在場的蓮友非常法喜。家屬親眼看到這麼殊勝的場景，更是感動，高興得不得了。

往生二十四小時後，更衣淨身，身體非常柔軟，臉上略帶微笑，非常莊嚴。她的先生想拍些照片留念，就在數位相機按下快門的瞬間，西方三聖很清晰地顯現出來，佛光一直出現，法輪一直在轉動，她的先生（當時還沒學佛）最先看到，驚叫起來，在場的好幾位蓮友也都看到，引來大家的歡呼。

三天後火化，火化出的骨灰很潔白（一般沒念佛的人，經過長時間的化學激素和藥物治療，火化後骨灰大都為灰黑色），現場的蓮友也看到許多蓮花顯現。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淨土宗廈門念佛會 佛真居士記）

二六、巾現蓮花 往生無疑

王水平，女，湖北省天門市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八月，於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時病逝，經助念，順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享年五十三歲。

王水平患有嚴重的風濕性心臟病，已達十八年之久。今年（二〇〇九）以來病情加重，發展到了不能睡、不能吃的地步。

一個月以前，王水平的乾妹杜鳳娥請我們幾個蓮友去她家念佛，我們立刻趕到她家。她已經在床上坐了一個多月，不能睡下去，還經常說看到鬼。

看到她痛苦的樣子，我們就請她和我們一起念佛，並講一些念佛的好處給她聽。她說：「我只要你們把我快點念走，走後把我剝成八塊都行。」

我們說：「我們幫你念佛，但你自己一定要念佛。念佛就是要把你送到好的地方去，念佛能脫離人生所有的苦，還能脫離六道輪迴，念佛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成佛。」我們把極樂世界是如何如何美好說給她聽，同時也請她的冤親債主跟我們一起念佛，請求他們跟隨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她當時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我們大聲念，她跟著小聲念或默念。第一天下午，我們念了兩個多小時，將念佛功德迴向給她及她的冤親債主，效果很好，她當時就能躺下睡覺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又去念了兩個多小時，她自己說舒服多了。我們走時

對她說：「你一定要堅持念佛，如果你壽命已盡，阿彌陀佛就會接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成佛。如果你命不該終，阿彌陀佛也一定會加持你快點好起來的。」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六點多鐘，杜鳳娥接到電話說，王水平已經走了一個多小時，於是邀請我們趕快去幫助助念。我們九位蓮友立即趕到，一起大聲念佛，並且開示她不要牽掛，一切都要放下，跟著阿彌陀佛走。又給她的冤親債主開示、念佛迴向，並要她的子女也到她身邊念佛。

不到兩個小時，奇蹟出現了，參加助念的曾天枝、杜鳳娥看到一道亮光在房間一閃，在場蓮友都感覺到，大家都激動不已，更加大聲念佛，越念越有勁，越念聲音越響亮，越念越法喜充滿。

曾天枝、吳少華等去摸她的手，非常柔軟（由於風濕病的影響，生前手已僵直），胳膊活動自如；段蓮香、何金枝等蓮友都聞到了特別好聞的香氣。

第三天出殯入殮時，眾蓮友都看到她面色紅潤，比生前漂亮多了。

二十三日那天，杜鳳娥上午在自家佛堂上完早課，望著阿彌陀佛說：「姐姐，你已經往生了，這都是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了你。為了讓你的家人都能來念佛，你一定要善巧方便，示現給你的家人看看。」當說這些時，佛堂裡面紅光一閃。

下午三點，杜鳳娥去王水平家，她的家人正在遺像前燒她更衣時用於擦身的毛巾。只見毛巾上顯現出一朵蓮花，他們全家非常高興地大聲喊：「一朵蓮花！一朵蓮花！」（在我們當地有這樣一個風俗，即給亡者擦身體用的毛巾，要放到第三天再燒，後人在燒毛巾時注意觀察，根據毛巾顯示的圖樣，猜測亡者的去向。）這一情景杜鳳娥去時正好碰見，看見了一幅蓮花掛圖。毛巾是掛在竹竿上燒的，燃盡後的毛巾，沒有馬上變為灰燼，卻是清清楚楚顯示了一朵蓮花。

杜鳳娥激動地大聲說：「你們趕快念南無阿彌陀佛！感謝阿彌陀佛，你媽媽真的往生成佛了！」

王水平女士一生未皈依、未吃素，只是在命終前一個月聽聞到念佛法門。通過助念後的這些瑞相，足以見證彌陀「本誓重願不虛，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天門 佛清記）

二七、阿彌陀佛是鄉下人嗎

（一）緣起

全遇根，男，一九三五年出生，朝鮮族，今年七十三歲，家住哈爾濱市

平房區，退休前為東輕公司高級工程師。二〇〇八年三月診斷為結腸癌瀰漫、骨癌晚期，先在哈醫大一院治療，四月二十二日轉平房區二四二醫院東輕住院處治療。這時我碰到他大女兒全健，說起她父親的情況，便與她商量，要用佛法救助老人，勸老人求生極樂國。於是下班後，我就去病房對老人進行開導。

（二）啟信之難

骨癌這種病，疼痛難忍。剛見到他時，他面色青灰，疼得叫聲不止，還吃不進東西，吃了就吐。老人家對佛法不瞭解，對於佛法勸導，頗難接受。

隔天下班我又去，如此往復不捨，以佛教歷史及故事、儒佛相通的道理，迂迴開導勸誘，老人逐漸稍生興趣，有些寬慰。精神和情緒漸有好轉，有些願意聽此類話題，但仍存疑，說：「你要說什麼我就相信什麼，那我不成小貓小狗啦！」

（三）經文現紅光

我說：「您講得有道理，我講的不足信，咱們遵從經典，我領您讀佛經，好嗎？」老人同意，我便手把手教他念《佛說阿彌陀經》，念到末後迴向文「十方三世一切佛」時，老人說：「這些字怎麼變紅了，經文發紅光！」並再三肯定沒有看花眼，原來是黑字，變紅了。我恭喜老人家，告訴他這

是阿彌陀佛在加持他，令他生信心。老人聽說是阿彌陀佛在加持他，就笑了，說：「這下我可不能騙人了。」我問什麼意思，他說：「你們勸我，是為我好，這我知道。我現在已經成了這個樣子，不如勉強依你們，你們要怎樣就怎樣，並不是我的真心。現在阿彌陀佛知道了，我不能再騙你們了，我不能騙佛呀。現在相信啦！」由此初生信心，開始念佛，發願求生西方淨土。後來漸漸疼痛大為減緩，面色也變紅潤，可以吃東西，也能通便了，整個人的精神狀態像換了個人似的。病房原來壓抑、陰鬱、痛苦的氣氛一掃而光，轉而成為生機、舒暢、祥和的氣氛，連醫生護士也說這間病房的氣氛咋變得這麼好啦，他們也感到舒服，但不知是怎麼回事？

（四）阿彌陀佛是鄉下人？

我帶領老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皈依三寶、發願往生。發願後時，老人擔心地問：「往生淨土的人應該都是高尚的修行人，我這樣的普通人能行嗎？」我說：「阿彌陀佛的心情是『縱使今日成佛去，西方彌陀已嫌遲』，只要真心願往生，阿彌陀佛是不捨一人的。」

老人後來說見到了阿彌陀佛。當時我不在，他小女兒全薇問他看到阿彌陀佛什麼樣，他說：「有點鈍，像鄉下人。」「鈍」是說人很土的意思。這真是大出常人預料！全薇聽後大惑不解，心想：阿彌陀佛應是莊嚴相，怎麼會像鄉下人？晚上我來到了，便來問我。乍聽我也覺得奇怪，但很快

明白過來：阿彌陀佛一定是知道他擔心自己沒有修行，怕不能往生到那麼美好的安樂淨土，所以才現鄉下人相給他看，好讓他覺得佛很親切，跟平常人差不多，以此來解除他的擔心。我們心中不由感念阿彌陀佛的慈悲，真是應機、細緻、周到。

後來又有一天晚上，我們都在，老人告訴我們，他看見阿彌陀佛從（掛在輸液架的）聖眾接引像上下來啦！我們感動不已，合掌誠心齊念南無阿彌陀佛。

（五）牆上來了通知書

老人念佛並不主動，總是被動念的。反不如同病房楊大爺（八十歲）聽我講西方勝事後，很樂意，主動念佛。為保證老人主動念佛，我為他布置作業，一天念三千佛號，用長珠計數。結果他有時念有時不念，常常靠人提醒，甚至哄著念，竟完不成，說累，拿不動念珠。我心裡暗急。

老人也許是被病苦折磨夠了，有一天問：「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我呀？」我說我也不知道，但阿彌陀佛會有安排的，咱活一天就念一天佛，這件事就讓阿彌陀佛來操心吧！六月十日上午，老人在病房牆壁上看到「還有六天」幾個字，下午又看見「還有五天」。我們都看不見，但也想到應該是老人過五天就往生了，便決定把他換到單間病房，好好地準備，等待阿彌陀佛接引。

（六）競爭的壓力

搬到單間病房後，老人說：「這個病房前兩天走（死）了一個老太太，她也要去極樂世界，但她得走在我後面。」過一日又說：「我走（往生）的時候有十一個人要和我一起往生，阿彌陀佛能接得過來嗎？我要不要和他們競爭呢？」他那擔心、認真的樣子，把我們都逗笑了。我說：「越多人往生越好，完全不用競爭。阿彌陀佛就像一塊大磁鐵，你們十一個人好比十一個小鐵釘，你說這塊大磁鐵能不能『呼』一下把這十一個小鐵釘都吸上去？」他笑著點頭。這十一個人一定是在這醫院亡故的病人，聽到老人的病房裡常常講佛法、念佛，也發願來加入的，想不到卻給我們這位老菩薩帶來了競爭的壓力。

（七）約期到了，佛會來嗎？

之後他每天排便七八次，排了四天，我們又給他擦了澡，並請蓮友在第五天來助念。

第六天到了，阿彌陀佛真會準時來接嗎？我們心裡也懸著。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一，即預約的第六天，十三點十五分，阿彌陀佛果不爽約，全遇根在蓮友助念聲中安詳含笑往生。當時我在上班路上，聽到消息急忙趕到醫院，他女兒說老人剛逝世。我馬上蹲在床前，在老人的耳邊說：「阿彌陀佛如約來接您，您要放下萬緣，跟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話音剛落，

老人張開的下巴竟抬了一下，想必是對我的回應，真讓人感動。助念了二小時後，我要去上班，這時才得暇仔細觀察老人的面相——竟是十分明顯的微笑狀，笑得非常好看。

六月十七日上午十點鐘為老人換衣服，已過了二十一個小時，只見老人全身柔軟，非常軟！這下心頭疑雲徹底消散，大願大力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如約，真的接引全遇根老人往生了！我們和他的家人別提多高興了。很多人聽聞此事都為之感動，多年學佛的蓮友更是為之振奮。

老人的骨灰撒在了松花江，同時放生水族五十多箱。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哈爾濱黃寶新記）

二八、勤行念佛 安詳往生

我是計程車司機，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三日，我在台北市信義區新光三越百貨公司A11館門前，載了大陸江西省一對母子，到三重市三和路的一家飯店。他們是第一次到台灣觀光。

徵得他們的同意，我播放一張《與佛同在》（慧淨法師作詞）的佛曲光碟給他們聽。

音樂沒播多久，這位女士忍不住就說：「聽到這首歌，讓我很感動，很

想哭。」說著就哭出聲來，讓我嚇了一跳。原來她想到她的母親，隨後她就說起她母親的事。

她母親三十歲的時候就守寡了，帶著他們兄妹兩個，生活十分苦迫。有一天，她母親到一間寺院禮佛，告訴師父她想出家，師父對她說：「你世緣未了，不用出家，回家念佛就好。」說完就拿了一條念珠和她結緣，又再三囑咐她回家要老實念佛。

從寺院回來之後，她母親豬也不養了，雞鴨也不養了，開始吃素念佛；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就到寺院去念佛，從不間斷。雖然有許多親朋好友勸她再找個人，好有依靠，可是她不願再婚，獨自拉扯他們兄妹長大，如同修行人，一生淡泊，過著獨身、吃素、念佛的生活。

就在兩年前，她母親九十九歲那年的重陽節前三天，忽然要她把家裡所有的人都叫回家，又說家裡沒有西方三聖像，要她去寺裡請師父帶來。

她母親對大家說：「三天之後我就要去極樂世界了，到時你們都不能哭，不能吵，要說話、要哭的，就到屋外。依照習俗，八、九十歲去世的人，家裡是要張燈結綵放鞭炮的，但是你們不需要這樣。我走了以後，你們只要跟著師父念佛就好，也不用請師父開示，因為師父交代我要老實念佛，你們也要像我一樣老實念佛。」又說，「給我穿的衣服不用太好，素色就好，外面再搭一件海青，頭要理光頭，這樣去見佛菩薩比較整潔。」當時

她還沒皈依佛教，不懂，就對母親說：「您沒有出家，理光頭不好，剪短髮就好。」

重陽節那一天，正是她母親的生日，這天天氣也特別暖和，她把西方三聖像放在客廳擺好，幫母親換好衣服，再把她移到大廳正中央，讓她躺著就好，說是待會兒有人來接她。她母親一生沒有病痛，直到往生這一天，只是叫家人幫她把衣服換好，然後自己安靜地躺在床上，聽著大家念佛。她的嘴巴微微動著，應該也是跟著大家一起在念佛吧。

由於她母親人緣好，親朋好友以及寺裡的蓮友很多都來幫忙助念。因為客廳不大，師父就把他們分成幾班，輪流助念。大家跟著十幾位師父一起為母親助念。師父沒有開示，只是帶領我們念佛。助念六小時，她母親就安詳往生了。

助念期間，她並沒有看見佛菩薩，不過看見了三個非常光亮的彩色光圈，從屋外西邊上空慢慢地降下，進入屋內，光圈大約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才消失。當時她覺得很奇怪，事後一問，原來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到了這種景象，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議。

她母親往生後，師父說她母親德高望重，最好助念二十四小時，他們也遵照執行了。

為老人入殮時，她母親的四肢冰冷，可是頭頂卻非常溫熱，而且面帶微

笑，非常莊嚴。師父看了，讚歎地說：「真是佛度有緣人啊！」

老人火化後，燒出十幾顆彩色的舍利子，目前供在她家中，還生出其他舍利子。往生後兩三天，家裡都充滿了花香。

師父給她母親的一條念珠，老人一直用著，直到晚年，好幾顆念珠都被磨損了一大半，整條念珠也念得發亮，家人便特別留作紀念。

她母親往生之後，她和大哥也都去寺裡皈依，開始吃素念佛，初一、十五也跟她母親一樣去寺裡念佛。平日有空，孩子也會帶她去寺裡念佛。

因為母親念佛的庇佑，她才有美好的婚姻家庭，丈夫事業順利，孩子也很孝順，這次就是孩子父親交代他，帶她到台灣來觀光的。

說完母親的一生，這位女士看到我車上擺放的結緣品，很歡喜，佛卡、佛牌、念珠（一百零八顆），各取了兩份，說要拿回去跟大哥結緣，並拿了壹百元人民幣，要贊助結緣品。我想，結緣品本來就是跟人結緣的，何況她又說了這麼好聽的故事給我聽，所以就拒絕了。

下車前，她兒子問我，為什麼他外婆臨終的時候交代不用為她開示，我一時答不上來，回到社區請問同修，同修說：

平生沒有學佛，或是對念佛還不確定的人，臨終的時候才需要找人為他開示，好讓他放下萬緣，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任憑彌陀的救度，

順利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快速成佛，再倒駕慈航，回到娑婆救度有緣的人。像外婆這樣一位僅憑師父一句「回家要老實念佛」，就念了六十幾年不懈怠，往生前預知時至的人中妙好人，已經用盡了她的一生為子子孫孫作了最好的開示，臨終的時候，哪裡還需要人家開示呢？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六日 淨協述 淨喜記）

二九、臨終生信 親見佛迎

二〇〇四年夏，六十三歲的慈父常家亮被確診為肺癌，我知道他老人家必然住世不久，就勸他信佛念佛。他逐步生起了求生淨土的信願，也常念佛。

二〇〇五年三月中旬，醫生宣布病危，我請來眾蓮友助念。念了幾個小時後，父親的身體奇蹟般地恢復正常，令醫生驚奇不已。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父親突然病重，脈搏全無，血壓紊亂，我全家人和蓮友們一起為之助念，老人也很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心，一直隨眾念佛。

下午六時，父親以手示意我不要擋在他前邊，見我不解其意，只好使足氣力告訴我：「你看不見嗎？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無數菩薩都來了，

別擋路啊！」我一聽父親已親眼見佛來迎，感動得「撲通」一下跪在地上熱淚直流，以無限的感恩心連稱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六時三十五分，父親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助念持續到晚上十二時三十分，給老人家穿衣服，老人家四肢柔軟，面目如生，全身涼透，唯頭頂餘溫。大家驚歎不已。我妹妹在父親往生前十幾分鐘，還聞到從來沒聞過的特別香氣。

從父親患絕症念佛至往生，不足一年時間；父親沒學過高深的佛教理論，沒有離相的布施功德，甚至沒有受過三皈五戒，卻如此殊勝地往生，這完全靠的是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大威神力！《無量壽經》中阿彌陀佛發第十八願云：「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師父常說，非因心不顛倒佛才來迎，因佛來迎才心不顛倒，這回我才真正理解了它的含義。

（山東聊城陽谷縣 常紹林記）

三十、臨終生信 親遊極樂

羅良杰，男，漢族，生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家住成都市龍泉驛區洪

河鎮白鶴村一組，務農，閒暇時在一家小型皮鞋廠上班。父母皆已去世，共有兄弟姐妹六人，排行老四。家中有妻子及十五歲的兒子。

羅居士學佛的時間較短，往生的經歷也有些奇特。若不是有宿世善根，是很難取得如此成就的。現將他學佛及往生的經歷介紹如下：

二〇〇六年九月中旬，他感到身體不適，就到十陵醫院進行檢查，被確診為晚期肺癌，醫生決定放棄治療，勸其回家養病。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皈依多年的胞弟羅良其前來看望他，在得知醫生已放棄治療後，就勸他念佛求生淨土。

聽到弟弟的勸導，羅良杰滿心歡喜，很爽快地就答應了下來，並主動提出要念珠、念佛機及佛像。就這樣，他便虔誠地開始念起佛來。念佛兩個月後，他提出要皈依。在弟弟的幫助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式皈依佛門，從此念佛更加虔誠了。

就在他剛剛皈依過後，三姐羅應妮就專程趕來照顧他。三姐也是皈依多年的居士，患乳腺癌，學佛十分虔誠，長期住在彭縣山區一所寺院裡念佛修行，病情一直沒有惡化。三姐每天都提醒他要放下一切，跟她一起專念阿彌陀佛，發願求生淨土。

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是三姐陪他念佛的第三天，他要求三姐打電話給弟

弟羅良其。三姐問他有什麼事，他說自己親眼看到了西方三聖和蓮池海會，西方聖境全都看到了，還驚奇地說「極樂世界好多人哦」，並說要當面告訴弟弟並感謝他。另外，他還說記不起西方三聖其中一位菩薩的名字，就問三姐：「我最先看到的三位佛菩薩，一位是阿彌陀佛，另一位是觀音菩薩，還有一位記不起叫什麼名字了。」三姐告訴他說是大勢至菩薩。

十一月三十日早上，弟弟羅良其來看他，叫他要好好念佛，一心求生淨土。他當面感謝過弟弟之後，就把自己看到極樂世界的景象十分形象地告訴了大家：「昨天我在念佛時，先是看到了西方三聖。阿彌陀佛告訴我說『我早就知道你發的願，早就知道你要來』。接著就從三聖像前飄下兩朵蓮花，一朵大一點，一朵小一點。大的是我的，直徑有兩米多。我坐在這朵大蓮花裡，跟隨著西方三聖，一眨眼就到了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的人很多很多。極樂世界很明亮，亮得很，又很乾淨，沒有一點灰塵，大地都是金燦燦的。水也特別乾淨，很好喝，池底也是金色的。我們這邊的水很髒，不好喝，是苦的，是辣的。」

十二月一日，羅良杰還對大家說：「你們一定要相信我的話，真的有極樂世界，我確實親眼看到而且親自去過極樂世界。你們一定要信願念佛，到時候大家都會在一起的。你們一定要把我講的這些情形講給大家聽，也要多勸大家信願念佛。你們在給別人講的時候和勸別人念佛的時候，一定不要攀緣，一切都要講緣分。別人不信沒有關係，自己不要生煩惱。一定

要信願念佛，要發願求生淨土。我走後千萬不要碰我，不要摸我，三天以後火化。我這個身體又髒又臭，一點用處都沒有，所以走後可以不換衣服，也不要燒紙錢。極樂世界的人，身體是很乾淨很明亮的，我對這個肉身一點留戀都沒有。」

家人問他還有什麼放不下的，他說沒有。他說極樂世界和我們就好像是在一個地方，因為來去太快，就好像是沒有離開一樣，但確實又是兩個地方。

羅良杰從極樂世界回來以後，依然虔誠地大聲念佛。很慚愧，末學幫他助念的時候聲音還沒他大，感覺像是他在為我助念一樣。而且他身體一點疼痛都沒有了。就這樣助念了五天後，也就是十二月六日凌晨三點左右，他說他度了十九個陰界的眾生，都是當兵的。同時他再次看到了那兩朵蓮花，一朵大的，一朵小的，他告訴家人說大的是他自己的。問他小的是誰的，他不肯說。之後他就大聲地念阿彌陀佛。家人以為他不舒服，就幫他輕輕地拍胸口，他擺手說千萬不要碰他。

十二月六日凌晨三點二十五分，羅良杰安詳地坐著往生了，享年四十四歲。火化後骨灰呈黃色和白色。南無阿彌陀佛！

（釋普慧記）

三一、丈夫往生 兒子病癒

二〇〇七年八月九日上午八時十五分，念佛人范汝祥居士終於一酬夙願，蒙佛接引，離苦得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范汝祥居士之前修諸功德，自力念佛，求「事一心不亂」，而數載不能得力，甚是苦惱。於二〇〇五年左右接觸到善導大師淨土思想，歡喜踴躍，從此疑惑全消，全仗佛力，一心念佛，不復雜修。

居士為人誠懇老實，但因宿業，身患數病，久治不癒，痛苦難言。居士的獨子大學畢業工作之後，突發精神病，多方求治，未能見效。所以范居士自述是個極其苦惱之人，經常來道場向我們請教一些問題。

我們總是勉勵他：「把一切都交給阿彌陀佛吧！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把兒子也交給阿彌陀佛。一心念佛即可，阿彌陀佛一定會給我們每個念佛人最好的安排！」居士每次都誠懇接受勸告，從不辯駁，只是念佛而已。

居士身患糖尿病五年，前列腺炎三年，每日病苦難言。他常對他家同修賽勤麗說：「病治不好，就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可見居士已經放下娑婆塵戀，往生心堅。

二〇〇七年八月六日，居士病情突然惡化，腿腫，轉尿毒症。當時，賽勤麗於忙亂中未能聯繫到我們道場，所以直到九日居士往生，只有賽勤麗

一人陪在醫院病房中。夫妻倆同道同心，互相勉勵，一心念佛。

後來賽勤麗居士向我們描述：

「范汝祥往生前神志清楚，血色如常人。我忍著悲傷，在他耳邊不時告誡他要念佛，見到阿彌陀佛就跟阿彌陀佛走。他總是微微點頭，偶爾嘴唇微動，像平常念佛的狀態。當醫生宣布范汝祥沒有呼吸、已經死亡時，我因為實在過於悲痛，又怕影響他往生，不敢哭出來，一下子昏厥了。醫生護士們將我抬到另一間病房搶救了近兩個小時。我恢復氣力後，過去給范汝祥穿衣。雖然已經斷氣兩小時，但他的臉色紅潤，神態安詳，就像睡著的人一樣。給他穿衣時，他的身體四肢都很柔軟。我撫摸他一遍，他全身已涼，唯有頭頂心是熱的。這時，滿室檀香味。病房中從來沒有人點過香，所以連醫護人員都感到非常稀奇，加上范汝祥此時身相莊嚴，大家都驚歎念佛的人真是不可思議。這樣，我心裡感到非常安慰：范汝祥終於到極樂世界，與阿彌陀佛在一起了！奇異的是，患精神病的兒子這段時間病也好了。經醫院診斷，完全正常了。現在又回到單位上班去了。這一切都是大慈大悲阿彌陀佛的加持護佑啊！我原先對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還半信半疑，經過范汝祥的往生和兒子的病好，我現在是堅信不疑了！」

范汝祥居士往生後，我們得知消息，均為他終於脫離苦海、往生極樂而歡喜。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三二、厭苦求樂 換皮往生

二〇〇七年臘月的一天，一位病人家屬打來電話問我：「家中有一個病人，患有嚴重的皮膚病，能否到家來看看病人的血管，是否可以靜脈點滴，如果可以，我們去開藥，不行的話就不去開藥了。」我問她：「之前打過點滴嗎？」她說：「剛剛出院沒幾天。」就這樣，當天下午四五點鐘，我去了她家。

眼前的一切讓我驚呆了。只見一位近七十歲的老人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很大，張著嘴，露出僅有的一顆門牙，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著，更為嚴重的是，暴露在外面的皮膚，包括頭皮，都長滿了嚴重的皮屑，整個人像套了個麻袋一樣。眼前的景象讓我聯想到，前幾年瀋陽一位韓永波「打蛇吃肉變成蛇人」的事兒，連忙問他的家人：「他患的是什麼病啊？」

家人說：「他患皮膚病已經十幾年了，全國各地都看遍了，這些年治這個皮膚病花了近二十萬也沒治好。前幾年又患了腦梗塞，半個身子不能動，今年又患了肺水腫。已經近兩個月沒吃什麼了，白天晚上就這麼喘，一直在醫院住著，靠點滴維持。前幾天醫生說，這血管實在扎不了，建議先回家養養，不行再去醫院。可回家這幾天只能喝點水，一點飯都不能吃，想

再去醫院，馬上要過年了，家裡有不少事，人手也不夠，就想在家給他輸液維持。」

瞭解了他的情況後，我雙手合十，面對這位在痛苦中掙扎的老人，含著眼淚問他：「老人家，您苦不苦？」老人一面點頭一面含糊不清地回答我：「苦，苦。」我說：「既然這麼苦，想不想離苦得樂？」他急切地答：「想。」我連忙說：「有一尊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看到你太苦了，讓我告訴你，救你出苦海，你同不同意呀？」他當時的眼神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連連點頭回答：「同意，同意！」我說：「那好，你跟我念佛吧。你念佛，佛就會救到你，我念一句你就跟我念一句，你看好不好啊？」他連忙點頭答應：「好，好。」

就這樣，我帶著他念了十幾句的「南無阿彌陀佛」，開始給他打點滴。當把他手拿過來時，心情真是難以言喻，因為根本就沒有下針的地方。厚厚的一層皮像麻袋似的，我含著眼淚，嘴裡念著佛號，心裡想：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啊！這個老人太苦了，他已經同意您救他出苦海了，您一定要放光攝受他！如果他的壽命到了，您就接他往生極樂世界，如果世壽還沒到，請加持他快好起來呀。就這樣，在第三針的時候，終於找到血管了。

我回到家後，在佛堂上香、禮拜，一面念佛一面祈請阿彌陀佛慈悲加被這位老人。

第二天早晨八點多，我前去再為他輸液，當我把他的手拿過來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短短十幾個小時的時間，胳膊上、手上的皮屑都全部掉光了，露出了潔白光亮的皮膚，每一根血管都清晰可見。再看他頭部的皮膚，也已不是昨天那樣了。我激動地雙手合十，稱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老人也跟著我一句一句含糊不清地念著。那天後，每次都一針就找到血管了。

第三天，我一進門，他的老伴兒非常激動地拽著我說：「小倪啊，快看看我老頭吧，他十幾年的皮膚病怎麼突然間好了呢？」她把患者身上的被子掀起來，我看到老人身體的皮膚潔白光亮，就像二十幾歲年輕人的皮膚一樣，連頭皮都是那麼清亮。床上、地上落滿了皮屑。

他老伴兒說：「我老頭走南闖北看了十幾年的皮膚病，花了近二十萬塊錢也沒治好，怎麼這幾天突然好了呢？今天早上還吃了大半碗粥。」因為她的耳朵聾，每天我去的時候，跟他老頭說的話她只是看，也聽不到。我當時也很激動，大聲告訴她：「我第一天看到大叔這樣子，心裡就很難過，每天來的時候都領著大叔念一會兒佛，是阿彌陀佛加持他好的。」她一聽，一下拽住我的手，就開始給我講述十幾年前的事。

她說：「十幾年前，我家老頭跟他三個結拜兄弟打獵，打死了一條蛇，那三個兄弟在幾年之中相繼死了，我老頭倒是沒死，卻被這皮膚病纏上了。」

這幾年又添了這麼多的病，頭幾年我們也跟著親家信過一段時間的佛，沒見好轉，後來我們就信基督教了。小倪呀，我求求你，你看他病得那麼重，我信基督教不能念佛，你給我家老頭念念佛吧。」

我告訴她：「你家老頭都這樣了，通過念佛他才好了，這一切你都看到了，你是他最親的人，你不幫他誰幫他呀？我的工作很忙，不能整天在你家陪著啊！這樣吧，道理我一時半會兒跟你也說不清，即使你不能念佛，你一定要提醒他念。」當時她一口答應下來：「那可以，一定能辦到。」

以後的幾天，每次去老人家裡，我都問他：「念佛了嗎？」他向我點頭微笑，嘴一張一合地念著佛。我告訴他：「不管這病能不能好，一定要念佛！一旦壽命到了，彌陀肯定會救你出苦海，去極樂世界的，再也不必受這痛苦了。」老人天真地看著我，懇切地點著頭。而老人的狀況，也一天比一天好。

有一天，老人突然對他的老伴兒說：「咱家要有喜事了，我看到兩隻喜鵲來報喜。」我聽他這麼一說，心想：「莫非老人要走了？」

就在第十天，老人進入了昏迷狀態。家人將他送往醫院，我跪在老人床頭，一再叮囑他：「不要怕、別緊張，阿彌陀佛會陪你走完人間最後一程路的，阿彌陀佛一定會救你出離六道輪迴的大苦海！」雖然當時他已經進入昏迷狀態，還在微微向我點頭，好像在說：「你放心吧！我不能忘了，

也不會緊張的。」

幾個月後，我看到他老伴兒，問起他送醫院後的事，他老伴兒說：「到了醫院清醒了一天，他告訴兒女，不要給他治了，他要走了。是第三天走的，非常安詳。大概二十幾天後，女兒夢到他爸說：『告訴你媽不要惦記我，我非常好，住的地方美極了，很享福』。她爸在夢裡像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這位老人有沒有往生，我沒有能力去懷疑，我只知道，救度我們的願，是阿彌陀佛早在十劫前就已經成就了，又有十方諸佛作證明，我等罪惡生死凡夫根本不具備懷疑的資格，就像這位老人和他身上的眾生，原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卻被阿彌陀佛的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平等救度了。所以，不管未來的日子是短還是長，我都不會迷茫了，「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會帶著我安全回歸極樂家鄉！

（齊齊哈爾市 靜愛記）

三三、姥姥往生 圓滿所願

姥姥的往生，證明了阿彌陀佛的願力真實不虛。

姥姥名叫張文霞，出生於一九二八年農曆三月二十九，去世於二〇〇七

年四月初九，享年八十歲。姥姥五歲便失去了母親，十二歲跟隨家人一起誦經，開始信佛。姥姥從未上過一天學，卻能熟練背誦很多經文，如《地藏經》《心經》等。十七歲出嫁後，雖被家庭瑣事所累，但一直供著佛像，並在生活中修行。其間經歷了各種磨難，姥姥都能坦然相對，尤其對那些無端加害她的人，從來都不怨恨，一樣慈悲對待。她的慈悲和大度影響了許多人，以致於姥姥理所當然成為周邊人的核心，很多複雜的糾紛一到她這裡就全部化解。姥姥七十歲開始專修淨土，每天堅持念誦阿彌陀佛聖號一萬聲。

姥姥對佛非常有信心，她常說：「我信了一輩子佛，老佛爺一定會把我接走的，不會扔下我。」她的出離心非常強，經常說：「哪怕是讓我在佛前做個佛童，我也不要再輪迴了。」

姥姥也非常精進，無論什麼情況，即使身體再不舒服，她都要堅持完成功課。我每次放假回去看她，都習慣跟她撒嬌，有時不讓她念佛，如果實在拗不過我，她就等我入睡後再做她的定課。她每天早晚都要念一遍經，每次念經前一定要洗手、漱口，穿上長袖的衣服念誦。

姥姥於因果非常慎重。記得一次她病了，有人要給她用藥酒，她一定要到寺院裡去問出家師父是否有這方面的開許。姥姥年輕時愛吃蔥和蒜，但後來她決意戒掉，並吃全素，自己單用一個鍋，連雞蛋也不吃。

姥姥去世前幾個月，種種暗示她要往生。所有的東西該留給誰都安排得非常妥當，細到小荷包要送給誰都有安排；平時子女給她的錢，她從來不花，這時也分成幾份，仔細告訴大家這個一千要用來放生、那個一千五要用來作佛事等。當我老舅說到要回家給她過八十大壽時，她說：「我等不到過生日了。」老舅說她糊塗，她微笑著說：「你才是真糊塗啊！」

姥姥去世前兩天，身體開始不停地冒汗，感覺有點累，心跳加速。當時大家沒有在意，以為是普通的病。去世當天，姥姥一直坐著，左手打著點滴，右手撥珠念佛。當時大家都不在家，只留下舅媽在她身邊照顧。那會兒舅媽出去倒痰盒，回來的時候，發現姥姥就坐在那裡，手裡拿著念珠，臉向著西南方向，頭向右微歪，安詳地走了。

直到姥姥離開我們的那一天，我才想起找出她曾經計數的小本子，那是一本姥姥皈依時寺院送給她的計數和許願本。本子裡都是小小的圓圈，每念誦一萬遍就在小圈裡畫一橫線，每一百個圈是一個願。姥姥一共念誦阿彌陀佛三千八百二十二萬遍。姥姥的願滿了，人也圓滿了。

姥姥去世後，呈現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瑞相。

爸爸是個不信佛也從來不念佛的人，這次大家為姥姥念佛，爸爸照樣不念佛，他說出去轉轉，突然又折回來，說要為姥姥念佛。這時只見爸爸主動敲著木魚，念佛的聲音比別人大很多倍，木魚聲也一聲比一聲大。爸爸

說感覺不是自己在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說聲音還沒完全放開，他怕別人說他耍怪。

念佛過程中，一位堂舅媽看到姥姥頭上發光。

念佛時，我只要閉上眼睛，就感覺姥姥坐在那裡跟大家一起念佛，甚至偶爾還真聽到姥姥念佛的聲音，有時還感到有人跟我一起撥我手裡的念珠。當我閉著眼睛向阿彌陀佛磕頭祈求時，看到阿彌陀佛從像中走出來，頭上頂髻發著光，這種景象持續很久。很多人與我有相同的感覺。

姥姥身體入殮之前，我注視著阿彌陀佛像，驚喜地發現阿彌陀佛居然笑了，臉上發著紅色的光芒，歪向姥姥的身體。我不敢相信，閉上了眼睛，還是看見阿彌陀佛，而且他的身體微微傾向姥姥，似乎在告訴我「不用擔心」，那慈悲的笑容又似乎在對大家說「你們做得真好」。

姥姥將要火化時，我清晰地看到姥姥的身體（之前是被蓋住的），她的臉是金黃色的，伸手摸著她的手，柔軟而有彈性，並且是粉紅色的，如新出生的嬰兒一般。

在火化場，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這老太太冒的煙是潔白的？」火化時，有居士說看到了一道白光。火化後，爸爸和二姨夫去取姥姥的骨灰，發現各種顏色的美麗舍利花，幾乎沒有骨灰。爸爸用鐵簽子將舍利花拔了一下，突然「碰！」地一下，竄出一個大火團，足有半米高，火團中間是一

些難以描述的變幻莫測的光圈，持續了好久，等光圈退去，他看到了一個佛像舍利。開始不知道是什麼，用簽子撥，可就是翻不過來，後來才看清楚原來是一尊佛像。佛像舍利開始時呈半透明的綠色，後來慢慢轉變成白色。

除了佛像舍利以外，還發現數顆綠色玉一樣的舍利，一顆紅色圓的舍利，兩顆牙舍利，其他小舍利無數。

從火葬場回家的路上，一直到中午吃完飯，很多人都聽到悅耳的阿彌陀佛唱誦聲，同時還聽到敲木魚的聲音。

到目前為止，將近有一百個人在看到姥姥的舍利後開始信佛。沒想到姥姥在最後還度化了如此多的眾生。真是不可思議！

（吉美干饒記）

三四、我到人間只此回

——民國第一奇女子呂碧城念佛往生

中國近代是一個風雲變幻、俊傑輩出的時代，在佛教界出現了弘揚淨土的印光大師、重樹律幢的弘一大師，以及致力於改革的太虛大師等。而現代很少有人提起、深受印光大師影響的呂碧城，亦是當時的一位風雲人物，

名震一時。

呂碧城，原名賢錫，字聖因，一字蘭清，法號寶蓮，安徽旌德人，生於一八八三年。少有奇慧，五歲能詩，七歲能畫。二十歲時，曾撰一函，至《大公報》，為該報創始人英斂之賞識，聘為《大公報》編輯，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女編輯。一九〇五年，她被舉薦籌辦北洋女子公學，辛亥革命後改為天津女子師範學校，她出任校長，當時年僅二十三歲，是為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者。

碧城於師範學校停辦時離職，袁世凱聘她為秘書，視她為國士。至袁欲以帝制自為時，碧城卓有遠見，毅然辭職。

此時，才華橫溢的碧城已名聲鵲起，引起中外名流及文壇矚目，內廷秘書繆珊如有詩讚說：「飛將詞壇冠眾英，天生宿慧啟文明。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咸推呂碧城。」

碧城美艷非常，一時傾慕她的人如過江之鯽，但是她終身未婚。碧城自有她的理想追求。之後碧城奉母在上海安居，一住數年，她一方面閉門讀書，進修英文，一方面投資於西商的貿易公司，獲利甚豐。

碧城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擅長舞蹈，開海上摩登風氣之先。她倡導女權，呼喚女子要有獨立自主的自由人格。二十世紀初本是一個風雲激盪的年代，呂碧城有大量的詩作來回應這一時代，如「流俗待看除舊弊，深閨有願作

新民」 「待看廿紀爭存日，便是蛾眉獨立時」。

碧城著有《信芳集》《曉珠集》《雪繪詞》《香光小錄》等十幾本詩詞集，有人評其詩為「拔天斫地，不可一世」。文學名家潘伯鷹形容其詞「足與易安俯仰千秋，相視而笑」。其代表作被近代詞學理論家龍榆生收入所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其詞堪與李清照、朱淑貞的詞比美。

如此一位冠蓋群芳、風華絕代的開明女性，她是怎樣開始信佛皈依，又如何能甘於老實念一句佛號，最終預知時至，往生西方？

其實早在一八九五年，十三歲的碧城偶然得到一卷《觀音白衣咒》，說是持誦百日即能消災得福，於是她便每日焚香虔誦，可見碧城宿善甚深。

一九一九年，碧城在出國前至京津訪友，當時諦閑法師在北京講經，碧城聞訊前往謁見，並請求諦閑法師開示。法師說：「欠債當還，還了便沒事了；既知道還債辛苦，以後切不可再欠了。」凡夫如何能在此世不再欠債還債？此番話令碧城若有所悟。

碧城對淨土的信仰，從她的文章中可以推知，早在一九二九年左右便已成熟堅定。她的《蓮邦之路》一文中記曰：

「約十載前，予寓英京倫敦，常往使署，與其秘書孫君夫婦等作樗蒲之

戲（俗名噪麻雀）。某日，孫夫人撿得印光法師之傳單，及聶雲台君之佛小冊，作鄙夷之色曰：『當這時代，誰還要這東西！』予立應聲曰：『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師之教，每晨持誦彌尊聖號十聲，即所謂十念法。」

呂碧城的這一學佛因緣頗為奇特，連她自己也感嘆道：「遇佛法於海外，已屬難事，況此種華文刊品，何得流入英倫，迄今猶以為異。然倘不遇者，恐終身不皈大法，險哉！」

像呂碧城這樣的皈依佛法，恐怕是獨特的。她自己說：「此種機遇，似有定數存焉。」

她的信仰趨向堅定，是源於一個奇妙的夢。文中又說：

「顧予雖習淨諦，尚未能深信不疑。其年（一九二九年），值十一月十七日，俗所謂彌陀聖誕，予購菊三朵，供於聖像而祝曰：『若我得生淨土者，懇佛賜予微兆。』是夜睡時，初亦亂夢紛紜，但於雜亂夢中，忽似影片之展。清景現前，為平闊之水，水面茸茸有物，趨進諦視，則皆蓮芽，極為繁密。倏忽影片又換，則水中有籬或柵之類……兩列並列，微露其端，如電車軌路，蓮葉已展大於此路式之中。予夢中自語曰：『此是誰種蓮於路中？』而於『路』字之語音特別高重，遂醒。猛憶晝間所禱，此不啻佛告我曰：汝蓮邦有路，今始萌芽耳。且此夢結構巧妙，蓋蓮為水中植物，

而路皆土石所築，故按理蓮不能生於路中。唯予所夢之路，乃在水中，由籬柵劃分水面而成路行，故蓮得生其中也。不唯夢境巧妙，而且意義切合，又為即日所得之答辭。予於淨土，自此遂深信不疑矣！」

白日祈禱，是否蓮邦有路（得生淨土否）；當夜夢中現淨土之相——蓮生水中，水中有路。蓮本不生於路中，而此蓮中有路，寓以念佛名號，蓮邦有路，必生淨土。彌陀以夢啟信，豈可思議哉！

碧城信佛之後，食素念佛，並且力行種種佛事。

一九二九年五月，她接受邀請，代表中國出席國際保護動物會在維也納召開的會議，並登臺作了精彩絕倫的演講。她說：「要想避免人類流血，便須從餐桌上做起。」令與會代表感動、驚歎。

一九三二年，碧城將歐美各國佛教發展資料彙集成書出版，名為《歐美之光》。

一九三三年，呂碧城從瑞士回國，在上海寓居，捐款十萬元給紅十字會，倡導動物保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她再次出國，輾轉於歐美國家，致力於倡導佛教，希望用佛教的慈悲理念呼籲護生戒殺，來阻止野蠻的戰爭。她嘆神州陸沉，其詩詞悲憤哀感，如：「孔雀徘徊，杜鵑歸去，我已無家。」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呂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潛心學佛，並對淨土三經多有深研。碧城曾對《無量壽經》四十八願唯除五逆之句，與《觀經》許五逆往生，提出疑問。

《印光大師文鈔》中對此答覆言：「《無量壽經》乃至十念咸皆攝受，『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者，此約平時說，非約臨終說。《觀經》下下品，乃約臨終已見阿鼻地獄至極之苦相說。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聞佛名，哀求救護，了無餘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雖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由時事不同，故攝否有異。」

一九四〇年，碧城最景仰的印光大師端坐往生。在《印光大師永思集》中，碧城緬懷大師：

猗歟大師！降祥震旦，廣度群倫，期登彼岸。蓮風獨振，麗日中天，戒行精粹，道格高騫。針砭薄俗，曰誠與敬，萬善同歸，資糧相應。茲聞滅度，發予深慨，陳子郵函，殷重乞誄。一十七載，瀛海棲遑，平生問道，竟失羹牆。不慕其名，唯欽其德，久矣心儀，豈關耳食！當茲末法，奈耶廢弛，我寄微詞，誰諳密意？靈巖蒼蒼，石湖洋洋，必有健者，繼踵香光。

之後，碧城定居香港東蓮覺苑——第一個正式為比丘尼與優婆夷設立的

佛教道場。在此期間，一心念佛，並著書譯書。著有《觀無量壽佛經釋論》，收入《大正藏》中。以英文著譯的書有：《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普門品》《十善業道經》《淨土綱要》《觀音聖感錄》《人死後如何》《因果綱要》《護生雜記》等。

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碧城於夜夢中得到啟示，作了最後一首詩寄給友人：「護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績忍重埋。匆匆說法談經後，我到人間只此回。」遺言將全部財產捐獻給寺院，並言「遺體火化，把骨灰和入麵粉為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顯然，此時她已預知時至。

二十天後，即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一歲的呂碧城在香港東蓮覺苑安詳念佛，含笑往生。圓滿地達成了人生最大的願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呂碧城，這樣一位才華蓋世的奇女子，最終甘於老實念一句佛號，往生西方，可謂極智慧卻能還愚癡，還愚癡卻契出世間大智慧也。

（釋佛慈記）

貳、助念往生

一、願生則往生

今年（二〇〇九）一月的某天，我正替蔡麗媚師兄家人念佛時，得知母親入院了，翁愛煥師兄知道後，便陪我一起到醫院，並解釋念佛的功德、阿彌陀佛的慈悲讓母親瞭解，母親這才開始念佛。

一月十三日，醫院證實母親罹患肺癌第三期。當她痛楚難忍時，我勸她用六字洪名代替叫喊，她就回我說：「我已痛到極點，哪來力氣念佛？」有一次，她還對我妹妹說，是因為我要她念佛她才念的。從這些可以看出，她並未相信彌陀的救度。

母親住院期間，煥師兄和其他師兄常來探望她。她離世前五天，煥師兄問她：「你心中還有掛礙嗎？」

「沒有。」她說。

「是否真的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要發願啊！」煥師兄說。

「要怎樣發願？」她問。

「我說一句，你說一句。」煥師兄答說。

「我願意跟阿彌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媽媽便跟著煥師兄說出這句話。

四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時，印籍傭人Dina要叫母親起床吃藥，但卻呼之不應，Dina就繼續睡覺，這時Dina做了一個夢：我媽媽全身發光，笑得很美麗。Dina要跟她一起走，但我媽媽說：「你不要跟我，你要回家照顧先生（即我的弟弟）和我的家人，拜拜！」媽媽說完便背向Dina走了。此時Dina嗅到很香很香的花香味，便醒了。（Dina在五月三日才把這個夢告訴我們，因她信奉回教，從未聽過、接觸過有關淨土宗的知識。）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念佛會的師兄們以及子女、媳婦的助念聲中，母親蒙佛接引，安詳往生。（她臨終前完全沒有痛楚，是在熟睡中離去。）助念三小時後，母親便被送進殮房冷藏六天，第七天才舉行葬禮儀式。

五月六日下午，圓通師父替我母親皈依，師父提起她的左手海青衣袖時，手臂還是柔軟的，師父對我說：「你母親笑得很高興。」

五月七日出殮當天，大約上午十時，棺木送到殮儀館時，街坊李炳林先生看見棺木上有一個皮球般大的金球在棺木上面，一直隨著棺木跟入停屍間；十時三十分大殮時，他還看見一道白雲的蓮花路停在靈堂外，出殮時這道白雲的蓮花路進入靈堂轉一圈，之後又轉到靈堂外一直跟著靈車。當時師父、蔡居士、眾多師兄都看見藍天下有蓮花，他們看見蓮花的數目、大小都盡不同。林燕卿師兄看見是一條蓮花路；黃天津、李炳林師兄看見

我母親全身金色，笑容非常燦爛地站在蓮花上跟著靈車向關閘方向出發。

母親生前並沒有深信彌陀的救度，也沒有堅持念佛，只是往生前的一念願生西方，即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脫離六道生死輪迴的苦海。彌陀大慈大悲救度十方眾生真正不可思議！

(二〇〇九年六月一日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李潔芝記)

二、老外親見 助念佛迎

有一位女居士，對佛教的道理沒有什麼瞭解，大概半年前，她和我有一面之緣，當時我只簡單地跟她講：「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萬德洪名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命終時阿彌陀佛就會來迎接。」之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忽然接到她的電話，她說要請我幫忙，原來是她母親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確認已是癌症晚期，因為女居士知道我是助念團的成員，因此希望我能為她母親助念。身為念佛人的我，當下一口答應。

我到醫院的時候才知道，這位女居士一直沒有讓她母親知道自己的病情，因為她不想讓母親因為知道病情後而恐懼，可是醫護人員催促她應該盡快告知，因為她母親這幾日一定會離逝，結果女居士還是說不出口。

第二天晚上，她母親真的走了，當時我和亡者的親友一起在她身邊助念，還做了一些簡單開示，整個助念過程只念南無阿彌陀佛，沒有夾雜其他，就這樣一直念到第二日早上五點鐘殯儀館人員來接收遺體。

女居士有兩個妹妹，其中一個嫁給外國人。正當我們大家預備離開醫院的時候，女居士的這位外國妹夫告訴他太太，助念的時候他親眼見到亡者的靈魂從遺體升起，靈魂升起的時候還有幾個面容非常慈祥的人圍住靈魂一直旋轉地升上天空，靈魂一直升，一直變大；天空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人，耳垂很大很長，面相很慈祥，一直低頭微笑望著靈魂，還見到很多種顏色非常好看、非常神奇的光。

因為他是外國人，沒有信佛，不認識阿彌陀佛，因此只是這樣形容。

一個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亡的人，就是一句佛號，就這樣被大慈大悲的彌陀慈父迎接往生西方。

（二〇一〇年二月一日 能惠記）

三、彌陀護佑 安詳往生

記得幾個月前，慧淨師父曾教我說：「早晚在佛前懇求阿彌陀佛護佑淨勤（我的法名）的母親，若是壽命未盡，懇求護佑早日康復；若是壽命已

盡，懇求護佑身無痛苦，順利往生極樂淨土。」

母親於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二日往生，在母親往生前幾天，我在夢中見到《阿彌陀佛來迎圖》的景象。那時候，母親每天都能吃下三大碗的稀飯，也沒有痛苦的表情。

母親往生時面貌安詳，感覺好像未受到痛苦。在淨身的時候，她的雙手軟軟的，我想把她的雙手放在胸前，但是她的雙手就軟軟地滑下來。

記得我在跟母親描述極樂淨土時，她回答說：「這麼好命！住在金子造的房子裡。」

前幾天在夢中，夢到母親站在水中大大的蓮花上，身上的穿著好像是菩薩的彩色衣裳，正要往前方金光閃閃的地方去——不只母親一人而已，還有許許多多跟母親一樣的人，也往同樣的方向前去。

我在想，不只我的母親一人往生而已，還有許許多多的母親也往生了，以後自己也會走上這條路，就像師父勉勵我們的偈子：「人在世間，種種愛戀，種種馳求，一旦臨終，究有何物，為我所有？」「世間眷屬，報盡則離。圖久聚者，當結佛緣，同念彌陀，同生淨土。」

唯有念佛，蒙彌陀攝取不捨，最珍貴了。

感恩所有默默幫助母親的同修，使一切在念佛聲中都很順利。李元松老

師曾說：「純真憨厚的人，只是默默做事，但他們的心地純淨的光輝，卻直上九天，神仙都看得到。」感恩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 淨勤記)

四、佛號聲中 奇特往生

太極拳楊派傳人董英杰師傅的夫人劉慧君，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凌晨四時逝世，享年七十七歲。

劉慧君與女兒董茉莉本來不住在一起。約半年前，劉慧君因摔碎了腳骨，行動不便，女兒非常孝順，將母親接到家中居住，以便隨時照料。劉慧君上下床及移動坐位均需有人相助，自己無法自由行動。

四月十二日，劉慧君即感不適，女兒搬到她房間就寢，以便夜間照料。

我四月十四日去董茉莉處學太極拳，見到她母親嘔吐，非常不適，經常呻吟，因此送了六個專念阿彌陀佛的念佛機給董茉莉，請她開給母親聽。她母親不太信佛，再加上因為身體不適，大發脾氣，不要聽。我勸董茉莉將念佛機聲量盡量減低，但不可間斷，她母親才漸漸平靜下來。

等到四月十六日晨九時，董茉莉來電話，告訴我她母親已於該日晨四時去世。她說，十五日晚她人已睡，至半夜，突然覺得眼前有極亮的光照耀

而驚醒了。她下意識地先向她母親睡處看，發覺她母親不在床上。她開燈再找（那時天還未亮），才看見她母親跪在床前地下，面向觀世音菩薩像。董茉莉趕緊跑過去探看，發覺她母親已無鼻息，但手腳尚是溫暖的，那時正是凌晨四時。董茉莉說，我送她的六部念佛機一直在輪流開著未停，直至她母親入殮後仍擺了兩隻裝滿電的念佛機在棺材內陪葬。

董茉莉亦因此到永惺法師處皈依三寶。

註：照劉慧君往生時的情況，她本人實無此體力下床及下跪的，這豈不是神蹟。

（香港 蔡國蘊記）

五、中陰助念 榮登寶蓮

表嫂許汝安，出生於一九五七年，往生於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享年五十三歲。表嫂係湖北省潛江市楊市辦事處建新村人，職業是教師，生前沒有任何信仰，更沒聽聞到佛法。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的這天，天氣酷熱，表嫂帶著孫子前往深圳，途經武昌宏基車站下車時，突然暈倒，當即被送往就近的武漢同濟醫院，搶救無效身亡，遺體運回家中。

我和愛人陳遠喜得知這不幸的消息後，立即趕往表嫂家裡。因氣溫太高，表嫂的遺體已放入冰棺，我們當時也未見表嫂的真面目。聽她的家人說表嫂嘴巴張開，眉頭緊皺，臉上是青一塊紫一塊，非常可怕。

因她全家都不信佛，我和老婆只好悄悄地為表嫂開示，勸她信佛，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離苦得樂。同時我還請嚴老師組織蓮友在報恩念佛堂為表嫂作法事超度。

到七月十一日送葬的那天，在與遺體告別時，打開冰棺一看，奇蹟發生了，在冰棺放了四天的表嫂面色紅潤，面帶微笑，全身柔軟，比她活著時還漂亮，還好看。家人驚奇地問我們這是什麼原因，我們也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奇蹟。

這時，我倆向他們宣揚南無阿彌陀佛的慈悲，以及念佛的利益和好處，並告訴他們，表嫂已被阿彌陀佛救度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所以才有這麼好的瑞相。家人聽了，都非常高興、感恩！並異口同聲地說：「南無阿彌陀佛太偉大，太不可思議了。」幾個人當場就表態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在殯儀館火化，將遺體送進火爐時，幾個表妹同時見到表嫂向她們眨眼，好像是在告訴她們：「我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再見了！」

表嫂往生的第三天，老婆去參加園三紀念，表哥對她說：「你表嫂給我報夢了，她告訴我她已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並要我請一尊佛像放在她

的墓碑上。」

頭七那天，表妹拉著我老婆的手說：「姐啊，前幾天我的腰痛得非常難受，到了晚上睡覺時，夢見你表嫂坐在蓮花上，手托一杯水，到我身前說，這是一杯聖水，你喝了腰就不痛了。」我當即接過來一口氣喝了下去，第二天起床時，腰真的一點也不痛了，真是太神奇！太不可思議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潛江報恩念佛堂佛禮供 宗英記）

六、別開生面 喪鼓助念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龍舟坪鎮。

二〇〇四年九月，王仁秀老人突然腦溢血病逝了。老人的堂弟鄭貴樹是念佛人，在她生前就很想勸她念佛，還沒來得及勸，就聽說她去世了，心裡非常難過，就去找他們念佛小組的組長商量，看還有沒有辦法讓她往生。

組長任明珍老人聽了後說：「有啊，我們去為她助念。」於是兩人急急忙忙趕到王仁秀家，說明來意後，沒想到主人家幫忙管事的人說：「念什麼佛！都沒聽說過。不行不行！主人家想的是要熱鬧，準備請人來打喪鼓

的。」

打喪鼓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風情，一般家裡老人過世後，晚上都要請人來打喪鼓。打喪鼓一是為了悼念死者，熱鬧氣氛；二是勸死者改過，藉以勸化世人要行善積德。唱腔悲涼淒婉，很容易引發人傷心落淚。

他們兩人急中生智，想利用打喪鼓的機會善巧方便地為亡者助念。因為兩位老居士在學佛前都是打喪鼓的高手，就主動提出為亡者打喪鼓。管事的人說：「這還差不多，你們兩人來打喪鼓，那倒是難得請到的人。」於是兩人現編唱詞，敲起喪鼓就唱了起來：

亡者生前無緣分，未聞佛法命歸陰。

生前是個大好人，離世方能佛法聞。

在你靈前唱佛名，助念超度你往生。

遇到黑暗莫亂行，一去就是地獄門。

神識跟隨念彌陀，光明大道方可行。

阿彌陀佛有誓願，只要念佛定接引。

這一曲別開生面的開示，對亡者是下地獄還是往生極樂世界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場的人聽到這全新的唱詞愣住了，要在平時聽喪鼓，場內都很嘈雜。但那天就不一樣，有阿彌陀佛的威神力加持，大家安安靜靜，坐在那裡一動不動。

兩位老人越唱越有勁，唱了一段又一段。在晚上九點多鐘的一曲「人間真是苦」，將整個氣氛推向了高潮。

唱的人淚流滿面，聽的人絕大多數也是泣不成聲。場上出現了很多贊同的聲音：「哎呀！真是唱得好，人生就是苦啊！」還有很多人和著喪鼓的調子，唱起了南無阿彌陀佛。

他們兩人就勢不換詞，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引導著眾人。

到第二天要出殯了，他們想看個究竟。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只見堂嫂面色紅潤，面帶微笑，皺紋消失，比生前還要漂亮。再去摸她的手，雙手像小孩子的手一樣，真是又光滑又柔軟。

此時此刻，鄭貴樹老人被阿彌陀佛的慈悲感動得成了一個淚人，說：「我的好嫂子，你真有福氣啊，在世你不知道念佛，死後你的子女一個也不相信念佛。可我們的大悲慈父，一點都不計較我們，更不嫌棄我們，還親自手托蓮花，把你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真是恭喜你啦！」

在這裡我還給大家報告一個喜訊，鄭貴樹老人已於二〇〇五年往生佛國了。今天我們請來了已七十六歲高齡的任老居士，為大家再現當時救度王仁秀往生的部分唱段。

蓮池海會 彌陀如來 觀音勢至坐蓮臺 接引上金階
大誓弘開 普願離塵埃 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三稱)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請了諸佛鼓變音，利用喪歌度亡靈。

亡者生前無緣分，未聞佛法命歸陰。

生前是個大好人，離世方能佛法聞。

在你靈前唱佛名，助念超度你往生。

遇到黑暗莫亂行，一去就是地獄門。

神識跟隨念彌陀，光明大道方可行。

阿彌陀佛有誓願，只要念佛定接引。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人間真是苦，苦得不堪言，

花天酒地圖快樂，人生短暫有幾何。

今生你殺我，來生我殺你，

因果報應腦後丟，冤冤相報永無休。

人間真是苦，苦得不堪言，

千方百計求生存，生老病死受熬煎。

萬貫家財有，榮華能幾秋，

千般快樂不長久，閻王一到還是空手走。

莫道人間苦，苦是增上緣，要想不受苦，趕快來念佛，
念佛免災星，念佛保平安，念佛富貴增，念佛還能延壽命。
念佛出輪迴，念佛脫苦海，念佛定生極樂處，生到極樂就成佛。

（佛定居士記）

七、往生容易 願生即生

我岳父胡桂初，住北大漁場，今年四月二十日往生，享年八十二歲。

岳父於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三次中風，急送南大中心醫院治療。之後左邊全癱，說話口齒不清，屎尿不能使喚。住院期間，子女輪流護守。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突然提起：「爸，您病重，住院效果不佳，您念阿彌陀佛吧，只有阿彌陀佛能救您。」在我的勸告之下，他點了點頭。時隔兩個小時，我問他：「您念了沒有？」他說：「念了。」

岳父在醫院住了九天，最後接回家，子女輪流護守。我在護守的第一天，給他洗澡、換衣，扶他大小便。第二天，岳父病情加重，我預測他老人家可能快壽終了，便祈求阿彌陀佛：「如果我岳父壽命未盡，您就讓他早點好起來，免得受病魔的痛苦；如果壽命已盡，您就早一點接他到極樂世界去，讓他早一點得解脫。」

四月二十日早晨五點五十分，岳父往生了。臨終時，我為他作開示，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下午，在外的子女都趕回來了。我動員家屬一起念聖號，每隔兩個小時作一次簡要的開示。念到八小時時，奇蹟出現了，岳父手指開始軟化，臉色帶有紅潤。我們又繼續念到天亮。

四月二十三日，從零時開始，我們又與家屬一起念佛迴向給亡者，祝他一路走好。當我念到四點左右時，忽然覺得聖號聲逐漸加大，慢慢地，慢慢地，似乎震撼整個宇宙，到處都是「南無阿彌陀佛」之聲。接著，莊嚴的一幕展現在我眼前，空曠無邊的廣場，花草樹木絢麗無比。樹約五米多高，樹葉似竹葉形，花草約六十公分，有各式各樣的小花，約銅板那麼大。風是那麼地柔軟，花草、樹木隨風擺動。樹底下、草叢中，全是和尚，穿黃色袈裟，正在打坐、聽經聞法。突然，我眼睛一亮，在一條走廊上出現了我岳父。他也理著光頭，穿著黃色袈裟，信步來到人群中。我不禁脫口而出：「爸爸往生了。」我這一喊，如從睡夢中驚醒，驚呆了在場的所有人。

在我們看來，往生是很難的事，可對阿彌陀佛來說，卻是毫無困難，法爾自然。易行難信之法，大慈悲父恩賜於我。南無阿彌陀佛！

（湖南沅江 佛受居士記）

八、溺水之兒 引護母親專修

我是重慶市榮昌縣蓮友羅宣萍，今年五十一歲。

我於二〇〇八年皈依佛門。皈依不久，我十四歲的兒子郭春，在同年五月十五日那天，與幾位同學打完籃球，因天氣太熱，就到附近觀音橋下河中游泳，不幸溺水身亡。由於河水很深，沒人敢下去撈他上來，我只能在岸上一邊哭一邊和易居士一同念佛（由於是剛走進佛門，什麼也不懂，也未作任何開示）。

直到第二天，孩子才自己浮出水面，被撈上岸，一絲不掛。我將自己脖子上掛的《大藏經》經題名字護身符取下，掛在兒子脖子上，就一直念佛。沒想到孩子臉色慢慢轉紅，變得越來越好看，像看彩色電視一樣，而且周身柔軟。孩子在殯儀館停放了兩天，我與孩子的舅媽一直念佛，曾看到孩子頭上冒出一股青煙。

孩子走了以後，我每天在家哭，非常想不通。因為孩子一直都很聽話，很乖，很體諒父母的辛苦。孩子曾對我說：「媽媽，我看見你跟爸爸太辛苦了。」每每回憶起這些往事，真是越想越難受。但說來也挺奇怪的，我雖然天天哭，力氣卻沒減少，飯也照樣吃得下，現在想來一定是阿彌陀佛加持。

大約九月初的一天晚上，我躺在沙發上哭，不知不覺睡著了，忽然聽見

天空中有非常美妙的唱念佛號的聲音，我從來沒聽過這麼好聽的聲音。接著孩子就出現了，他站在家門口，還是像他生前的模樣。他說：「媽，你不要傷心了，我現在好得不得了，想什麼就有什麼，吃了飯碗筷都不用洗。你不要聽別人的話（當時有人叫我學密宗），你要專修念佛，不要搞雜了，你要是修雜了，我就不管你了。你不要小看了這句佛號，好得不得了，威力大得不得了。」說完就不見了。在那一段時間，我耳邊隨時都聽到念佛的聲音。

過了好幾年，我看見別人帶小孫子，心裡很羨慕。想起自己的兒子要是不走，也快讓我當奶奶了，不禁又傷心地哭起來。沒想到又聽見兒子的聲音：「你不要想當奶奶了，當奶奶苦得很。」

正因為有了兒子夢中提示叫我要專修念佛，所以我一直都只是念佛。後來有緣在榮昌敖家巷念佛堂看到弘願寺的法寶，請了幾本回家看，知道了專修念佛的殊勝利益，我真是太法喜了！念佛不但將來能夠往生極樂世界，而且現在就日夜在阿彌陀佛的護佑當中。

感恩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四年二月 羅宣萍述 釋佛專記）

九、報恩履承諾 熱鬧送往生

我的堂哥鄭青山，家住湖北潛江張金鎮，於二〇一〇年農曆正月十五往生，世壽六十歲。

我從小就沒了母親，獨靠父親將我們姐弟四個拉扯成人。天有不測風雲，老父親生病了，當時三個姐妹都已出嫁，我又在外地工作，實在沒辦法陪伴照料老人家，堂兄鄭青山主動擔起了照顧我父親的義務。雖說身為子女的我們身不由己，但內心卻慚愧萬分，當時我就對堂兄說：「你現在替我們姐弟盡孝，將來你的晚年及後事，我們姐弟一定報答。」（我這位堂兄，是一個未曾結婚的孤寡人。）

去年冬月，經醫院檢查，確定堂兄罹患胃癌，而且已是晚期。我老婆是一個念佛人，就趕忙對他說：「青山哥呀！我平時跟你講念佛，你一直沒聽進去，但這次不同了，你是非聽不可。因為像你這樣的病，醫生已經無能為力了，你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如果壽命未盡，阿彌陀佛會保佑你早日恢復健康；要是陽壽已盡，就到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去，免受地獄之苦。」

也許是他善根因緣成熟了，他爽快地答應念佛。於是我們姐弟幾個，特別是我老婆及一幫熱心的念佛人，輪流換班照顧他，陪他念佛。

正月初一，我做了兩碗方便麵來到他的床前，他當時已有二十多天不能

沾飲食了，感動地流著淚說：「下這麼大的雪，這麼冷的天，你兒女正放假在家，不在家好好陪他們，跑我這兒來幹什麼？」我笑著對他說：「這也許是你最後一個春節了，我來陪陪你，也好跟你一起念佛啊！」那天我們弟兄倆在一起念佛，聊人間的生老病死，聊人間的悲歡離合。夜深了，我進一步勸他一定要好好念佛，從此脫離這個苦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成佛。他說：「你們放心，你們對我這麼好，我一定聽你們的話，好好念佛。」

在他人生的最後四天，他不僅沒有痛苦，還能吃粥、喝湯。正月十五下午四點多鐘，帶著對所有人的感恩，他回到了阿彌陀佛身邊。

他走後，許多念佛人聞訊趕到，日夜助念。同時還有我們鄭氏的族長，帶著族人，主動幫忙料理後事。念佛蓮友中，有人看到他穿著和阿彌陀佛一樣的衣服，笑得嘴都合不攏，跪在阿彌陀佛的蓮花上，向著為他念佛的人以及默默為他奉獻的族人頂禮、頂禮、再頂禮。

除此之外，青山哥還以全身柔軟、皺紋消除、面如睡姿、棺木不沉這些特殊的瑞相度化著我們的族人。從未見過往生人的鄭氏族人皆讚歎不已：

「通過給青山辦後事，算是讓我們開了眼界了，哪有死了三天的人還是軟的，這念佛還真是與眾不同啊！」

通過青山哥的往生，我對阿彌陀佛的救度已是深信不疑，以後不僅要好

好念佛，還要讓更多的有緣人知道念佛的好處，以此來報答養育我的父母，報答養育我的父老鄉親，報答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鄭同釗述 佛定記)

十、去極樂世界得排隊嗎

我叫翟玉洪，最近親歷了一個「零起點」往生個案。所謂「零起點」，指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之前對佛法一無所知，經我勸導，教他念佛求往生，才開始念佛，兩個月後，便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再次印證：往生西方全靠佛願，對眾生沒有門檻，眾生順受佛願，專稱佛名，必得往生。大致過程是這樣的：

(一) 來日無多 始抱佛腳

楊建龍，男，四十二歲，家住哈爾濱市平房區，是我以前的老鄰居，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二〇一一年二月末，他被確診得了黑色素瘤。五月份，我得知他的病，勸他念佛求生淨土。九月份時他已經病得很重，不能躺下，只能坐著。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就主動打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跟他見一面，我答應了他，當晚到醫院看他。

見到我，他就說：「洪哥，你幫幫我。」

我說：「想讓我怎樣幫你？」

他說：「洪哥，你看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

「專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就是你最應該做的。」我這樣告訴他。

「我這樣念佛能往生嗎？」他問。

「你現在開始念南無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七寶池就會生出一朵蓮花，這蓮花就是你的，到時候阿彌陀佛就持這朵蓮花來接引你到極樂世界。」我送他一張阿彌陀佛接引像，像上有五朵蓮花。

（二）花瓣標名

九月十七日，我去看他，他的家人說：「有個事告訴你，楊建龍說佛像上那朵粉色的蓮花是他的。我們問他，你根據什麼說那朵蓮花是你的？他說因為蓮花上有他的名字——楊建龍。」

我聽了以後就問他，他說：「確實是這樣。而且我見到蓮花的每一片花瓣上都有我的名字。」我告訴他：「這樣你就一直念下去，一定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他非常高興。

（三）擔心蓮花遭搶

九月十九日，我去看他時他有些擔心地告訴我：「我看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應是幽冥眾生），都沒有蓮花，看我有，都要搶我的蓮花，這可怎麼辦？」

我告訴他：「你的蓮花誰也搶不去。」

幽冥眾生欲搶蓮花，正是說明他們對極樂世界的嚮往啊！教他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大家一起往生豈不更好？

（四）往生要排隊嗎？

九月二十日，他問我：「阿彌陀佛接引眾生到極樂世界，是不是需要排隊？」

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問，他說他知道在他往生的那天，有好多人要和他一起往生，所以才這樣問。我告訴他：「阿彌陀佛就像一個大磁鐵，你們就像一個個小鐵釘，那你說阿彌陀佛一來，你們是不是一下就被吸到大磁鐵上，跟阿彌陀佛走了？」他聽我這樣說，心裡就踏實了。就這樣，他踏踏實實念了一會兒，告訴我：「我好像進入到了極樂世界一樣！」我鼓勵他：「你就這樣念下去，一定能往生。」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早晨五點四十分，楊建龍在醫院往生。我接到電話趕到醫院，同他的家人一起為他念佛，五個小時以後為他穿衣服，身體

非常柔軟！稍後，遺體被送到殯儀館。出殯的那天，他的遺體已在冰櫃裡凍了三天，還是那麼柔軟！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翟玉洪述 黃寶新記）

十一、臨終獄現 念佛蓮生

家父孫殿文，現年八十七歲，家住哈爾濱。二〇〇八年八月突然病重，經醫院檢查，確診為晚期肝癌。家中哥哥姐姐共六人，無一學佛，雖然早年家父由我代理為他受過三皈依，但對念佛的道理一無所知。對於突然到來的病苦、死苦非常恐懼，他更加留戀眼前的兒孫及家產田園。就在家父往生的前幾天，我與妻子趕回家中，看到家父已把壽衣穿好，當時哥哥姐姐跟我講爸爸昏死過去了，甦醒後說他到了人吃人的地獄中，非常可怕。

我到家的第二天，家父再次昏迷，甦醒後說：「給我世界通幣，不然我寸步難行，很多人都向我要錢，人山人海的都在禍害我。」我趕緊握住家父的手，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就這樣，家父安靜了下來。當時站在旁邊的幾位很有經驗的鄰居老人看到家父的情形都說：「照這樣下去，得半個月後才能走。」我面對自己的親人，一次次地在痛苦中掙扎，哥哥姐姐們有的信基督教，有的信法輪功，我感到很孤獨、無望，好像失去了信心。就在這時，家裡那邊的一位蓮友原本出門在外，剛剛到家，打來了電話，

問明了家父當時的情況和我的心情，告訴我：「既然這樣，就趕快請聖，願老人家早點離苦得樂、往生西方吧！具體的做法分兩個步驟：一方面以你們兒女至誠懇切的心，替老父親發願此時就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祈請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清淨海眾諸大菩薩慈悲加持老父親以及他無始劫來的冤親債主，重罪消滅，善根增長，蒙大慈大悲阿彌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另一方面要開示家父，告訴他得的病在這個世界上已治不好了，有一個辦法能治好，那就是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阿彌陀佛是大醫王，萬病總治，沒有他治不了的病，只要他相信，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會把他接到極樂世界治好病再把他送回來；如果他念不了佛，那也沒關係，他只要願意去治病，就聽著我們念佛就行。」當時這位蓮友再三囑咐我，一定要以至誠懇切的心來做這一切。

就這樣，我妻子把蓮友電話的內容全部記了下來，開始準備。首先與我兩個哥哥溝通，雖然他們不相信，但看到家父這樣在病苦中掙扎，也沒有別的辦法，就默認了。當把佛像請到桌上時，我心情無比激動，手一直在抖。一切準備就緒，由二哥為家父開示。原本處於半昏迷狀態的家父，聽到能被阿彌陀佛接到極樂世界把病治好再送回來，突然睜開了雙眼，問：「是真的嗎？那我去！」還非常高興，以後的幾次開示，他都睜開雙眼，點頭表示非常願意被阿彌陀佛接到極樂世界。看到家父生起信心，我和妻子與兩個哥哥，以至誠懇切的心代家父在佛前發願此時就要往生西方極樂

世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中。當時我親眼看到阿彌陀佛從那張紙像中走出來，那樣親切、慈悲，我聽到成千上萬人的念佛聲音遍滿虛空法界，心情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就在我們代家父發願的同時，西屋的幾個姐姐與嫂子帶著譏諷的語氣，嘲笑我在搞一場鬧劇。看到她們這樣的嘲諷，我更加至誠懇切地引領著兩個哥哥與我的妻子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突然，我心中出現了一個念頭，老父親今晚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現在想一想當時的一切因緣，無不是大慈大悲阿彌陀佛種種善巧方便的安排啊！

九月二十四日晚六點二十六分，也就是我們代家父發願並勸他求生極樂世界的當天，在一片佛號聲中，家父非常安詳地停止了呼吸。就在那一剎那，我突然看到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與諸聖眾，浩浩蕩蕩而來，家父腳踏蓮花，被阿彌陀佛白毫光一下攝走，當時我實在不敢相信，可又是事實。

八小時後，家父的身體柔軟無比，面色紅潤，在家停放五天後出殯，身體既無腐敗，又無異味，更加鬆軟，面色如生。在場的人無不讚歎，尤其是那幾個姐姐和嫂子，爭先恐後地為親屬與鄰居講說：「這是念佛的結果，我爸已往生極樂世界了！」再也看不到她們嘲諷譏笑的表情了。我也參加過不少助念送往生的，可沒有一個像家父這樣殊勝。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 齊齊哈爾 孫亞洲述 靜愛記）

十二、初信輪迴 念佛往生

自從父親往生後，顯現種種不可思議的瑞相與感應，使我深刻地體驗到，極樂世界慈父阿彌陀佛，每時每刻都佇立、招手、呼喚：流浪娑婆的遊子啊，你何時回歸極樂本有的故鄉！

父親一生不信鬼神，我丈夫曾勸其信佛，父親不屑一顧：「你將鬼神綁來給我看，我才信！」聽罷此言，我心想：父親完了，此生畢命，將會墮入永無止境的輪迴之中。

二〇〇八年初，父親患腦血栓癱瘓在床，病情嚴重。為使父親跳出輪迴，往生極樂，我拿念佛機給他助念。父親在神智清醒時喊：「你再不拿走，我就把它砸爛！」無奈，我只好將念佛機拿走。幾天後，家人告知父親病情加重，我與丈夫急忙趕回去看望。

一見面，父親就對我說：「我已經死去五天了，剛從陰間回來。」我們一聽大出意外，一生不信鬼神的父親怎麼會突然說出這樣的話？我丈夫急問：「你見到什麼？陰間有沒有太陽？」父親答：「陰森森的，沒有太陽，見到了很多鬼。」我問：「見到我們村裡死去的人了嗎？」他說見到了。丈夫叫我問他是否見到村裡幾個因作惡多端而死去的人，父親搖頭說沒見

到。又問他，是否見到村裡幾個在世時非常善良的亡者，父親依然搖頭說也沒見到。最後再問五六個不作惡也不太善良的亡者，父親皆點頭說看見。其中有的已死去二十多年，依然見到。由此可見，行善者生善道，行惡者下惡道。五天後，閻王爺令小鬼把他送回人間。

通過這次經歷，父親才徹底相信有鬼神的存在。而我卻明白這是彌陀慈父善巧方便的救度。我趁機勸說：「爸，幸好你一生不做壞事，不然閻王爺不會放你回陽間了。如果你不願意做餓鬼或地獄罪人，最好念佛，求佛攝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父親說：「我不記得念怎麼辦？」我對他說：「聽念佛機提醒自己念也一樣。」「好吧。」父親答應了。

於是，我把念佛機放在他床頭，日夜不停地播放。

三天後，我和丈夫再次回去探望，一見面，只見父親指著母親大罵：「你偷了我的寶貝，快還給我！」

母親哭訴道：「你今年八十七歲，我八十五歲，一生未見你有過什麼寶貝，如今你癱瘓在床，哪裡來的寶貝？」

父親說：「真有寶貝！剛才它就在我的胸前閃閃發光，五光十色，十分好看，你一開門就不見了，不是你偷，誰偷！」我十分激動，明白這又是彌陀慈父再次善巧的救度。

「爸！真不是你的寶貝，那是阿彌陀佛的寶貝，只要你跟阿彌陀佛走，他那裡連馬路都是黃金！」並再次勸他聽念佛機念佛號，命終必定蒙佛攝受，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父親點頭相信。

四月十三日，父親病情危急，大汗淋漓。兄嫂用幾條毛巾擦拭後，毛巾濕如水浸。我回去後，叫他們停止揩擦，建議用佛號助念，送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開示父親一定求佛攝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父親當時一直雙眼緊閉，不知是否聽到我說話。當助念半個小時後，父親竟無半點出汗的跡象，人也很安詳，佛力加持真不可思議！又過了半小時，父親突然睜開雙眼，緊緊盯著阿彌陀佛像，滿臉驚喜，然後徐徐閉上雙眼，辭世而去！我相信：臨終的一剎那，父親一定見到了他平生所未曾看到的奇特之事。

父親捨報後，我一人一直助念了二十二個小時，才讓家人給父親換壽衣入棺。當時父親面色安詳，如同入睡一般，就連癱瘓近半年，僵硬如木而無法動彈的右手臂及右腿，也柔軟如棉。我知道這是佛菩薩慈悲加持，方有如此不可思議的瑞相。

因家中只有我一人信佛，處理父親的後事只好同意家人按傳統方式延請道公前來超度。當超度儀式進行到將出殯時，供桌上兩支燃燒的蠟燭燭光邊緣，每支都顯現出一顆像黃豆粒般大小非常明亮而又柔和的佛光！此光非世間所有，它比電焊發出的弧光更明亮，但沒有弧光的眩目刺眼。窮微

極妙的殊勝，非我等凡夫俗子用世間的語言文字所能形容！持續時間短的大約有五六分鐘，長的有十幾分鐘左右。這一奇異的瑞相，令在場的二十多個親友都驚歎不已，就連幾個道公也講，從事幾十年超度也從未見過如此奇特之事。當時眾親友非常激動，不由自主地跟我一起念起佛號來。

父親往生後的第三天晚上，我夢見明朗的天空中出現一尊足有五層樓高的半身佛像。佛像非常莊嚴，我無法用世間的語言文字來形容，同時看到像氣球一樣的東西自下而上往佛像上方飄去。我想那可能是父親的神識。見到這一景象後，我奮力高呼「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良久，佛像漸漸隱去，緊接著，第二尊佛像又重疊顯現，這樣連續有五六尊佛像相繼重疊顯現於明朗的上空，我也不斷地呼喚彌陀慈父的名號，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

第二天，我把夢境講給丈夫聽，他聽後非常高興。當晚，我又夢見一群人在前方圍觀，我好奇地擠進人群中觀看，看見父親躺在床上，身披紅色往生被，與他往生時所蓋的往生被一樣，旁邊站著幾個當時超度他的道公。有一個青年女道士拿來一台電腦，並往電腦裡播放VCD，但電腦根本沒訊息出現。青年女道士說：「電腦壞了。」話音剛落，電腦裡突然響起念佛的聲音，那聲音正是父親往生那天我所唱念的調子。女道士大喊：「怎麼會有這種聲音？」我十分興奮地對大家說：「念佛好，念佛好！就用這個佛號念給我爸聽……」醒過來後，我明白，彌陀意告：你父已在光明名

號中超生脫死，往生淨土而去！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女兒覃曉琳述 蘇復軍記)

十三、願意往生 即得往生

潘劍峰，男，家住蘇州市新升花園飛虹小區五十七幢一〇八室，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九日往生，時年五十四歲。

他於二〇〇八年一月三日被查出患肝癌，因已屬晚期，無法開刀，因此在家吃中藥保守治療。他母親和妹妹都是念佛人，此時就勸他要吃素、念佛、懺悔，但他不肯接受。二月，他妹妹潘建紅去了美國，臨走前把她哥哥的情況告訴了我，並希望我能去勸勸他，讓他趕快念佛求生極樂。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他家裡。我在談話中先不提吃素、放生、懺悔等事。我看著他那被疾病折磨得疲憊不堪的面容，內心酸楚，不由默默地祈求阿彌陀佛加被他，讓他趕緊念佛吧，趕緊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吧！一定是彌陀的加被，那天我覺得勸他一點也不費勁。我們聊了很久，聊了很多，我記得我講了人死必有後生，講了西方淨土生起的本末，講了我自己學佛的經歷，最後我勸他早晚各念一百聲佛號，然後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很爽快地答應了。

第二次見到他，是四月初，已是在病房裡了。我和蓮友秦居士一起去探望他，給他帶去了佛卡、手珠。這時他已知道回天乏術。我問他：「你相信有來生嗎？」「我相信。」他回答。我說：「那好，潘劍峰，你現在作個選擇吧！你是願意被閻羅王抓去受無量苦，還是願意跟隨阿彌陀佛往生西方去受無量樂？」「我當然願意去西方！」他很堅定地回答。我當時一陣激動，有救了！阿彌陀佛一定聽見了他發的願，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他的！我和秦居士一起在他的病床邊合掌念了一會兒佛，他也雙手合掌，跟我們一起念，非常誠懇。臨走前，我們把手珠放在他手心裡，對他說：「別鬆手，這是阿彌陀佛給你的救生圈。看著佛卡上的阿彌陀佛，記住他的形象，他會帶你去極樂世界的。你是個大丈夫，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因肝腹水的緣故，他已不大能開口了。因此我又對他說：「你如果口中不能出聲念佛，你就在心裡念；心裡念不了也沒關係，只要知道阿彌陀佛在你身邊，他會安排一切的，記住這些就可以了。」他聽後很用力地點了一下頭。

第三次去看他，他已經不行了，但神志還清楚。聽到我喊他，他還努力睜眼笑了一下。看到他右手緊握著佛珠，知道他心裡有佛。多有善根啊！我心裡很酸楚，默默地站在他床邊念佛，不知該如何幫他，只能一切交給彌陀了。臨走時，我握著他的手說：「潘劍峰，跟著阿彌陀佛走，我們極樂見！」他吐出了一個字：「好。」

三天後，他走了，走得很安詳，沒有出現醫生預料的七竅流血現象（肝癌患者臨終多會如此），就這麼睡過去了。

在醫院的二十多天中，他沒有打過止痛針，醫生也覺得很奇怪。

他走的前三天，妹妹潘建紅在美國家中為他念佛。當時是下午，太陽還沒落山，她跪在陽臺上，面朝西方，想到今生再也看不到哥哥了，不由悲從心起，悲情化為聲聲的呼喚，一句句南無阿彌陀佛從心中湧出。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包圍了她，她本能地睜眼望了一下，卻呆住了，西邊的太陽放出了水波一樣的紅色光芒，一圈一圈往外傳播，由西向東朝她湧來。她當晚在電話中激動地告訴我：當時她腦子中一片空白，整個身心被佛光籠罩，只有六字名號在震盪。佛光不斷地湧出，延續了四十多分鐘！她一直跪在佛光中念佛，直到佛光消失。

潘建紅在她哥往生後，兩次夢見他。這是她在電話中對我講述的：

往生當晚，她在夢中看到她哥坐在一張椅子上，神清氣爽，看上去很年輕端莊，穿著居士服，對著她微笑，好像很感謝的樣子。她在夢中朝他哥跪了下去，嘴裡念著佛。

一個月後，又夢見了。這次是在一間大屋裡，有許多人，中間有位穿著出家服的人很像她哥。正想著時，那人立即顯現出她哥的模樣。她高興極了，跑過去一下抱住他，嘴裡直問：「哥，你在哪裡呀？」她哥說：「我

已往生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在阿彌陀佛那裡。」她一聽，高興得抱著她哥跳了起來，跳得真高啊！好像跳到了雲彩裡一樣。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淨土宗蘇州念佛會 姚維煊 記）

十四、緊握彌陀的紐帶

我同事毛言凌的舅媽朱老師，一生無宗教信仰，在去世前的十四個小時發心念佛求往生，在蓮友的助念及家屬的配合下，終遂其願，順利往生。

朱老師患的是胃癌，從發現病症到去世，才七個半月，其間開了兩次刀，又做了化療，吃盡了苦頭，這讓她發起了極大的厭離心。毛言凌信佛，每次去探望她時，總勸她念佛，但她一直似信非信，發不出決定心。

往生前的半個月，她回到家裡。此時，她已知回天乏術，開始關心自己的後事，但還是沒有發心念佛求往生。

十一月九日上午，我接到小毛的電話，說她舅媽要走了，讓我馬上去她舅媽家。

原來，她舅舅看老伴兒不行了，陸續通知了親友。小毛中午趕過去時，朱老師一看到她，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把抓住小毛的手說：「毛毛，你今天不要離開我，我今晚要走了，我想去西方極樂世界，你陪我一起念佛。」

這些話是我到她舅媽家去後，小毛告訴我的。我當時聽了非常感動，太好了！臨終一念都能往生，何況朱老師還沒到最後時刻，她真有善根啊！

看到朱老師時，她意識還很清楚，馬上認出了我，還說謝謝。我拿出了弘願寺的那張阿彌陀佛穿紅袍的小佛卡。她看到就很歡喜，用手指指佛像，又指指自己的心，輕聲地說：「我要這張，看著能入心。」在此後的時間內，只要她能睜眼，就盯著這張佛像看。我和小毛又為她戴上了手珠。她說：「我要三串。」我倆就把自己手上的佛珠也給了她。我又說：「你要去極樂世界了，阿彌陀佛要來接你了，這手珠就像紐帶，把你和佛拴在一起了，你就抓著別鬆手。」她很用力地點點頭。從她的眼神裡，我看到了信心。

我們開始念佛，她也以輕微的聲音跟著，邊念邊看著佛像。說也奇怪，沒有開始念佛時她很難受，不停地要人家幫她翻身、坐起、躺下，不斷搗鼓，助念開始不久，她就安靜下來。到了晚上七點鐘左右，又來了幾位蓮友，我們分成兩班輪流助念，每隔半小時就開示她幾句。她愛人也非常配合，本來朱老師一隻手一直抓著丈夫的手不放，她愛人勸她說：「阿芳啊！你已受了太多苦了，你不要留戀我們了，現在我放開你的手，你跟阿彌陀佛走吧！」這話還真管用，此後的朱老師顯得特別放鬆，她的眼神再也不

找老公和女兒了，一切放下，只等佛來。

大概到了晚上九點多鐘，她問了一句：「怎麼佛還沒來？我已念了四百九十多句了。」我馬上說：「別急，佛其實已經到了，只是你的時辰未到，所以你看不見，時辰一到你就看見了。」她點點頭。

隨著體力不斷衰弱，她不睜眼，也不念佛了，只是很安靜地躺在那兒。到了凌晨四點多鐘時，她無聲無息地走了，像熟睡一樣，非常安詳。

我們繼續助念，早晨六點鐘時，一位年輕的蓮友看到她頭頂冒白氣。我走上前，在離她頭頂半尺左右探了一下，手心有刺感，好像有物外出。這時，白天助念的蓮友們來了，我就回家了。

下午五點多鐘，小毛來電話激動地告訴我，她們剛為舅媽換了衣服，發現她渾身柔軟，身體乾淨，只有右手緊握著佛珠，分都分不開。我一聽也高興極了，這也是瑞相啊！

三天後火化，身體一直柔軟如初。家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對佛法產生了信心。

往生後半月，她丈夫夢見妻子，盤腿坐著，穿著飄柔的白衣，非常漂亮，對他講：「我現在很好，你們不用擔心。」

小毛也在那幾天夢見她，在一間明亮的屋子裡。小毛問：「你在那裡好

嗎？」（指極樂世界）她舅媽回答：「這邊好得不得了。」又問：「你念佛嗎？」她說：「我念，我們這邊天天念佛。」過後她就醒了。

註：朱老師二〇〇七年四月查出病症，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日凌晨四點往生，時年六十歲。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淨土宗蘇州念佛會 姚維煊 記）

十五、放下牽掛即能生西

亡者：周林老太太，一九九四年農曆二月十五下午二時命終，享年七十四歲。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一五九巷七十六弄三號

電話：（〇六）二五六三五七五

周林老太太重病時，她的女兒周秀卿請我到醫院給予關懷，當時我得知老太太雖已皈依佛門，但平常並無念佛的習慣，對於女兒勸導念佛之事，也頗覺不耐煩，心裡更是常常操心掛念著子孫的事業和學業。到了醫院，我便為她簡要開示念佛的好處：「人只有到西方極樂世界，才能真正擁有廣大的神通，庇佑子孫富貴……」一說完，老太太當下生起念佛的歡喜心。

農曆二月初七，老太太堅持要出院回家，雖然沒吃藥也沒打針，但精神很好。家屬怕老太太在家無聊，便要她看看電視，她反而勸大家不要看電視，要多念佛。

二月初九，老太太陷入昏迷，經家屬念佛之後，轉醒過來。

數日後，老太太對女兒說：「阿彌陀佛曾經來過，說要帶我去西方，但是我沒有跟他去。」女兒聽了便告訴母親：「您下次要把握機會，跟著阿彌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後來我得知此事，便特別交代老太太的女兒要告訴她母親，說她會好好照顧祖母，請母親安心跟著阿彌陀佛去。

二月十四早晨，老太太又對女兒說：「阿彌陀佛就要來接我去西方了。」但是老太太的先生不相信，便再仔細問她，是否真的見著阿彌陀佛了，老太太有點不耐煩地回答：「真的有啊！而且三尊佛都來了！」

老太太臨終前，我帶領蓮友前往念佛，並勸她放下掛慮，不要為婆婆操心，只要生到西方，自然有能力保佑家人。後來老太太大量出汗，然後安然逝世。她的女兒周秀卿和媳婦林秀香也跟著蓮友開始念佛，大女兒受到蓮友熱誠所感動，亦加入念佛行列。不久，老太太的長子也跟著跪下來念佛。

當天晚上十一時，周秀卿看見一道很強的光芒射入室內，而且在亡者床頭上出現一朵蓮花，花朵愈開愈大。那時，老太太相好莊嚴，且帶著微笑。

老太太往生前，我為她開示時，曾和她約定，如果往生西方，要以微笑來答謝。

老太太有一個讀國小五年級的孫女，在老太太往生之後，每天都誦讀《阿彌陀經》，並且念佛迴向給阿嬤。有一天，孫女在睡夢中見到阿嬤來搖醒她說：「怡君，阿嬤帶你去玩。」孫女說：「我要留張字條給媽媽，免得她擔心。」阿嬤說：「我們很快就會回來，不用寫字條。」於是帶著怡君坐上蓮花，一剎那就到了西方極樂世界。孫女看見遍地都是金黃色，赤腳踩上去感覺柔軟舒適，那情景就和她每天讀的《阿彌陀經》一模一樣。怡君從夢中醒來後，告訴她的媽媽說，阿嬤坐蓮花來帶她去遊西方極樂世界。

周秀卿有一天在睡夢中看見許多長相相似的人，穿著海青搭衣，手持佛經，列隊進入一個講堂。看見其中一位長得很像她往生的母親，便對著那人喊了一聲：「媽！」那人卻對小周合掌說：「施主，阿彌陀佛！」便隨即進入講堂。小周醒來後，非常肯定地說，那人就是他的母親。我於是告訴他，往生極樂世界的人，面貌都會與阿彌陀佛一樣，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另外還有一件感應，發生在老太太的媳婦身上。由於老太太往生期間，剛好是媳婦的預產期，媳婦恐怕一方面要處理婆婆的後事，一方面又要去

醫院生產，覺得不太妥當，便在婆婆靈堂前告訴婆婆，希望能在處理完後事之後再生產。果真，婆婆的後事都處理完畢之後，媳婦也順利生產了。真是不可思議啊！

（法成法師 述）

十六、泡茶請佛

徐庚申老居士，一九九四年農曆一月二十三往生，享年八十歲。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鐵線里秀才庄。

電話：（○七）七四九四二三二。

徐庚申老居士，原未學佛，為人慷慨，樂善好施。

徐老居士往生前，女兒徐美吟邀請當地尼師上法下成法師做臨終關懷開示，起初徐老居士尚難接受，經慢慢開導後，起了歡喜心而願念佛。一九九四年一月四日，上鑒下因法師為他辦理皈依，正式成為三寶弟子。

臨終前，法成法師帶領蓮友與家屬助念，助念至下午六時，女兒繼續念佛，於七時見西方三聖，佛光射向徐老居士三次；他念了三聲佛號，然後阿彌陀佛伸手接引，繞屋半圈。女兒歡喜地說：「爸爸，阿彌陀佛來接您

啦！」她聽到父親答：「這要感謝你！」女兒說：「這要感謝佛及法師。」

徐老居士尚問「去西方還能再與親朋好友相聚嗎？」經開示後不久即安詳往生。

此時，西方三聖亦示現弘願精舍上空，正做晚課的法成法師深感不可思議。徐女打電話報告好消息時，法師要她繼續念佛，期瑞相再現，讓不信佛的兄弟姊妹們心服。

晚上十一時，阿彌陀佛再度示現，徐女見父親泡茶請阿彌陀佛喝（徐老居士有泡老人茶請客人喝的習慣）。徐女說：「爸，您很好哦！泡茶請佛喝，我正幫您念佛，口也渴了。」阿彌陀佛立即拿一杯給她，喝了之後，感覺如甘露，清涼潤喉，元氣十足。此時其弟不聽勸，正在燒冥紙，亡者罵他：「傻孩子，我已到極樂世界，黃金為地，你燒紙做什麼？」其弟亦看到三朵蓮花（徐女則見空中很多蓮花），光芒四射（非人間看到的光，似寶石發出那種光），趕快叫姐姐們來看，家人從此相信有佛，一切後事均依佛制如法辦理。

徐女半夜仍繼續敲引磬念佛，結果西方三聖現在引磬內。阿彌陀佛原本要帶亡者到處去遊歷，大勢至菩薩說「我來帶好了」。徐女請大勢至菩薩帶她父親去見未信佛的親友，包括因病住長庚醫院高雄分院治療的堂兄，大勢至菩薩立即不見，引磬內僅剩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隔沒多久，大

勢至菩薩又回來，然後西方三聖才消失。事後詢問那些親友，確實在那時見到亡者。

出殯當天，亡者的照片背後光芒萬丈，佛光普照室內。一般未學佛的人，很怕喪事，怕被沖煞，這些瑞相傳出後，附近很多人竟然不怕死人，跑來看面露微笑、臉色紅潤的亡者，聞者、見者莫不稱奇，都認為念佛真不可思議。此後，附近的居民大多能接受佛教，法成法師要去關懷、助念時，阻力就少很多了，也有很多感應事蹟。

（台灣高雄 徐美吟記）

十七、極樂與地獄

大舅詹棹，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晚上，一向硬朗的身體突然吐血，送醫急救不治。我得知大舅死亡的消息，趕緊聯絡蓮友助念，並請劉老師向大舅開示，要大舅萬緣放下，念佛求生極樂。隨後，溪湖的蓮友也相繼前來助念。隔日，又請法師為大舅皈依、開示並助念。家屬輪班助念到下午六點才替大舅淨身更衣入殮，此時，遠從台北回來的姨媽閉著眼念佛，卻看到空中出現兩朵紅色蓮花，趕快叫大舅的大媳婦也閉上眼睛，大媳婦也看到了一朵紅色蓮花。

幾日後，我兒子夢見他舅公坐在床邊，西方三聖現於空中，舅公看到西方三聖後，就往虛空一直走上去，空中沒有樓梯，舅公卻能一直往上走。那時阿彌陀佛坐在蓮花上，同時腳邊還有一朵蓮花，舅公走到阿彌陀佛面前時，佛站了起來，舅公向西方三聖頂禮後站上蓮花，隨後往空中飛去，消失在雲端。

又過了幾天，兒子又夢見舅公坐著蓮花來，說要帶他去玩。

事後兒子描述道：「我問舅公要去哪裡？為何坐蓮花，且身上怎麼都是金色，舅公說去極樂世界。舅公還說要帶我到地獄跟極樂世界玩，問我要先到何處，我說先到地獄看看。剛到時，地獄門關著，不久，地獄門打開，我看到許多牛頭馬面的鬼卒，好害怕喲！舅公叫我不怕。獄卒很恭敬地讓舅公帶我進去。我看到有牛頭馬面的鬼卒，他們挖人的心肝，斬人的頭，且在人的身上一直剝，血一直流。在剝的時候，有一個人狡辯，牛頭馬面將那個人的舌頭拉出來，罵他在世時做盡壞事，現在還要說謊，因此將那人舌頭割掉。看了真叫人心驚膽顫，太恐怖了！又走了一會兒，看到好大的床鋪，有很利的刀往上插，又有火燒著。這時鬼卒把許多人往床上一丟，人就被刀插在身上唉唉地叫，有人害怕，想逃跑，恰巧旁邊有座山，很高，像玉山一樣，有繩子往下放，因此大家爭奪繩子，要往山上爬，但爬到一半就被兩邊高山夾得扁扁的，人被夾了以後，山又打開，所看到的盡是模糊的血肉。還看到人在油鍋裡，鍋子好大，油又很滾燙，鬼卒將人抓起來

放進鍋裡炒，就像媽媽炒菜一樣，同時一抓就一百多個，真是可怕啊！

隨後舅公又帶我到極樂世界，只見遍地都是金色的，我心想，黃金一定很硬，不敢用力踩，等踏上去之後，發覺不但不硬，而且軟綿綿。我奇怪鞋子不見了，那裡的人也都沒穿鞋子。大地很平坦，有蓮花、七寶池以及金沙鋪地，好漂亮。看到有人洗澡，我也好想洗，這樣想時，整個人已浸在七寶池中，人一直往下沉，還竟然可以呼吸，好奇怪。隨後一朵蓮花將我托上來，好舒服。

舅公又帶我到處走走，覺得肚子有點餓時，飯菜便飛了過來，想吃什麼菜，菜就自己飛上來餵我。吃飽後看到極樂世界的房子好大，想要睡覺，「咻」一聲床就飛過來將我放在床上，同時又飛來一件棉被，厚厚的，但不覺得重，冷暖剛剛好。我又問舅公極樂世界還有何處好玩，有沒有像迪斯尼樂園一樣，正往前走時，看到一隻老虎，我好害怕，但老虎不但不咬我，反而屁股向著我，並對我說要載我到各處玩。我想坐馬，馬便飛過來蹲下讓我坐，也照我的意思在空中飛。（《阿彌陀經》云：彼佛國土，無三惡道。……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停下來後，看到很多人在打坐，也看到西方三聖正朝著我微笑。那兒的樹長得很高，葉子綠綠的，很大片，又會發光，葉子上面好像電影一樣有畫面，下次再去時，一定要摘一片回來。看到有人快撞到樹，樹竟然會自動移開，不會阻礙人走路，真是奇妙！我看人打坐時自己也想坐，正在想時，蒲團自動就飛過

來，這時候我的身體卻一直回來，一直回來。之後眼睛張開醒了過來，我怪奶奶一直把我吵醒，否則我仍在極樂世界遊玩呢！」

大舅一生勞苦，除了種田外，還駕駛三輪車幫人搬運稻米，在鄉下也難有佛法可聞。但大舅夙有善根，到了晚年，一聽到有淨土法門，即肯信受念佛，每天睡前一定拿起念珠念佛，爾後才上床睡覺，臨命終時又有蓮友及法師的開示助念，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台灣彰化 黃勝法記）

參、念佛超度

一、亡友託夢 黨人信佛

李柏農居士說：潘君，是老同盟會最有力的人，他夫人也是革命人物，現在明白了從前的錯處，每想起從前的言論，自打嘴巴。五年前，告訴柏農居士說，她午夜夢見死去的同黨朋友某人，帶了枷鎖，說在地府受刑的苦痛，求念佛超度；亡友的妻子，也同夜夢見丈夫是這樣的情形，並說是仗祖宗作佛事的功德，才能託夢，因而勸亡友的妻子吃齋，替他念佛。這時潘君正在管理廣州孤兒院的事，帶了亡友的子孫到院教養，並教念佛，超度他們的父親。隔了幾個月，亡友的妻子又夢見丈夫來，枷鎖比前減輕，穿白色衣，不是赭色衣了，對妻子說，蒙佛力加被，罪已減輕，並說親人念佛超度亡魂，力量最大。叮嚀妻子加緊念佛，不要懈怠。友人的姓名，未肯說出。

（聶雲台居士）

二、父亡十八年 今始乘白蓮

父親張三和居士，台灣宜蘭縣五結鄉人。生於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九日，卒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三歲。

父親生為長子，為了持家，一生辛勞，既要撫養我們兄妹三人，又要照顧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供應他們讀書，完成他們娶妻出嫁的終身大事，除此之外，還要負責償還祖父留下的債務。所以，種田、種菜之外，也同時不斷飼養大批大批的雞、鴨、豬，販賣維生。

一九九二年四月，父親感冒咳嗽，久久不止，到醫院檢查，才知已是肺腺癌末期。住院一個月之後，便離開人世。當時家中沒有人學佛，只用民間一般喪葬儀式為父親下葬。

大嫂信仰濟公，頗能感應到無形眾生的存在。大嫂對我說，父親往生後經常回家，交代家中大小事情。她雖能感應到，但看不到，因此都會到祖先牌位前燒香、提問、擲筊，確認父親的意思。比如父親會要求將他土葬的地點換到乾燥一點的位置。二嫂難產送醫待產時，父親也跟隨大嫂到醫院去陪伴，直到二嫂順利生產。

一九九七年，父親已往生五年，我二十七歲，開始學佛，才知道善惡報應、六道輪迴的道理。想到父親為了持家，和雞、鴨、豬等眾生結下惡緣，如果不多作功德迴向，恐怕無法往生善道。所以，我每年都會盡力為父親及歷代祖先設立大型超薦牌位，順便也為往昔家中那些受難的雞、鴨、豬設立小型牌位，祈求法會功德，一同超拔牠們。

大約九年前，我白天上班，晚上借住在一間寺院，方便學佛、吃齋。我

趁假期回家小住，晚上陪母親同睡。第一天晚上，才睡沒多久，身上就奇癢無比，只好抱著涼被到客廳睡。第二天又回去陪母親睡，身體還是一樣癢得難受，只好又去客廳睡。拗不過母親勸說，第三天又回去睡，半夜夢裡見到一條大蛇，橫在我的小腿上，嚇得我奮腳一踢，仰身坐起，猛然一醒，已嚇出一身冷汗。第四天只得提前回到寺院。

一進寺裡，師父正在辦公桌前打坐，我不想打擾，就默默走過，卻被師父叫住，師父問我：「你帶什麼回來？」我說：「沒有啊！只有這個背包。」師父再問我一次：「真的沒有？」師父看我一頭霧水，提醒我：「想想看，這幾天回家，有沒有發生比較奇怪的事？」我還是想不出來。最後師父只好告訴我，說：「一條蛇跟著你回來，牠是被你母親打死的。」我問師父：「為什麼牠要跟我回來？」師父說：「因為你學佛，可以做功德迴向給牠。」我問師父：「怎麼辦？」師父說：「要超度牠。寺裡七月舉辦超薦法會時，就以你母親之名，為牠立超薦牌位。這一段時間，就請菩薩作主，請牠暫時待在這裡修行，到時再為牠超薦。」

母親和父親為了家庭經濟而飼養雞、鴨、豬，自然也與牠們結下了殺生吃肉的深重惡緣。難怪父親年僅五十三歲即罹癌不治；母親則長年病痛，只能不斷看醫生、打針、吃藥，卻也不見起色。

二〇〇三年，我出家。出家後每一次打坐，都會看到一整群的雞、鴨、

豬現在眼前，多得像動物園。為了超度牠們，我在超薦法會中改為為牠們設立大型超薦牌位。

三年之後，牠們不再出現，但始終沒有父親的消息，也不曾去擔憂，只是每年不斷地為父親超薦添功德。

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我來到淨土宗協會常住，親近慧淨師父學習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專一念佛。

二〇一〇年三月中旬，一天下午，我在一樓佛堂隨眾打坐念佛時，忽然聞到一股煙垢味，我心想，這裡不可能有人抽煙。為了確認，我張眼觀看四周，的確沒人抽煙。可是煙味依然存在，而且覺得很熟悉（父親生前最愛抽黃色包裝的長壽牌香煙），我便祈求阿彌陀佛，如果是我父親到來，就請讓我看到。

剛祈求完，父親就站在佛堂右邊男眾念佛區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我用心念請父親坐下來，跟著大家一起念佛，等五點念佛結束迴向時，再一起為他迴向，並請父親要跟著阿彌陀佛前去極樂世界。

接著我繼續念佛，但是父親仍沒有念佛，只是一直看著我。由於距離迴向時間還有大約四十多分鐘，於是我繼續勸請。

我說：「爸爸，您一生已經夠辛苦了，不管您現在是何因緣而能夠來去

自由，但是也還在六道裡來來去去，不能跳脫輪迴。不如就去極樂世界，換一個健康的身體，做一個等覺菩薩。去到那裡，阿彌陀佛還會讓您具足六種神通，對事情也不會執著。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不是我三兩句話說得完的，您去了就知道了。何況您那麼顧家，家裡的媽媽、哥哥、嫂嫂和孫子們，就等您回來度他們啊！」

說了這些話，父親依然沉默不語，也面無表情，就是一直看著我。我開始急了，又對父親說：「趕快去啊！不然留在世上做什麼？您要發願趕快去啊！」說了幾次，我又繼續念佛。

將近四點半的時候，眼睛一開，不知什麼時候，一朵小白蓮花已經呈現在父親座前，蓮花差不多只有一人座椅的寬度。我心想：「這麼一小朵，怎麼坐？怎麼去啊？」但是我還是勸父親：「趕快上去！趕快上去啊！」父親依然看著我，不動聲色。我急得只好又催他：「趕快去！不然留在世上做什麼？我們大家以後都去極樂世界團圓啊！」

說時遲那時快，瞬間，父親已經穩穩地站上蓮花，而且身著西裝，打一條大紅底漸層暈藍的領帶，頭髮油亮齊整，正是父親替大哥辦結婚喜宴時的那一身打扮。可是父親變年輕了，臉上光潤，沒有一絲皺紋。

不久，蓮花載著父親向著佛堂天花板緩緩上升，蓮花也愈變愈大，直到父親穿過天花板，才消失不見了。

回想開始學佛之後，每年都為父親超薦，然而父親仍然一直在陰間，似乎能夠來去自如，但總未超升，何況解脫六道輪迴！而如今我專修念佛，純一不雜，便能夠讓父親乘托白蓮，往生極樂。可見念佛簡單，功德殊勝，遠勝誦經、拜懺等種種超薦方法。而且，念佛不用花錢，何人何時何處皆可念，可謂簡易之至，然而功能不可思議，立即超度親人往生極樂，不再輪迴。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釋淨樸記)

三、三十年冤魂 念佛得超度

楊奶奶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春節後，老人家在道場與我們分享了她念佛的一段感應。

楊奶奶的老伴兒是一位老革命，三十年前是我們這裡一家大型國營企業的處級幹部。有一天，他在打點滴時突然去世了。接到通知後，楊奶奶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趕往醫院，到醫院後，卻未能與老伴兒見上一面，因為人已被送到殯儀館去了。楊家人要求見最後一面，卻未被允許。公司領導派人將他們一家安排在賓館裡，二十四小時有人看護。在楊家強烈要求事情未弄清楚前不能火化，但屍體還是強行被火化。事後公司領導主動將楊奶奶的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安排進了這家國營企業，條件是不得再追究

她老伴兒的死因。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過了幾年，大兒子莫名其妙地出現一些狀況：先是打哈欠，然後人就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繼而就胡說八道：「我死了，你們心太壞，沒人管我了，我好冷。」這種事情每過一段時間就會重演。

有一次，楊奶奶遇見她的一個老鄉，老鄉告訴她說，有一天夢見她老伴兒下身穿一條短褲，腳上沒穿鞋，鼻涕流得好長，在大街上跑；看到有一群人在大街上燒火取暖，他就湊了過去，但那些人不讓他烤，還打他，攆他。楊奶奶聽到這裡，就聯想到兒子每次犯病時老是說冷，老伴兒被送到殯儀館火化時也是沒穿鞋的，也沒穿衣服（鞋和衣服都在醫院，可能是在搶救時脫下來的）。於是楊奶奶就買了衣服和鞋給老伴兒燒了。

燒了之後，兒子再犯病時也不提冷了，但每次犯病時病情都越來越糟，話也說得越來越狠：「你們就知道顧你們自己，誰也不管我、不問我，我不會叫你們過好日子的……」當時他們都認為大兒子得的是精神病，看了好多醫生、花了好多錢也沒找到原因，更談不上治好，就這樣持續了三十年。在這期間，小兒媳隔三差五就在家吵架，一吵架就點火，燒床，燒沙發，家裡人提心吊膽地過著日子。有一次，全家人在睡覺，小兒媳將煤氣打開了，幸虧鄰居發現得早，才避免了一場災難。大兒媳也經常在家吵，罵的話就是楊奶奶當初罵她老伴兒的那些話，一字不差。大兒媳每次罵完

後都後悔，但每次都控制不了自己。

去年的四五月間，經人介紹，楊奶奶來到我們道場，看到許多蓮友在掛牌位，有超度的，有祈福的。楊奶奶想到自己家裡的情況，就為老伴兒和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各掛了超度和祈福的牌位。大概過了兩個月，老人在路上碰見我，一把拉住我，高興地流著淚對我說：「謝謝了，謝謝了，謝謝阿彌陀佛救了我們全家！」我問咋回事，老人家說：「念佛的這段時間，我心裡頭亮堂多了，也不害怕了。自從老伴兒走後，我心裡一直堵得慌，不敢一人待在家裡，總感到家裡陰森森的，好像有一雙眼睛在看著我，細看又什麼都沒有。現在好了，不怕了。最重要的是，大兒子的病好了，從掛牌位那天起就沒再犯過病。兩個兒子、兩個媳婦也不吵架了，他們現在可好了。你不知道我這三十年是怎麼過的啊！」老人家一會兒嗚嗚地哭，一會兒又高興地拍著手笑。看著老人家這樣，我也高興地說：「好了，好了，現在有阿彌陀佛了，我們什麼都不怕了。我們只管念佛，將家裡一切好的、不好的，順心的、不順心的，通通交給阿彌陀佛，由阿彌陀佛來為我們承擔。我們擔不起了，太累了。」

今年年初，楊奶奶獨自一人在家念佛時，迷迷糊糊中看見老伴兒站在她面前，她就問：「你現在在哪兒？」

老伴兒說：「我往生了。」

楊奶奶說：「你往生了？你往生去哪裡了？我送送你吧。」

於是兩人就來到了像皇宮那麼大的一個大門口。這時，門徐徐開了，楊奶奶伸頭一看，說：「哇，太美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美的地方，有山，有水，還有塔，青山綠水，鳥語花香。」看到這裡，楊奶奶心想：「等我老了，也要來這裡。」這時，她老伴兒就抬腳跨了進去，進去後他老伴兒回頭對她說：「你回吧！」門又徐徐地關上了。

楊奶奶醒後，確信那就是極樂世界。她把她的所見所聞給我們作了分享。她說：「是阿彌陀佛救了我們全家，如果沒有阿彌陀佛，我們全家還不知道這煉獄般的日子到哪一天才是一個頭呢？」

現在他們全家老少都念佛了。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安徽馬鞍山 陳艷玲記）

肆、動物往生

一、車禍亡貓 托夢來謝

今年（二〇一二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是我媽媽的生日。這天，我們全家和親戚朋友們約好一起去北京延慶郊區的康莊遊玩。我、三哥還有一個姐姐開一輛車前往康莊。

我們的車剛駛出南辛堡村，我突然看見前面有一個黑白花色的動物癱臥在公路上，一動不動。我立刻減速，慢慢靠邊，接近動物，將車停下，下來一看，原來是一隻貓咪被車撞死了，地上有很多殷紅的血。我立時蹲了下來，在貓咪身邊為牠念佛，勸牠也和我一起念，見到佛就跟佛往生西方。

我平時暈血，一見血就會頭昏，但是那時念了十幾分鐘都沒有暈血的感覺，後來想到牠的屍體這樣放著會被過往的車輛碾壓，我就在路旁找了個地方，挖個坑，把牠掩埋了，還立了小石碑，繼續為牠念了半小時佛後，我們便準備離開。

我正起身準備上車，突然感覺特別不舒服，頭暈，疲乏，於是便讓我哥哥開車，我就躺在車後面睡著了。一會兒工夫，便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個男的，好像很感激的樣子跟我說：「謝謝你！」

我說：「我不認識你啊！」

他說：「我就是剛才你救的貓。」我心裡感到非常詫異，有點不敢相信。

他說：「你剛才念佛之前教我的話我都聽見了，正跟著你一起念佛時，見到阿彌陀佛來接我了，我現在就要和阿彌陀佛走了，走前特來感謝你！」

我說：「你快走吧！我們到時候極樂見！」

說完這句話後，我突然醒了，醒後的我高興得一直樂，佛父真的把貓咪接走了！佛父真的好慈悲，我只是這樣不經意地念念佛，佛父就果真把橫禍中死去的貓咪接引去西方了，我真是既開心又感動。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佛願居士記）

二、彌陀不捨 兔貓往生

二〇〇三年十月，我兒子從大學的同班同學那裡買了隻小兔崽，因為學校寢室養不是很方便，暫時拿到我家代養幾天，準備放寒假時再帶回黑龍江老家。到了假期，由於天氣很冷，沒有帶走小兔，就留給我了，由此，小兔就與我生活在一起。

小兔一天天長大——是一隻白兔，長著一對黑耳朵，黑眼睛，黑眼圈，嘴巴兩側各有一塊黑色的圓點，很像熊貓，所以我們都叫他兔貓。叫久了，小兔也知道我們在叫牠。

平常，我們家人拜佛，小兔貓在旁邊總是看著。一次，我拜完佛，把小兔貓抱上拜墊，抬著牠的前腳一上一下讓牠拜佛，同時念著南無阿彌陀佛。我發現，我每念一句佛號，牠的嘴就顫動幾下，我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牠的嘴就動個不停。

二〇〇四年春節前，我在家抱著小兔貓在佛像前皈依，代小兔貓說：「我兔貓盡形壽歸命阿彌陀佛，信受彌陀救度，盡形壽專念南無阿彌陀佛，願生彌陀淨土……」皈依後我又說：「過去生中你可能是個修行之人，肯定是哪裡出了差錯，以至於落入今天這個樣子，要不然今生又怎麼有緣遇到念佛法門呢？你和我們都是一樣，都是過去沒有真正信受彌陀救度，沒有專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所致，所以還在六道裡打轉轉。從現在起，我們都要畢生死心踏地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依靠阿彌陀佛的救度願力，脫離六道輪迴，去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那裡才是我們的家啊！」

這時我們全家都看到小兔貓兩眼流了許多淚水，感動得我們也流了淚。

小兔貓皈依念佛，時常自己在拜墊上一趴就是很長時間，甚至半天不下墊，有時抬兩隻前腿站著望佛像，累了再趴下。

一晃小兔貓在我們家生活三年了，今年「十一」休完長假，小兔貓就不吃食物了，我們都很著急，去兩家寵物醫院都說看不了。最後到了一家，經檢查後，說小兔得了嚴重的肺炎，當天就打了點滴，第二天準備接著打。回到家後，病情半夜仍不見好轉，小兔貓有病，我們也沒睡覺，到凌晨兩點，見小兔貓連站著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就說：「兔貓啊！如果你挺不過去，就不要受罪了，別忘了去阿彌陀佛那裡，別忘了念南無阿彌陀佛，跟阿彌陀佛走吧，那才是咱們的家啊！日後我們也去，咱們都去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集合、見面，永遠脫離生死輪迴之苦。」然後我們就念著佛號，只見牠連動嘴的力氣都沒有了，兩眼默默看著我們。

十月十日凌晨三點，小兔貓自己翻身右臥（沒有動物死時蹬腿等動作），安詳而逝，我們接著助念，念佛機同念。到了天亮，我又請崔居士等人前來助念，並為牠開示。

到了第二天早上五點多鐘（已過二十六個小時），我們家人和崔居士為小兔貓沐浴，只見小兔貓全身乾淨，光滑、柔軟，關節、腳趾、尾巴、耳朵，身體無一處不軟，像睡著一樣，儘管身體涼了，但頭頂還是溫熱的，到後來入箱前近三十個小時，頭頂還有餘熱。

小兔貓的往生及我父親的往生，是我們親身經歷、親眼所見，真是彌陀救度誓願不虛，小兔都能依靠六字名號、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我們

作為信佛念佛之人，還有什麼理由擔心自己不能往生呢？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吉林長春 栗培成記)

三、往生小鳥 顯相來謝

不久前的某個星期三中午，我和七歲的小孫女淨竺剛用完午餐，她就吵著要到公園玩。我家附近有兩個公園，較大的是中強公園，較小的是三犁公園。我們就選在人較少的三犁公園活動，淨竺玩溜滑梯，我則在旁邊念佛甩手。

不一會兒，小孫女就喊我：「阿嬤，你快來看。」我問：「看什麼？」

小孫女說：「你來看了就知道了。」

我走到小孫女手指的地方一看：「咦？怎麼有一個小鳥的頭，身體不見了，而且頭也已經曬乾了。」真令人於心不忍。於是我們祖孫倆就近找來樹枝將牠輕輕夾起，並在樹下挖了個洞，小心地把牠埋進去。埋好之後，我先為小鳥皈依，並跟小鳥說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然後和孫女一起合掌念佛。念了大約有三十句，約莫四、五分鐘，就做迴向。這當中，我起了一個心念：「我晚上到念佛會念佛時再另迴向給你。」接下來也就忘了這件事了。

晚上家事忙完，近九點時，我到念佛會念佛，我念得很大聲，又很歡喜，覺得今晚念佛念得特別開懷。此時，眼前突然出現一位年約三、四十歲的女眾，圓圓的臉，戴了一頂土黃色的帽子，只有頭，沒有身體，一直對著我笑。我納悶：她是誰呢？起了這樣的疑問後，就見她的嘴慢慢地尖起來，現出鳥喙的樣子。哦！原來是今天我和孫女一起埋葬的那隻鳥啊！我說要迴向給牠的，差點忘了。接著，景象就消失了。這時張開眼睛，一看時間是九點二十五分，距離最後的總迴向只剩五分鐘。

她的出現，是提醒我要記得迴向給她呢，還是來感謝，告訴我她已得度？不管如何，都令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這隻小鳥只剩下一個頭，而且都已經乾了，還能彼此感應。而我和孫女只是為她念了一會兒佛而已，她就脫離畜生身，彌陀的救度真是不可思議！

就這隻小鳥而言，可說是死於非命、屍骨不全，而且不是她本身念佛，只是別人為她念佛，在這種情境下，彌陀尚且立即救度，更何況平生念佛發願往生淨土者！慶幸今生能遇到這個殊勝而易行的淨土法門，真是莫大的福報！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淨霞記）

伍、其他感應

一、「皈依三寶，不墮三塗」的見證

我名叫賴坤龍，男眾，一九四九年生於台東縣長濱鄉，一九八一年搬來台南市定居，是一位草藥師，也開中藥行。我的一生充滿了傳奇，不只這輩子以草藥救了不少人，前前輩子，也曾以草藥救了很多人。我接下來要講的是我所經歷的一小部分傳奇故事，以及與皈依三寶有直接關係的例子。

大約三千年前，我出生在中國大陸，是個草藥師，因曾以草藥救了很多人，以此善行，去世之後上生到南天界，在天界約十年左右，專司澆灑花草，是個灑花童子。天界時間與人間有別，直到清末民初之際，我向下俯視，得知整個大陸發生旱災，死了很多人，彼時心生不忍，一心想要救人，因此將灑花的水，順手向旱災地區灑了幾滴，當下旱災地區雨水充沛，旱災立即解除。未料此事震驚玉皇上帝，玉皇上帝相繼查問龍王、風王、雨王，得悉都不是他們做的，最後才查出是我做的。我因為此事違犯天條，而被貶落人間。

我雖是由天界轉生人間，依然要經過轉輪臺，喝陰陽水，也就是孟婆湯。

當在轉輪臺排隊等候投胎轉世時，旁邊有鬼差，負責各發一條白布，披在每個人的背上，白布上畫著每人投胎轉世的對象。我看到排在前面的人，原來所披的白布畫的是一隻牛，顯示他將投生為牛；可是聽他自言自語地念：「我某某願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彌陀佛。」突然旁邊的鬼差馬上把他原來所披的白布拿掉，換上畫有頭戴帽子白面書生的白布，顯示對方將投生為有學問而且富貴之人。我一看覺得奇怪，只喃喃自語地念了幾句，就轉牛身為人身，而且既富貴又有學問。

每人披上白布之後，接著就喝孟婆湯，上轉輪臺投胎而去。因為這個地方是陰陽交界，在陰界很清涼，面對陽界很燥熱，都渴望有湯水可喝，因此，喝到孟婆湯的人都會一飲而下。當時我不感覺口渴，所以只含在口中。上轉輪臺時，如坐摩天輪，上升之後就往下栽，頭一往下，我口內的孟婆湯也隨之流出口外，也因此我在今世仍能記得前二世的一些事情。

一九八三年，我有機緣皈依三寶，在皈依儀式中，念到「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畜生」，又經過皈依師父的解釋，我才恍然大悟，憶起在轉輪臺排隊時，在我前面的人原本應該投生牛胎，只因他順口念了三皈依，立刻不但不墮三塗，反而再得人身，而且生於富貴之家，又有學問。這時我才清楚，原來只要發心皈依三寶，便可不墮三塗，繼續保持美好的人身；反觀我在當時因為不知道念三皈依，所以這世沒有什麼學問，也不富貴。這件事的前後因緣，讓我感觸良深。

由於自己親身見證皈依三寶的利益，所以我一有機緣就鼓勵人家皈依三寶、深信因果、守戒行善，努力學佛念佛。

一九九七年，有一位婦女叫邱罔市（台語），有事來找我，相貌頗為慈祥。我心想這個人應該有皈依、學佛吧！就問：「你有皈依三寶嗎？」她反問：「什麼是皈依三寶？」於是我就教她早晚上香時念三遍：「我邱罔市，願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彌陀佛。」並略為解釋皈依三寶的意義與利益。這位邱女士雖與我素昧平生，但聽我所說竟然也願信受奉行，每天早晚上香都這樣念三遍。

有一天邱女士心臟麻痺，當下昏死過去，她的靈魂（神識）孤獨地在荒野的路上向著對面奈河橋走去；兩邊有一些鬼魂伸手向她索取旅費，害怕之中，她念了三遍：「我邱罔市，願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彌陀佛。」三遍方剛念畢，奈河橋上立刻出現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應是鬼王，大聲地說：「邱罔市，你陽壽未盡，來做什麼？」就把她一抓，往東邊一丟，隨即邱女士也醒過來了，看到身邊土公仔（殯葬人員）正在為她入殮，她吃驚地說：「你們在跟我做什麼？」土公仔嚇得趕緊向她的家屬說：「這個人還活著！」

邱女士能夠起死回生，她知道是因為念了三皈依的緣故，為了感恩，特地來到我家，一見面就立刻雙腳下跪說：「師父，感恩你救了我！」我立

即扶她起來，跟她說：「我不是師父，理光頭的法師才是師父。你說我救了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慢慢地說給我聽。」邱女士就將以上瀕死之際因念皈依三寶再度還陽的事說了一遍。

由於再次有了這樣殊勝的見證，所以我只要有緣遇到出家法師，都會主動熱切地將自己所見證的皈依三寶的利益，提出來與法師分享，方便法師日後在為人舉行皈依儀式時可以引用以上見證，增加皈依者的信心。

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賴坤龍 記)

二、彌陀夢示 弘法利生

二〇〇二年夏安居結束的那天，也就是七月十五，佛歡喜日的晚上，我做了個很奇特的夢，時隔六、七年了，整個夢境還歷歷在目：

在晴朗的早晨，我來到一個山坡上，坡度有點斜，但是那個斜坡確實非常平整。山坡上長著兩三寸長的草，綠油油的。草上面還在流水，水也特別清。我穿著布鞋走在草坪上面，水也沒有打濕我的鞋。還有一陣陣的清香，特別好聞，似蓮花香，但比蓮花香還要好聞。

我漫步在草坪上，心中特別舒適、清靜，口中不停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天空中出現了無數個阿彌陀佛，身高大概都是一米多，一眼望去全是阿彌陀佛。

不一會兒，從我的正前方傳來了從未聽到過的音樂，非常非常悅耳。緊接著由西向東飄過來一片雲彩，雲彩中央站著好莊嚴的一尊阿彌陀佛，大概有兩層樓那麼高。阿彌陀佛的上方還打著幢幡、寶蓋，頭上放出的金光將我都包進去了。阿彌陀佛的蓮臺是白色的，放著白色的光，那種光好看得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一個花瓣大概有一平方米那麼大，花瓣上面還有一個個圓圓的水珠，亮晶晶的，真是好看極了。阿彌陀佛的上半身向前傾著，手上端著一個金色的蓮臺，金光四射，就好像原來八一電影製片廠開始的那個鏡頭。但是射出來的光是金色的，沒有那麼粗，比那不知要柔和多少倍。

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隨其左右，站在阿彌陀佛的後面一點。後面還有好多佛菩薩，就跟阿彌陀佛的接引圖一模一樣，整個場面壯觀、莊嚴無比。

我感動得急忙跪下，求阿彌陀佛接引我往生。阿彌陀佛說：「我前來接引周玲莉回家。」我還是一個勁兒地求阿彌陀佛，我說：「阿彌陀佛，求您接我往生。」

這時，就看見阿彌陀佛慈悲地看著我，看了一會兒說：「弘——法——

利——生——！」阿彌陀佛說話的聲音緩慢有力，親切動聽，大如洪鐘，聲震寰宇，至今還迴盪在我的腦海中。

說話之間，阿彌陀佛的蓮臺，在慢慢向後飄，飄了大約十幾米遠以後，阿彌陀佛的那個飄帶，還在我的身邊，我好想用手去拉住那根飄帶，跟著阿彌陀佛走，但是我始終沒有那個膽量，沒敢去拉。隨著阿彌陀佛的遠去，音樂慢慢消失，最早出現的那無數的阿彌陀佛也消失了，但還是非常地清靜。

醒來後，我想我自己是不是已經往生了，就使勁地用手掐我的胳膊，胳膊的疼痛才使我清楚地知道沒有隨阿彌陀佛去。當時我特別特別後悔，恨我自己業障太重，這麼好的機緣，都不能隨阿彌陀佛回家，傷心地大哭了起來。

從那以後，我精進地修行，深感生命無常。牢記阿彌陀佛的慈悲點化，努力做好弘法利生工作。特別是現在我知道了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一定努力協助好我的師父淨歸法師，盡心盡力勸化有緣之人，讓更多的人都能回歸極樂家鄉。

南無阿彌陀佛！

（二〇〇九年三月一日 湖北仙桃彌陀寺 釋仁慈記）

三、神奇的念佛感應

(一)熊娣馳臨終念佛往生

鄰居熊娣馳心地善良，和我老伴兒關係很好，他們常在一起聊家常，也常一起出去玩。一九九〇年三月初四那天晚上，他來我家聊天後回家睡覺，凌晨一點左右，起床到廚房給煤灶換了一筒煤之後就暈倒在地。我當時正躺在床上戴著耳機聽極樂法音，也跟隨念佛，反反覆覆聽念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聽到最後我竟淚流滿面哭起來了。聽完後，我正準備睡覺，突然有人敲門，正是鄰居老劉，說他老伴兒暈倒了，很危險，要我去幫忙。我急忙穿好衣服到他家，只見熊娣馳躺在床上已說不出話了，奄奄一息。我當時剛入佛門不久，只知道臨終十念阿彌陀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於是我要她念阿彌陀佛聖號，只見她嘴唇微動而未出聲，肯定是在用心念。大約一小時左右，醫生來診視，說她已停止了呼吸，沒有心跳了。第二天晚上，我老伴兒做了個夢，夢見她來邀我老伴兒去玩，我老伴兒說：「你已經死了，我不同你去。」心裡有點緊張，於是就念阿彌陀佛，結果她也跟著念阿彌陀佛，一念佛就醒了。醒後感覺氣氛祥和，沒一點害怕的感覺，心想她肯定是臨終十念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因為她生前不曾念過佛，死後反而會念了，而且以念佛號來回答。我在她臨終前聽念極樂法音數小時，我想這也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她臨終時心念阿彌陀佛聖號，起了決定性的

作用。這充分說明阿彌陀佛的願力是真實不虛的。

(二)持名念佛，得甘露滋潤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凌晨，八十四歲的老父在桃源四弟家去世。我得知這一消息，從常德趕往四弟家時，父親遺體已停放在殯儀館裡。當我進入靈堂後，就有人告訴我，要用一根黑繩子將遺體兩腳靠攏一點繫住，我照做了。

為等候其他親人前來祭奠，遺體在殯儀館裡停放了兩天兩夜，我也就坐在父親遺體旁心中不停地默念阿彌陀佛聖號。因為當時不便念出聲，只好在心裡默念，一直念了兩天兩夜，到第三天上午火化時才停止。

當遺體轉移到靈車上的時候，一位幫忙抬遺體的朋友特意告訴我說：「你父親的手腳關節都很柔軟靈活，這個情況少見。」

我聽了心想，這就是心念阿彌陀佛的效果，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辦完了父親的後事，我返回常德。因兩天兩夜沒睡覺，也未洗臉漱口，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漱，我進門就徑直到廚房水池邊洗臉。我那四歲的小外孫尾隨著我進了廚房。他對我說：「爺爺給太爺爺腳上繫帶子不輕不重。」

我聽了感到十分驚詫，我回家尚未開口說辦喪事的情況，他也不在現場，

怎麼會知道我繫帶子不輕不重呢？於是我問他：「你怎麼知道的？」

他說：「我眼睛看到的！」

我問：「你還看到什麼？」

他說：「很多很多的佛菩薩在太爺爺身上灑甘露水。」

至此我恍然大悟，我父親遺體在冬季低溫情況下停放兩天兩夜仍然柔軟而不僵硬，原來是佛菩薩在他老人家身上灑了甘露水而得滋潤的結果。

我外孫的童稚之言，絕非他編造的，他那小小年紀也絕對編造不出來，更不懂什麼是甘露水，而是佛菩薩把那裡的情況示現給他看，通過他說出的「神話」告訴我們一個不容質疑的真理：只要真心念佛，就有感應，佛絕對不會使人白念。念得越多，感應得到的甘露也就越多，因為阿彌陀佛就是甘露王。難怪一些得道高僧，圓寂後火化有很多舍利子，就是甘露凝聚的結果。

(三)佛光托起，化險為夷

我大外孫小時候曾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有時也跟隨我們念佛，念佛時也見到了阿彌陀佛。到上小學讀書時，有一天他跑到教學樓三樓爬樓梯玩耍，不小心滑脫，從三樓摔了下來，在驚慌中忽見一道白光將他托起，跌到地上時，像落在沙發上一樣柔軟，沒有受一點傷。

當他把這個有驚無險的經歷告訴我們時，我們深感這是阿彌陀佛護佑的結果，是阿彌陀佛的佛光救了他，使他遇難呈祥。

這個神奇的念佛感應說明，誰念佛誰受益。大人念佛，小孩受益；一人念佛，全家受益。

（《洛陽佛教》二〇〇六年第三期 演度居士）

陸、聞法奇緣

一、彌陀夢示 攝取不捨

公元二〇〇〇年，我有幸恭讀慧淨法師編著的有關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系列叢書，得知十方眾生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專稱「南無阿彌陀佛」聖號，便「即得往生，住不退轉」。聞知這麼殊勝的法門，我非常感動，因此很歡喜地和外子還有兩個孩子一起分享，他們也都歡喜信受。

此後，我經常在心中祈請阿彌陀佛加持我，使我更多了解法義，更能體會阿彌陀佛的智慧和慈悲。有一天，當我讀到《觀經》中的一段「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對「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之文有了疑惑。

我好想知道，對一個「願生彌陀淨土，專稱彌陀佛名」的念佛眾生，當他睡眠時、牽纏瑣碎雜務時，或起煩惱妄想時，總之，就是沒有正在念佛時，佛光是不是仍然「攝取不捨」呢？

因為很想知道答案，所以當天晚上臨睡前，我就上佛堂禮佛，請求阿彌陀佛為我解答，之後就去睡覺。本以為會像以往一樣，第二天會從書上或是師父講經的錄音帶裡，或是在其他地方得到答案。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

料，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非常殊勝而奇妙的夢。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阿彌陀佛是用這麼直接的方式告訴我，真是太慈悲了。我想，一定是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一個非常多疑的眾生，才會用這種方式解答，使我從此完全安心吧！

整個夢境氣勢非常磅礴，十分壯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沒有身歷其境根本無法想像，我只能作很粗淺的概述。

在一艘堅固無比的大船上，載有許許多多的生活必需品，應有盡有，我和外子還有兩個孩子，全家四人坐在船上；船四周被一個無形的大圈保護住，好像在一個大的透明玻璃球裡。圈外，浪海濤天，狂風大作，天空漆黑，而且因風浪太大，船隻經常覆蓋在浪水底下。而在保護圈內的我們，處在此船上感覺像大地一般堅固，圈外雖恐怖駭人，圈內卻絲毫不受影響，非常平靜，甚至我內心從來不曾有過此時的安全感。而在整個夢中，我全家四人當時卻並沒有在念佛。

這不正說明「願生彌陀淨土，專稱彌陀佛名」的念佛眾生，已經安穩地乘坐在阿彌陀佛的大願船上了嗎？即使我們會一時忘了念佛，卻仍然處在阿彌陀佛「攝取不捨」的光明保護當中。任無明黑暗緊緊包圍，任業風狂浪掀天蓋地，佛光保護中，心安如大地，毫髮也無損。彌陀呼喚說「正念直來，我能護汝！」原來竟是這等保護！《無量壽經》說「一切恐懼，為

作大安」，原來竟是這樣安穩啊！阿彌陀佛親切鮮明的夢示，讓人無限感動。

我受過戒，深知持戒不容易，不僅很多微細的地方做不到，甚至連吃素都還沒有做到，這讓我非常慚愧，又非常苦惱，覺得自己真的是無可救藥。即便如此，尊貴的阿彌陀佛卻仍不放棄我。除了感恩，真不知要說什麼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 三寶弟子淨智 敬上)

二、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二〇〇八年四月某日上午，淨土宗重慶念佛會之劉天素居士依約前往李沛鴻居士家，一者贈送淨土宗善導流的佛書，二者簡介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盼其信受。

正當劉居士表明重慶念佛會皆依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時，客廳的電視機突然自動開啟螢幕，並出現彩色畫面，畫面中顯現「善導大師係彌陀化身」等九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停留幾分鐘後，隨即自然隱去。

兩人面面相覷，深感驚奇，電視機何能不啟自開？畫面從何而來？九個大字又如何出現？這豈非彌陀適時顯現靈異，證明善導大師確實是彌陀化

身，唯其淨土思想才是純正不虛，以啟發李居士的無上信心！

李居士逢此靈異，甚為感動的說：「真不可思議，我們都親自見證了這一神奇的場面！」

「善導大師係彌陀化身」與「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雙雙獲得法界不可思議的印證，令人震撼無比、感動無量、信受無疑、法喜無盡，正如少康大師言：「劫石可移，我願無易矣！」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淨土宗重慶念佛會 劉天素記）

三、夢見善導 歸入念佛

湖南省常德市胡秋菊居士於二〇〇二年四十五歲時，有緣皈依佛門，然不知為何學佛，於了生死、念佛往生淨土一概不知，由於常往寺院當義工，故亦學會《大悲咒》《普門品》《心經》《灌頂真言》等佛門一般功課，然並不常念佛。

某日夢見有人告其與唐朝有關，醒後不知此夢含義，唯默識於心。

修學日久，漸知生死大事，亦知往生淨土之重要，然不知自己所修所學能否往生，因而心懷不安，常乞求彌陀觀音能於夢中指點。

二〇〇四年四月，夢見一棵菩提樹，樹上結滿菩提果，樹下很多古時之人，身披古印度袈裟，告其於「二〇〇六年到長沙去」。醒後思惟：長沙離常德約二百多公里，時間未到，路亦遙遠，姑且置之。

二〇〇六年六月，復夢見一座高塔，塔邊有棵迎客松，有比丘尼告言：「妳到長沙去，妳緣在長沙。」但因不知長沙何處有此高塔，遂仍置之。

二〇〇六年八月，又夢見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寶塔，莊嚴無比，高聳雲霄，從西飄來一位身披青衣古人，住其屋頂，空中傳來兩聲：「善導大師！善導大師！」聞已便醒，然不知善導大師是誰，亦不知高山寶塔位在何處。

一個個神奇夢境，似有所啟示，唯總不解其意。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正好長沙開元寺有一比丘尼印悟師父有事回其俗家常德，師與胡居士相識，遂邀胡居士相伴到開元寺。開元寺當家師宗信法師贈予胡居士幾本淨土宗之佛書，胡居士接手一看，竟然是《善導大師法語》，眼睛突然一亮，心頭為之一震，居然在此長沙開元寺得知善導大師！打開書本，赫見善導大師崇靈塔，更為驚訝於此塔正是夢中所見之寶塔。

至此，數年來前後幾個神奇夢境，一一得解。夢中有啟示也有引導，正是要她專依鼎鼎有名的唐朝高僧，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之淨土思想，專念佛名，必得往生。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彌陀化身，專弘淨土。

千百年後，猶作示現，頂禮善導，悲願無限。

(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 胡秋菊述)

四、善導示現 古塔古佛

某師，甘肅人。二〇〇三年於甘肅天水麥積山一塊石頭上打坐，突然看見天空中出現一座巍巍佛塔，卻沒有頂，塔上出現一尊彌陀古佛。下山後欲往外地參學，便先到西安，下車後茫然不知何往。突然有一居士前來，帶其前往香積寺，到了香積寺一見善導大師崇靈塔，方知當時空中所見佛塔即此崇靈塔。此塔原有十三層，唯上二層以日久毀壞，塔頂不在。守塔師父正好有事欲外出，故央其代為守塔十天。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居士贈其《善導大師要義》等淨土宗善導流教理之書，師欣然頂戴受持而言：「我與善導大師有緣。」

善導大師乃彌陀化身，千載之後猶作如此靈現於今人之前，真是不可思議啊！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甘肅 佛至記)

五、善導示現 合掌大佛

有一青年，於二〇一〇年農曆九月十九日皈依三寶，法名道琮，時年二十五歲。皈依後泛閱佛書，無善知識指導，於修學中不免有所困惑。二〇一三年正月時夢見善導大師示現合掌大佛，自記其夢言：

二〇一三年正月十幾的某日夜裡，我整整做了一晚上的夢。夢中我和母親一起散步，走著走著，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十分幽靜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我從來沒有來過的，有陣陣的鳥語花香，但並沒有見到鳥和花；四周樹木比較茂盛且蔥綠。走著走著，覺得地勢微微有點高了。此刻來到一走廊，這個走廊就像是登布達拉宮的走廊似的。突然，在我和母親面前出現一尊的巨大佛像，全身金色，猶如從天而降。這尊佛像猶如一座高山，可謂「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這尊佛雙腿結跏趺坐，高坐紫金臺；雙手合十，嘴巴微笑而微張開。佛像頭部及胸部不時有縷縷白雲飄過，那雲薄如白色輕紗，又如白色裊裊香煙。那紫金臺呈千葉寶蓮狀，金色的花瓣一圈一圈地旋轉……我只能如實地描述當時場景，但遺憾的是，見到佛像的那種感觸，還有周圍環境帶來的愉悅感，卻難以用語言描述出來。

夢到這麼大的佛像固然神奇，夢醒之後我一直在想：這是哪尊佛呢？我只見過菩薩雙手合十的像，從來沒見過佛合十的。

九月一日上午，在一寺院遇到一位專修淨土宗的念佛人，他很熱心地向

我介紹善導大師的淨土教理，並送我一本《淨土宗十三祖師傳》，一經翻閱，赫然發現當時所夢到的大佛，就在這本書裡面，原來就是善導大師的塑像，現正供奉在西安的香積寺。

春節夢見善導大師，這次偶然聽聞到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不可思議。顯然我與淨土宗有緣，更與善導大師有緣，我完全信受！我一輩子將專修淨土宗，專念彌陀佛，必生極樂國。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道琮居士記）

六、跑進佛手

一九九九年，我首度參加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聽人說「佛光山的水陸法會好靈感」。

這次水陸法會的內壇在雲居樓二樓，佛事進行中，有所謂「翻壇」，因此有時是面向佛前，有時又轉身向後，有時念佛，變化很大，我也忙得不亦樂乎。記得是在請下堂時的「翻壇」，有人念佛，有人走動、講話，而我周遭的人一個也不認識，因此更專心念佛。念著念著，忽然一切進入靜止狀態，我想我可能入定了，竟然看到一尊坐著的大佛，慢慢變成一隻好大好大的手掌；好多人，包括我的爸爸、公公、婆婆，還有已經往生很久

的朋友，都往大手裡跑，更不可思議的是，雞、鴨也都展翅飛奔，爭先恐後地往大手跑去。令人驚奇的是，在茂密的樹林中，隱約可見的樓閣行樹全都閃閃發光。遠處柏油路上，我看到生前佛道不分的父親穿著海青、披搭縵衣打坐的背影。

我原本以為極樂世界是佛陀為了鼓勵眾生向善，而虛擬的佛國淨土，阿彌陀佛在水陸法會期間示現了他莊嚴的國土，讓我深信有西方極樂世界，更相信佛光山處處是淨土。而水陸法會的威力、殊勝的功德，讓無數六道眾生因此得度。

（摘自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六日《人間福報》 作者：蔡淑花）

七、彌陀處方

約二〇〇三年底，那時我雖然已學佛，但卻深深陷入了世俗煩惱的糾結中，每天煩躁不安，欲靜不能，一個月下來瘦了十幾斤，真是心力交瘁。

一天晚上睡覺前，腦中一股強烈的念頭閃現出來：如此不堪的我，怎配得上彌陀的救度？頓時感到心寒、絕望。

當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中的我得了很嚴重的病（不是世間的那種），被兩個護士攙扶著來到一位男大夫面前。大夫站在診桌後面慈祥柔和地看

著我，示意我，方子已經開好，就在他前面的診桌上。我心中納悶：既未問診，怎麼就開好了方子？我困惑地拿起方子，上面的文字是我不曾見過的，曲曲彎彎的，可我居然能看懂，只見患者姓名處寫著「南無」，下面所開藥物處寫著「阿彌陀佛」，處方下面還有一行備註：阿彌陀佛一直救著你，一直救著你，一直救著你……。看到這些，我突然間內心迸發出難以言喻的感動，我握著處方失聲痛哭，直到醒來。隨即直奔佛堂，拜倒在西方三聖像下，大聲地念著「南無阿彌陀佛……」。

可能許多念佛人都曾有過我這樣的感覺：今天心情安靜，念佛念了許多，就會覺得很好，很有把握；明天與人家鬧彆扭或不順心，心情不好，念佛念不下去，就覺得完了，沒有把握往生了。慧淨師父講法時把這種情況比喻成上下船，告訴我們：只要把眼光轉向佛，就會永遠光明；而如果總是在自己身上作文章，那麼無論怎樣都是黑暗的。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圓轉五濁向極樂。無論我們境遇、心情怎樣，阿彌陀佛從不會嫌棄我們，不曾放棄我們，只要乘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大願船，必能直趨我們的極樂老家！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天津 佛慈記）

中華淨土宗協會
淨土宗文教基金會

11059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

傳真：02-8780-7050

E-mail：amt@plb.tw

淨土宗網站：<http://www.plb.tw>